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河南通志卷七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施華

河南通志卷七十五

藝文四

歷代詔誥

漢武帝封姬嘉為周子南君詔

祭地冀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覲于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廼得孽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

加增太室祠詔

朕用事華山至於中嶽獲駮麃見夏后啟母石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名曰崇高獨給祠復亡所與

昭帝封傅介子為義陽侯詔

樓蘭王安歸常為匈奴間候遮漢使者發兵殺畧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為義陽侯食邑七百戸士刺王者皆補侍郎

宣帝褒潁川太守黄霸詔

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

東漢光武封密令卓茂詔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illegible]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illegible]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illegible]邑[illegible]戶

作壽陵詔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illegible]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illegible]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illegible]無為山陵陂[illegible]令流水而已

明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illegible]屬當聖業閒暮春吉旦初行大射令月元日[illegible]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illegible]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祝哽[illegible]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

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己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有二千石祿養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存耆耋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汴渠

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兗豫被水患乃云縣官不先人急好興它役又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彊則下方傷宜任水埶所之使人隨高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既築隄理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薦嘉玉絜牲以禮河神東過洛汭歎禹之

績令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継世宗甄子之作

章帝幸河內詔 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

安帝賜河南尹豹等詔 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宮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偽滋生五經衰闕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

惟教子孫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誡令兒曹上述
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他之哉

魏文帝營壽陵詔

禮國君即位爲椑存不忘亡也
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
農不易畝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
之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
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
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
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
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
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
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
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璵璠斂孔
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
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
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

釋之原陵之掘舉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下潁川

詔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

昔漢祖以秦中為國本光武恃河内為王基今朕復於此登壇受禪天以此郡翼成大魏改雒為洛詔

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變雒為洛

晉武帝勞汲郡太守王宏詔

朕惟民食之急而惟天時之運夙夜警戒念在於農雖詔書屢下敕勵殷勤猶恐百姓廢情以損生殖之功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長吏未能盡勤至使地有遺利而人有餘力每思聞監司糾舉能否將行其賞罰以明沮勸今司隸校尉石鑒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普饑民食不足而宏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梁武帝汝穎建州詔

二豫分置其來久矣今汝穎剋定可依前代故事以懸瓠為豫州壽春為南豫改合肥為合州北廣陵為淮州項城為殷州合州為南合州

守視晉宋齊諸陵詔

命世興王嗣賢傳業聲稱不朽人代徂遷二賓以位三恪義在時事浸遠宿草榛蕪望古興懷言念愴然晉宋齊三代諸陵有職司者勤加守護勿令細民妄相侵毀作兵有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

北魏世祖都洛陽立太學詔

高祖德格兩儀明並日月博文教以懷遠人崇禮學以推俊逸徙縣中區光宅天下總霸露之所均一吉卜於洛涘戎繕兼興未遑儒教朕纂承鴻緒君臨寶歷思模聖規述遵先志今天地清寧方隅無事可勅有司準訪前式置國子立太學

樹小學

於西門

孝文帝祭嵩高山文

維太和十八年敬昭告於嵩高中嶽之靈太極分渾兩儀是生辰作乾實嶽樹坤靈昭彰天地吐納五精唯中挺神祥契幽經日月交暉寒暑遞成萬象含和兆類孳盈爰自化闢俶慶胥庭軒轅曜哲伊祁載形逺於有周實光洛徵川潛龍光山隱鳳停三才懸徵七曜依明人倫傾首百神柔誠造厥區夏歷兹三正應符代續孰不斯營曰予皇魏飛虬元升綺騰穹象用九黔黎新邦興晷丕猷罔清佗稷指陰掩翠濕亭河圖曠覽升中闕銘朕承法統誕邀休宏開物成務載鑠成齡遷宇柳方闡繩壓城則直之興百堵若星日躔流轂月陸芬馨鏘旋紫宿景耀黄衢鸞聲噦噦鸞和嚶嚶歸蓋如雲還輈若霆惟高嵩嵩峻極昊青惟邑翼翼長跂魏京鷹王

安厥用昭永貞納多福萬國以寧

祭河文

維太和十八年皇帝吉於河濆之靈神元涌溢膺作珍浩浩洪流實裨陰澮通源導物含介藏鼓潤萬品承育蒼昊惟聖作則惟禹克導浮檝帆洞厥百川朕承寶歷克纂乾文騰鸞淮方旋河濆龍船御濟鳳栴乘雲汎汎棹舟翩翩沂津我皇逝光余夷濟肇開水利漕典載新鑪桓桓萬艘斌斌保我大儀惟爾作神

唐太宗建東都詔

朕聞踐華固德百二稱乎建鎬卜洛歸仁七百崇乎定鼎是以膺腴於天府啟黃圖於渭濆襟沃壤於王畿撟宇於河渚市朝之城麗皇州之九緯壯紫之原神皋之千里二京之盛其來自昔比宇宙通宣於四方交乎風雨均朝宗於萬國阜之規勤測圭之地載華臺得宅帝之鄉獨稱都於四里王之邑進建國於三川宜改洛陽爲東都

殷太師比干詔

望諸列國之相漢主尚求其後
表吾肅者之臣紀君猶禮其墓
直之道邁有松而孤絕忠勇之操挺白玉
者哉殷故少師比干自一表德臣隣成性
之豈属無妄之災王馬遠馳愆其邪之珍
將撩猗其君之遑望見善不回懷忠蹈節
矜輕其百齡之命淫刑既逞碎其七尺之
園王封墓豈執其原之禍孔聖稱仁宁道
稱閟以宅深終古悼結復奮睠顧風趨北
東碣歷禾黍之墟緬懷耕村之地駐蹕而
顯以為臣換明而想幽泉思闡其陳盡忠
門然往冊掄名之典無聞於後代宜錫寵
風心可追贈太師諡曰忠烈公仍追三品
告四品為副封宗子墓修其祠宇州縣春
祀以少牢給隨近
供祭享及灑掃

玄宗賜隱士盧鴻乙還山制

昔在帝堯全許由之節縱惟大禹聽伯成之高則知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遯之時義大矣哉嵩山隱士盧鴻乙抗迹幽遠凝情篆素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雲卧林壑多歷年載傳不云乎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是乃飛書巖穴備禮徵聘方佇獻替式弘政理而矯然不羣確乎難拔靜已以鎮其操洗心以激其流固辭榮寵將厚風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會稽嚴陵未可名屈太原王霸終以病歸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歲給米百石絹五十匹充其藥物仍令府縣送隱居之所若知朝廷得失具以狀聞

授崔隱甫河南尹制

三川作都四方取則任能而理求舊為先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賓客上柱國崔隱甫冠冕碩人朝廷偉量士林之為公望攸歸直而能溫寬以濟猛累踐臺閣備彰德器兼

教之務風化所急鎮茲雅俗俾從正

人宜受任於東宫俾重臨於戎府

肅宗授李勉河南尹制

四方取則千里分圻實惟卜洛之都洛陽尹京之任

御史中丞東都畿內觀察使李勉才茂宗枝名推

公器風標自肅操履愈高智畧可仗於安危忠貞

克固於休戚親賢是賴中外必聞屬肆覲風三

川展義來蘇望切處劇才難實資楨榦之良共緝

保釐之政

憲宗答杜兼謝授河南尹璽書

卿文通吏道學達政源凡歷官常輒

聞績効觀能以授俾亟理於三川試可而遷宜專

總其一府盡委財賦之政仍兼運漕之權厥時之

間竹有勞効勉共

爾職重副予懷

文宗授裴休汴州節度使制

將相大臣內外迭任入奉股肱之寄出為藩翰之雄無爽具瞻式彰注意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河東縣開國子裴休氣禀嶽靈夢叶巖瑞感鳳孤翔於玉闕仙鶴獨步於芝閣學精典墳文緯邦國自掖廷對策諫列升班紛署擅議卿之榮綸閣回互字之對日司績遲整帷牢籠筆畫每得於親閣功屬必見於顯劾章程軌範歷試無差是用付以權衡宜承任委咨之遠略綸然大綸四后協心萬方繫屬今百度有截庶績其凝前時屢以疾辭猶煩卧理宜無優賢之道因遂由衷之意乃眷梁光實為重藩芘大原於周疆接小沛於貢壤富庶將及懼勇無謀仁化已洽於一方清風漸扇於全境閉閣自固懸敵不鳴可伏台臣實之靜理爾其踐厥位暢厥屑侯服既增相印不解輔弼其繫於遠邇聲容暫間於朝昏欽哉戒之服我重命可

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亳州太清宫散勲封如故

宋太祖幸西京詔

建鼎洛邑我之西都燔柴泰壇國之大事況削平江表底定南方推率土之混同自上天之鑒祐内懃涼德感是洪休得不躬以恭虔申其告謝眷維京而四顧兆陽位於南郊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朕今暫幸西京有事於圜丘宜令有司各揚其職禮容儀衛典故在焉祇事肅成無或煩擾諸道府不得以進奉為名輒有率斂凡在中外當體予懷

太宗除呂蒙正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制

天道無私日月星辰助其照皇王不宰股肱輔弼代其工所以端拱守成垂衣制理永建丕平之景運遐追三五之令猷其有業茂經綸才推謹厚參大政而已淹星歲東至公而無捨寅昏宜頒出綍

之殊恩俾正持衡之重柄爰擇剛日特降命書推忠佐理功臣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柱國東平郡開國男呂蒙正四氣均和五行鍾秀有濟時之畧輔之以溫恭挺命世之才守之以循默爰覩弃稚之進善遂指魏闕以來儀臨軒覩敏瞻之能射策見縱横之畧暨兹登用益著謨明公忠推社稷之臣凝重見廟堂之器眷兹大體久欝具瞻屢宣作礪之功克懋東鈞之績別錫褒功之美號仍陞馭貴之崇階勲籍增榮井田加賦預列侯之峻爵同大利之計書顧優恩之在兹諒名器之無假於戲雲從龍而風從虎今也其時啟乃心而沃朕心必求諸道爾宜周旋厎政佐佑眇躬緩兹宵旰之憂翊我隆平之運同厎於道豈不美歟

真宗伊尹廟碑贊有序

始就於桀以勸人臣之忠後歸於湯以濟天下之難

咸有一德敷祐萬方大節昭明嗣王服其訓餘慶不墜令子承其家舊禮攸存明祀斯享朕因駐蹕永用懷賢聊復刻銘庶幾旌善贊曰成湯之仁溥率來賓阿衡之忠天輔成功民難既平嘉謨實貞王室不衰大訓可知蘋蘩之祭傳于永世金石之刻表于褒德

賜陳堯叟詔

勑堯叟省所上表以赴河陽戀闕事具悉卿象緯儲靈珪璋挺秀出符亭會入掌鴻樞正色立朝得大臣之體精衷奉上有良弼之稱副彼民瞻居然國器而偶嬰疾疢顧罷鈞衡朕重違乃誠聿隆異數乃莅陪京之鎮庶諧養素之心方戒途而有期遽削牘而來上傾輸懇悃眷戀闕庭見愛君之愈深宜勿藥之非晚覽觀之際駭嘆良增故茲特詔

仁宗授陳堯佐判鄭州詔

朕纂紹丕圖久寧區夏務審求賢俾秉國鈞其

[illegible]爲時棟精練可以學庶績温[illegible]可

[illegible]毗于老成期緝熙於庶職咸忠先

[illegible]擬嘉猷告于庶位戶部侍郎上柱

[illegible]竟生夫唯高古器蘊沈和茂經世

[illegible]之[illegible]登薦于公府方外領于

[illegible]于[illegible]罷性敎于周密宜正國

[illegible]味之[illegible]書殿之崇資膺雲臺之

[illegible]並有嘉焉入奉獨諮尤增屬任教

[illegible]政務名實所以敘時材惟深博所

[illegible]重所以鎮浮競擇于中道經以大

[illegible]於哲人於戴中樞之任庶務養成

[illegible]宜上以措三階之耀師任之重式

[illegible]之良允爲于

命張中庸爲開封府判

[illegible]㓜皆通識

[illegible]之始其俗具五方而語俠所視法

[illegible]治蓋自古記之爲之尹者專用擘

則網密俗敝崇之以寬則寬信不立故當擇精
既通之人以委其職兵部員外郎張中庸材劇
用修行務而志堅處煩決疑必有餘裕俾贊浩
之政當通變殖之中此乃根本之地爾惟欽哉

富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制

三台處中以裁物之化四嶽總外以牧黎民之當如山河之經
州如股肱之衛一體出處之際朕無間然具官
弼徑貴有元踰中尚尊望而獨至識造物
未形者名起於三朝盛德儀于百辟鄉名從於
丹偉進翊於家可為日尚新何慝靡已未及經
之務遽陳避位之辭路雖屢而莫回章甫卻而
丕朕雖然自謂嗟莫能勝既閔勞於政幾其聽
於弘決遂從徐節以殿東郊守茲洛符以保西
宅乃經綸之責尚優貴髮之行於歲不處成功
專老成榮名之長其從元吉要義經履道之終雖

弗從於吾游亦自保於而禍

除文彥博司徒判河南制秉國大鈞純席

廟堂之上經時常武運籌樽俎之間維吾老成多所更踐懇辭煩務往殿近藩數告于廷進時厥位推忠協謀崇仁同德經邦贊治守正保運亮節佐理功臣樞密使劍南西川節度管內觀察使處置橋道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兼郡牧制置使行成都尹上柱國潞國公文彥博器質宏偉智謀靖深逮事祖宗早登丞弼周旋左右當四海之具瞻密勿樞機實為邦之為憲肆予纘御屬在倚賴深惟注意之勤勉徇均勞之請眷言耆舊宜所褒崇增扶上公衍封真賦光華故里獨全晉之雄擁優息名成壯陪京之屏翰出入中外始終顯業於戲進而論道經邦則必告嘉猷于后退而承流宣化則必下賚澤於民爾惟欽哉尚多受祉

英宗封韓琦魏國公誥

王者紹景炎之序履皇極之尊永惟置器之艱屬在佐王之學聰夫上宰翼我先朝適及妻衰之辰肆予承瑁之始定家宗社貫心神明逮躬王務之咨歆從元數之弊肖專邦渙誕告朝倫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琦器博而適時道閎而識物稟星辰之精粹會日月之休明歷宣外勞更倚二柄踏夷險之一節寄安危之大機仰文考之知暫絕時髦而登用維名公之託嘗聞顧命之言維漢相之謀終應大横之兆蓋懷先見者識之遠決至慮者材之英天扶不拔之基神贊非常之輔是用進文昌之卿序正黃閣之台符陸以封爵之文益之戶田之數以蕃爾寵以懋爾庸於戲天視儼私居飭有邦之良民公局載一歸厥后之仁念元歗之亦敢康顧成業之不可恃益經茂烈永佐昌圖

神宗封富弼為鄭國公制

秉籙膺圖將繼配天之大業銓時論道必資名世之元臣以言乎體貌則舊德之英以言乎望實則羣材之表爰立作相宜莫如公丕昭寵數之殊乎告治朝之聽中書門下平章事尚書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富弼智資大雅德禀碩膚學足以造聖人之微幾足以通天下之變繇賢科之得雋擢遠業以奏功在仁祖時則首冠廟堂有弼諧九德之美在英考世則再登樞府有折衝萬里之謀庶績已熙太平將洽屬留侯之多病容裴度以為藩愷悌所宜神明自復方王家之不遺固賢者之有為肯居畎畝而志猶在於愛君今處朝廷而義宜忘於憂國是用名從方守進拜元台仍左揆之舊班兼東臺之茂扶是田衍賦盟府易勳兹實畀恩庸昭注意於戲上理乎天工則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則諸夏仰德

以承流遠則四徼傾風以待命凡予
欲治惟爾責成勉盡嘉猷用光丕訓

哲宗立皇后孟氏制

正家者義之先大昏者禮之
本朕繼體持盈側身思永太
母以萬世為心命慶宗事大臣以兩極陳義請建
坤儀載蠲吉日數告大庭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
候眉州防禦使贈太尉孟元孫女幽閑專靜
雅應柔則天作之合人謀協從可立為皇后

理宗改賜岳飛謚忠武詔

主爾忘身兹謂人臣之大節
謚以表行必指天下之公言
申錫贊書追告幽窔故太師追封鄂王謚武穆岳
飛威名震於華夏智畧根乎詩書結髮從戎前無
堅敵枕戈厲志誓清中原謂恢復之義為必伸謂
忠憤之氣為難遏上心密契詔札具存夫何權臣
力主和議未究凌烟之偉績先罹偃月之陰謀李
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

猶生宜高皇眷念之不忘肆考廟稽辰之備至亟還故官而禮葬頒賜廟號以旌襃建于先帝之時褫以真王之爵既辨誣于累聖可無憾於九京然而易名之典雖存議禮之書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朕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克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意昔孔明之志興漢室若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册何嫌今古之同符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英靈如在茂渥共承可依前故太師追封鄂王特與賜謚忠武奉勑礲石牒列奉行

元世祖命許衡爲懷孟教授制

咨爾許衡天資雅厚經學精專諸凡講論之間深得聖賢之奧受罰者恐陳君所短爲盜者畏王烈之知所在嚮風允堪正俗可令於懷

孟等處選揀子弟俊秀者舉歸教育取作範模再令董子帷前有傳受之弟子重使王通門下皆經濟之名臣毋袞斯文以弼予治

追封程顥豫國公誥

朕惟三千之徒莫先顏氏睹言往哲式克似之故河南伯程顥體備至和躬承絕學元氣之會鍾於獨得聖人之道賴以復明繫百世之醇儒宜追崇之可後爰蒐盛典爵以上公於戲緬想德容儼揚休而山立聿新禮命敷渙號以風行服此寵章益綿道脉

追封程頤洛國公誥

朕惟孟氏以來千有餘歲不有先覺孰任其承故伊陽伯程頤本諸躬行動有師法謂初學入德始乎致知格物謂隨時從道在乎觀象玩辭遺書雖見於表章異數竊猶於封册腓之大國庸示褒崇於戲規矩準繩庶有存於矜式山龍黼黻匪徒侈於儀章懋相人文以對休命可追封洛國公主者施行

明太祖改正嶽鎮海瀆城隍神號詔

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於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州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時一方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

[illegible]

[illegible]東鎮[illegible]

[illegible]四海[illegible]東海[illegible]

[illegible]之神[illegible]四瀆[illegible]北

[illegible]雖城隍稱某府城隍
[illegible]隍之神 一[illegible]代忠

[illegible]一天下神祠無功
[illegible]有司毋得致祭於祀

[illegible]理既
[illegible]闡知

中嶽廟告文三

[illegible]之效靈以致平暴亂
[illegible]統控豐表於今十年

中國康寧然於神之祀若以上古之君言之則君為民而祷載有春祈秋報之禮於斯之祀者有望於神而祭者有狩於所在而燎瘞者今予自建國以來十年于茲國為新造民為初安是不得親臨所在而祀神也特遣開國功臣湯和道士陳玉京劉崇元以如予行奉牲祝帛於祠下以報効靈自今以後歲以仲秋詣祠致祭惟神鑒知　昔者元運將終英雄並起民受兵殃時予亦與羣雄並驅惟兵保民上帝默相山川受命効靈所在必克轉戰五年餘方乃兵偃民息衆樂生生之計天下太平二十八年夫今洪武乙亥四月間廣西布政司報蠻夷之長龍州趙宗壽奉議州黄世鐵不循治化背國殃民兵興之事本重既行不敢不告所以告者兵行十萬各離父母妻子途鬪饑飽勞逸山嵐瘴氣染患者有之此兵行之難兵入其境良民受害制妹生為民驚且移未有不傷此其所以

告也其所以告者但願揮爲之方化煙嵐爲清涼之氣早殄渠魁良善安業軍士速回各得完聚以養父母是其禱也然予未敢煙告上帝惟神鑒之爲予轉達謹告

昔者元末兵爭傷生者衆予荷皇天眷命戡定海濱山川効靈諸將用命偃兵息民今三十年矣兵燹之餘民方安定邇來西南戎[illegible]諸將不能貽布仁威但知肥已虐人致令諸夷[illegible]民困窘而奮起會攻屯戍致傷戍守善良者予[illegible]用兵由是不得已指揮諸將帥兵進討然山川[illegible]遠彼方草木茂盛煙嵐雲霧蓊鬱之氣吞吐呼吸則必爲害此行人衆各離祖父母父母妻子涉險遠以清邊夷以安中夏冀賴神靈達于上帝賜清涼之氣以清煙嵐早定諸夷速歸營壘得奉祖父母父母眷屬團圓是其禱也今年九月二十六日兵行將遣人齎香帛牲醴先詣神所詛告

淮瀆濟瀆北海告文俱同

太昊陵告

文朕生彼世爲民於草野之間當前元失馭天下紛紜乃乘羣雄大亂之秋集衆用武荷皇天后土眷佑遂平暴亂以有天下主宰庶民今已四年矣君生上古繼天立極作烝民主神功聖德垂裕至今朕典百神之祀考君陵墓在此然相去年歲極遠朕觀經典所載雖切慕於衷奈禀性之愚時有古今民俗亦異惟仰神君萬世所法特遣官奠祀于陵聖靈不昧尚其納焉

商王高宗陵告文

曩者有元失馭天下紛紜亂統一天下今已四年矣猶諸古典堯舜繼天立極列聖相傳爲烝民主者陵各有在雖去古千百餘載時君當修祀之朕典百神之祀故遣官齎牲醴奠祭修陵君靈不昧尚惟歆饗

漢光武周世宗宋諸陵告文俱同

免河南境內稅糧詔二道

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四年矣荷天

眷佑西取陳友諒以安荆楚東縛張士誠以平三吳遂至八番直抵交廣以極于海悉皆戡定重念中國羣雄並起以致干戈紛爭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北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歡然來迎饋餉給軍不辭千里朕思其民當元之末疲於供給今既効順何忍復勞朕為天下主深用憫焉已將山東行省洪武元年稅糧免徵不期天旱民尚未甦其洪武二年夏秋二糧再行蠲免近者平燕都下晉冀土地疆宇今盡為國家所有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歛尤甚齊魯之民其北平燕南河東山西新附地面洪武二年稅糧亦與蠲免河南諸郡歸附以來久欲惠之奈東西未平則出師所經藉資糧餉是以未遑今晉冀既平大兵已入秦矣除北京河南所轄宿徐等州已免稅糧外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洪武二年夏秋稅糧盡行蠲免以遂朕之初意　於戲惟皇上帝眷我生民自一

統以來雖暫有雨暘之愆期終未凶荒然朕豈不知江右之民減衣薄食助我興王供給浩繁安無貧窘特以洪武十五年春秋稅糧除官田減半入官不為常例民田稅糧盡行蠲免其江西浙江雖次第歸附為首定中原人民為我供給越大江入淮河抵北平而漕河南民甚勞矣邇年以來江東江西浙江及直隸府州官吏糧長不行優恤小民已行問罪亦以今年夏秋稅糧除官田減半入官不為常例民田稅糧盡行蠲免所有河南山東民人淳實無巧以取愚無強以凌弱專力於田畝且山東之民東給遼左北給北平民資倍焉河南之民北供山西歲助關內斷二布政司稅糧今年夏秋盡行蠲免之

諭河南布政司及諸府州縣官吏

大河之水天泉也非尋常之水若所在牧守心仁吏如律事則河蜿蜒東注無摧山裂石之勢若牧守包藏禍心吏

不法以行事則河流洶湧駕洪濤於平野魚鱉游園林如此則牧守郡吏將必禍焉舊歲河南來奏河水瀰漫於州省徙民居田園為之一空朕日夜究心河水為患田園一空桑麻盡為所蕩衣食既闕將何立命況且東作將興老幼艱辛今特命駙馬李祺齎朕勑命往被災處所優給兵民雖不足厚給之恩終解吾民之苦爾諸職事一如朕命奉行毋怠

命宋國公馮勝節制河南勑

河南為天下重鎮地廣民稠士馬甚衆方今大將軍征北特命爾節制其地宜休息民力訓練士卒以佐征討

賑濟河南饑民諭

河南諸府軍馬數多民間供給頻年不休地畝徵輸重於他處自今民戶止納原額稅糧荒田聽其開墾有司不得科擾違者罷職

成祖中嶽廟告文

比者安南逆賊黎季犛及子黎蒼逞兇肆暴屢擾邊疆侵奪思

朕甚憐閔安處地方予加寬貸不肯興師問罪但遣使敕諭還地黎賊巧詞支吾所還之地多非其舊過地之後復據西平州又侵寧遠州逼脅命吏土官人民劫掠資財殺擄男女邊境之民受其殘賊安南之人進被其害誅求百端老幼不寧占城之地屢年遭其劫掠予數遣人告諭冀其改過而賊終怙惡甚罔有悛心予為天下主視民塗炭安忍而致乃命將出師聲罪致討志在弔民豈敢用兵實出於不得已賴皇天后土眷佑嶽鎮海瀆效靈將士奮忠鼓勇悉掃蕩其孽黨撫安其良善尚念將士暴露於外離其父母妻子山川險阻道里迢遙今天氣炎熱恐嵐瘴鬱蒸起居失調易於感疾予民夜念此寢食弗寧萬冀神靈鑒予誠悃闡於上帝賜以洪休潛消瘴癘早降清涼諧神所祭告清

洪武四年同

太昊陵告文

自古有天下功德及民者當享百世之祀我國

家崇祀古者帝王歷代常典今朕遵奉祖訓奉天征討即位之初永惟歷代帝明王陵寢所在不可不敬是用奉香帛牲醴祭惟皇有治世之功有安民之德歷世雖遠神靈不亡其尚默贊元化予佑我家永臻太平之福朕其敬祀萬世無斁

商高宗漢光武周世宗宋諸陵告文俱同

免河南等處租糧雜稅詔

朕祗承天命統御萬方永惟致治之機尤重安民之道悉心康濟夙夜不忘比者營建北京宮殿需材於下國之大事誠非得已軍民趨事赴工盡力不懈眷其勞苦朕甚憫然所司不體朕心之艱難一毫不以上聞暫責逋負鞭箠逼追又甚困之甚失撫綏之意其河南山東山西軍民衙門自永樂五年以[illegible]賠未完夏稅秋糧監糧馬草諸[illegible]一應係官錢糧物件詔書到日[illegible]政以撫字為先養民以寬恤為

本特教恩恩用慰勤勞
故茲誥諭咸使聞知

賜周世子有燉純孝歌序

朕聞至孝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匹夫匹婦一念誠切金石可貫豚魚可孚載之方策信不誣也矧於死生之際所處尤甚古今孝子欲代父死者幾何人哉建文用讒者誣搆爾父逮爾父子至京備極苦辱有獄不忍父之無辜遂自承伏言父不知狀以死自期略無怖色建文由是竄爾雲南窮困萬狀終無悔辭茲非能處死生之際庶幾古人之至孝也歟朕遵古道惇明信義匹夫匹婦尚褒顯之況爾朕之猶子骨肉至親志行純誠造次不易其言顛沛不改其義死生存亡不攝其志富貴貧賤無幾微動於顏色流離道路羈因瘴癘克全爾生至有今日實由爾父慈子孝天地鬼神護相之也是用作歌以釋爾心以詔來世歌曰維我皇考建樹宗藩肇同基圖實扞實安我有令弟分封於周

帶礪河山永孚於休孝友之道稱於考妣人無間言以友兄弟建文嗣位信彼憸人讒言勃興搆弟於兄父子羈累家邦蕩析欽誣以法陷之大逆維爾娟長孔孝且仁篤愛其親弗顧其身陳詞懇訴為父釋冤言愈弗通孰不爾憐父既貶斥爾益與嗟煢煙瘴霧各竄天涯有若編氓因辱奴隸見者欷歔聞者出涕衣不掩體通食穴墻幽憂連歲寡告備嘗天運循環過眼倏忽善惡之報纖毫不忒我亦遇難奉天舉兵拯爾沈淪宗社之靈遣使南來歸爾萬里父子相見驚乎悲喜彝倫載叙骨肉重懽俯仰天地永矢弗諼天報爾忱捷於響影我衣爾孝者之歌詠曾參閔損名教所稱爾則效之卓駿有聲致法古人儀範

太祖永奠宗藩光華海宇

仁宗追封張玉為河間王謚忠武誥

國家之於舊臣其有非常

之功德者則必有極威之爵號以顯之所以崇獎忠貞而敦稱之義也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榮國公謚忠顯張玉秉正直之節蘊雄武之才沈毅有謀決果能斷事朕皇考太宗文皇帝於潛邸多歷歲年克効忠藎屬當臨危之際首贊靖難之圖畢力一心摧克戡醜芟夷無遺策動有奇功暨大業之垂成竟奮軀而死義我皇考翰其偉烈錫爵上公雖已備於哀榮軫聖情而未已肆於今日復舉彝章特加封為河間王進謚忠武配享太宗文皇帝廟廷於戲忠精義氣煥日月以如生威德顯名與國家而同久佑啟爾後永翼皇家

賜戶部尚書兼太子賓客郭資致仕勅

卿事我皇祖皇考今四十年歷官中外致位通顯列於六卿遭遇如斯可為極盛然卿有貞實之資剛直之氣心之所向雖在國家有利於上毅然身任

不畏强禦雖恣聚於已而不暇顧雖害將及已而不知避可謂忠貞篤實之臣矣朕初嗣大統嘉與老臣共圖治理别肇建儲副兼資贊輔顧卿抱疾累歲步趨惟艱不忍强勞以事今特陞為太子太師俾致仕歸嗚呼念二十年之前與卿同處一城早暮相聚勤勞艱苦其何可言今太平無事當相共樂於安逸而卿以疾而去能不有感於懷哉今命戶部卿戶下撥糧及一應差役皆蠲免卿歸休鄉里惟强飲食慎醫藥優游自適以娱暮齡以副朕眷懷

宣宗中嶽廟告文　予新嗣祖宗天位統理下民夙夜惓惓養民為務尚祈神靈陰隲助相俾雨暘時順災沴不生百穀用成民用康濟國家清泰永賴神庥謹以香幣達於至誠惟神鑒格　淮瀆濟瀆命河南撫按諸臣勘災勅　皇帝勅諭北海告文俱同

巡撫侍郎于謙及河南都司按察司巡按監察御
史朕撫恤兵民惟圖民安夙夜在念孜孜不忘今
聞歷夏不雨亢旱為災農畝雖種無穫者多朕甚
憫之勑至爾等同衛所府州縣官躬詣田畝踏勘
如果係灾傷即具實奏聞就將本年官民田地秋
糧及屯種子粒以十分為率俱免四分爾等宜十
分用心提督整理不可怠忽以險遠之處爾等不
能遍歷聽各委廉潔官員前去踏勘務在的實以
恤民隱庶副朕心然近年各處奏災傷者其衛所
府州縣官吏多有附下罔上誣熟為荒一槩陳奏
以圖免爾等其深戒欺弊嚴督所屬必審驗其真
實毋為欺謾若仍蹈前非在後再遣人覆視不實
爾等及府州縣衛所官吏里老旗甲人
等俱處以重罪不恕其慎之慎之故諭

英宗中嶽廟告文

予奉天育民愧涼於德致茲久
旱災及羣生夙夜省躬中心惓

切神司方嶽憂憫諒同雨農以時宜任其責特茲
致禱尚冀感通洪布甘霖用臻豐稔匪予之惠時
乃神休　淮瀆濟
瀆北海告文同

賜都御史顧佐致仕勅

卿祇事
祖宗任
京尹長通政司憲紀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廉明之
操公忠之行確乎不拔卓然名臣朕嗣承大位方
資老成翼贊治理而卿嬰疾病歲未瘳每於朝參
步履不易淵軫朕心今不欲煩以政務特賜鈔五
千貫命致仕還鄉自古有言人惟求舊朕固不忘
卿也已勅户部優免卿家雜泛差役卿其體朕至
意安精神慎藥食頤養天和優游
田里用享清平之福於永遠欽哉

景帝中嶽廟告文三道

國以兵民為本兵民以食
為天仁政所先孰加於此
方秋百穀將實重以漕運方殷雨澤罕數河流多
決兵民所望時當副之夫朕為國子民而神為民

然亦實皆天職然有可存朕所能為宜敢畏難於勤夕神之易聚詎可辭勞於指麾沛膏雨以作豐年功順流而為道道顧有待也冀無負焉　茲者畿輔方股所憂旱潦豐歉所係尤切朕心神主茲方計不異此雨暘時若其職在神尚運神機俾從民欲民苟遂豐登之願神益彰庇利之仁專候感孚以慰虔禱　恭承天命重付眇躬民社所依災祥攸繫志恒內省政務外乖茲者雨澤不敷河流之決舟船淺滯禾稼焦萎災患由臻公私所病窮推所自良有任咎然因咎致災因朕躬罔逃而轉患為福實神職當專夫有答無福過將惟一而禦災捍患功孰與均將致懇祈幸副懸望　淮瀆濟瀆河瀆北海告文俱同

濟瀆廟告文

天降膏雨在風雲準其職地湧甘泉由嶽瀆致恭惟天地之澤施必風雨嶽瀆不得辭其責也今方今雨暘時序所以澤萬物者至矣而瀆流不決所

[illegible]不由道而水決於海泰山洞
[illegible]運之渠日涸此雖居民之患
[illegible]不德所召而神之責何如天
[illegible]心神可獨無令若天地之意
[illegible]朔南而復誕布泉源廣慰輿
[illegible]朕亦有以禱於神神其鑒格

招撫河南流民勅

今聞河南開封府陳[illegible]來趁食流民或與本處居民
[illegible]小人久則至於訪咸為
[illegible]往彼處會同左副都御
[illegible]官并原奏一撫治流民
[illegible]州縣堂上能幹官平日
[illegible]設法小心招撫令各自散處
[illegible]量給米糧賑濟無田種者量
[illegible]所宜諭朝廷恩重使之警悟

不許急遍致有激變又爲患害其中果有能體朝
廷恩恤各散復業者量與免其糧差三年庶俾有
所歸愚仍提督所在衛所官軍操練軍馬固守城
池如有冠盜生發即令相機勦捕毋致滋蔓爾爲
近臣受朝廷之委命必須夙夜盡心以畢乃事不
可因循怠忽有悞事機如違罪有所歸事妥民安
之時具奏俟
命然後回京

追封張輔爲定興王謚忠烈誥

國家之於
臣下有能以死勤事視尚存不如無存以身徇難
視滅身不如保國審如是爲贈必有以榮其終賞
必有以延於世雖所以旌於既往而亦冀勉於將
來而已豈功偉烈昭著於先朝宿德重望表見於
當世者哉爾奉天靖難推誠宣力輔運佐理武臣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英國公張輔累朝良
將一代元勳嘗扈蹕奮不顧身而臨危甘於死難
誠節可慨事足褒崇茲特追封爲定興王謚忠烈

遣官諭祭靈其有知服茲光寵

憲宗中嶽廟告文二道

比歲以來多丂災沴雨暘不時我民用瘁民之瘁夫予曷爲懷神矜于民忽降以災德澤崇深孰與神俾祈嚮化饑溥天之休責躬修行予敢弗爲庶幾與神同作民福謹告 國家敬奉神明聿嚴祠祀所期默運化機庇佑民庶乃近歲以來或天時不順地道欠寧或雷電失常雨暘爽候或妖孽間作疫癘交行遠近人民頻遭饑饉流離困苦痛何可言惕然於衷罔知攸措惟神奠鎮一方民所恃賴敢致災沴能不究心是用特具香帛遣官祭告尚冀體上帝好生之德鑒予憂憫元元之意斡旋造化弘闡威靈捍患禦災變禍爲福庶幾民生復遂享報無窮惟神鑒之淮瀆濟瀆北海告文俱同

賑恤河南等處詔

朕紹祖宗

鴻業為天下生民主夙夜憂勤用圖康濟奈近年以來旱澇相繼歲數不登加以今春亢旱為甚京畿州縣被傷者多山東濟南等六府河南彰德一府災傷尤甚人民缺食十常八九守臣以告朕心惻然夫民生不遂實司牧之過如有坐視其饑窘窮困而不顧豈為民父母之道哉用是發倉儲出節歲覃敷寬恤之仁永慰黎庶之望凡爾居官食祿為朕牧民者務加意賑恤毋生事煩擾仍諭居民鄰里相救有無相通共濟難厄以俟秋成有積者毋閉糴自私乖救急之義窮之者毋流移輾轉放縱非為以重害爾生於戲憂民之憂朕心良切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孝宗中嶽廟告文

伏自去冬無雪今春少雨田苗未能播種黎庶實切憂惶予甚兢惕用是側身修省虔致禱祈惟神矜憫下民斡旋大造發霈甘澤以滋禾稼以濟民艱庶民有豐

稔之休則神亦享無窮之報謹

告　淮瀆濟瀆北海告文同　命兵部尚書王繼

參贊機務勅　朕惟南京國家根本重地而機務重北非歷練老成冀堪委任今特敕爾前職不妨部事參贊成國公朱輔等守備機務整飭兵備固守城池操練軍馬撫安人民但遇賊寇生發隨即調兵相機勦捕毋令滋蔓凡一應軍民事務利有當興弊有當革者悉聽爾同守備内外官員計議停當而行其管軍管匠等官及各大小頭目人等若有科擾尅害私自役占下人致妨操練及工作等事者爾即禁約清理如法敢有故違者輕則量加懲治重則奏聞區處朕以爾才識老成特兹委任爾當益竭忠誠持廉秉公正身率下務俾事妥人安以副委用如或處置乖方偏執誤事責有所歸爾其欽

承朕命勉之慎之

武宗中嶽廟告文二道

去歲以來寧夏作孽命官致討逆黨就擒內變肅清中外底定匪承洪佑曷克臻茲罔循至今未申告謝屬者四方多事水旱相仍饑殍載途人民困苦盜賊嘯聚勦捕未平循省咎由實深兢惕伏望神慈昭鑒幽贊化機災沴潛消休祥協應佑我家國永底生民

近歲以來羣盜為梗生靈被害在在有之命將徂征稍獲平定餘災未殄尚累太和水旱相仍妖祥疊見永思厥咎良切疚心爰與羣臣飭躬修政同期昭格庸迓神庥伏冀神明憫茲黎庶轉災為福綏我家邦不勝惓惓懇禱之至

淮瀆濟瀆北海告文俱同

賜大學士劉忠致仕勅

卿以剛毅之資宏博之學夙名制舉養望詞林事我孝皇已膺寵眷執經左右啟沃惟勤朕在春宮日侍講讀敷析義理援據古今非道不陳正言無諱肆朕即位之初覃恩舊學

亟遷翰長歷試留都典禮寅清考課精核召登秘閣專掌絲綸更化以來遂參機務屬時事之多艱方倚毗之有在顧以微恙累乞休閒朕以卿聲譽素重精力未衰勉留再四暫從辰祭之情少慰鄉土之思冀卿速來懋樹勳業以行素志乃復申前奏詞意愈堅特示允俞用成雅尚命有司月給食米五石歲給人夫八名應役廕一子為中書舍人以延世澤仍降勑諭意於戲全節完名大臣之高致尚賢懷舊朝廷之盛典卿其服此恩數優游暮景頤養天和表率鄉人風勵後學又以餘力著述歌詠以成一家之言以鳴一代之盛不亦永有譽哉

贈光禄寺少卿朱紀誥

捐軀為國固臣子之素心錫命報功乃朝廷之彝典顧兹忠烈豈吝郵恩爾封廣西道監察御史朱紀早貢丘園未究時用旻生賢嗣為國憲臣榮受褒封優游桑梓豈意潢池之盜犯我衣冠未收敵

佐之功乃從錄例匯加褒寵曷勸臣工茲特贈爾為奉議大夫光祿寺少卿錫之誥命於戲生固有死惟得死之為安名不假人必其人之可稱揭崇階於綸渙昭異數於泉臺祇服命詞永光來世

世宗中嶽廟告文五道

朕奉天命子育萬民所冀歲稔時和災患不作惟神是賴茲者各處旱乾火災疫癘流行變異非常人民流離死亡者衆廷臣以告朕心惻然惟神廟食茲土作鎮一方見此困窮寧不矜憫用是命官齎捧香帛特差撫臣潔齋備儀詣祠致祭為民請命伏望明神大彰靈應斡旋化機時賜雨澤用消凶沴變歉歲為豐年躋斯人為壽域庶稱朕奉天子民之意中心懇切惟神鑒知　比者各處山崩地陷虐妖隕星水旱蝗蟲火災疫癘人民流殍變異非常沴降自天朕心憂懼惟神司鎮茲土利濟一方睹斯困窮寧不矜惻遣齎香帛特命撫臣備儀

我翁竭誠申禱代望明彰靈應斡旋化機時賜雨
暘為消災變豈不有望澤我生民庶免朕愆神其
鑒佑 雖神鍾靈孕秀鎮襄一方陰翊國家其來
尚矣朕以寡昧恭承天命十有一年於茲敬事神
祇罔敢少懈爾儲宮未立恒切於懷茲者特具牲
帛醴齋遣官虔禱以望茂著神功錫予元嗣則我
國家綿慶禩於無疆而神亦享福於有永矣比
歲嘗命官禱嗣於神昨丙午孟冬之吉仰荷天賜
元嗣亦神所贊佑者茲用致謝神其鑒歆而永惟
默佑焉 朕奉天命子育萬民所冀歲稔時和災
害不作邇者各處地方水旱兵荒久民遭厄危亡
載路災變異常朕心憂惕惟神上奉帝命奠濟一
方誅垂於綱是命潔士齋捧香帛特遣撫臣備儀
竭虔籲禱致祭所冀明神大彰靈應潛斡化機俾
氣序調和雨暘時若獨解災劫溥賚豊泰庶舒朕
奉天子民之意而神亦享祀於無窮矣 淮瀆濟

瀆北海告
文俱同

黃河澄清頌

丁亥季冬十有六日河南之省靈寶之邑黃河澄清

拖練湛壁越之四辰宮占叶吉縣吏來報氏子之春迺命禮曹詳考其因宗伯獻夫述奏以申謂禮宜賀率屬表陳予惭弗允益勵恭寅請謝河伯朕許曰然既而復思斯本自天溯源徂流禮有後先遣官馳往東其精專甲申告吉露拜誠虔祀禮已成仰荷眷貺帝赉鑒歆稽首拳拳永懷庇眷勉進德焉既而群臣舞拜致賀予心甚愧稱之大過二三輔臣作歌以頌錄以來呈其詞雍雍忠誠具悉心德協一尚賴匡弼勿或隳逸家帝錫瑞四海寧謐德進業修罔敢自失大道當欽祖憲遵思是訓是行恐恐惕惕政務惟普民困惟恤唐虞之際吾豈與匹

南狩中嶽廟告文

惟神受皇天命中四方立鎮極紀羣生功崇德峙台南幸楚地過臨中土特修望祭之誠希神咸加護佑

神鑒歆之

濟瀆廟告文

惟神受皇天之命統北水之宗澤潤民物古今是賴台躬南幸道過神源遣祭以誠惟神歆之

河瀆廟告文

惟神受皇天之命統南水之宗濟利人物功德厚矣予躬之湘楚聘視類陵過當渡師謹此祭告爾神加佑咸俾安平

祭周文王文

昔者伏羲氏作三五相繼奉天宰世夏殷之後王乃嗣焉為民立極功德惟厚予纘明圖切于景望茲因有事南幸廟瞻湯陰道所從由特此遣祭惟王其鑒之歆哉

諭祭漢武侯諸葛亮文

眷高隆中非三顧不起戮力王室拜二表乃行觀其械孟德走仲達孔明其人豪也歎惜乎將星隕地中道而殂漢道不振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表忠有祠諭祭有儀靈爽不昧尚其歆之

諭祭宋岳飛文

昔宋運將終爾克盡大義精忠丕著敵者畏之使當

時檜賊不生則有宋或未至絶豈但爾亡於賊手
哉朕纘承天位今有事顯陵南之荊楚道經爾祠
特命重臣諭祭于
爾惟爾欽承哉

命北直隸河南撫按等官賑濟饑民勅

邇者黃河汎溢霖潦異常播種悉空閭閻
絶粒方數千里流離載道朕甚憫焉今已
發帑銀特漕粟猶恐不能偏及該吏部侍郎程文
德奏缺令前項地方府州縣官聽其便宜處置賑
給務在一一全活此朕本意也玆特命行人時通
前往北直隸河南等處諭示各該撫按等官查照
戶部議覆事理督率府州縣官破格從權設法賑
濟爲民立命以弭災變仍登記全活數目多寡以
懲黜陟如或坐視漫無成效必重懲之夫朕爲萬
民父母一民不獲實朕之責禹思天下有饑者猶
己饑之今之饑者衆而迫於饑爲攘竊者又非其
罪也爾撫按有司其務體朕至意宣力殫慮毋事

璽文必臻實效以弘濟於艱仍將勅諭謄寫刊布
及題准事宜大書榜文曉示百姓夫朕豈不欲與
我民同躋安樂享太平也而天災時變使爾顛連
至此頃者一二首惡倡盜累及脅從尋皆撲滅彼
猶求生反以速死朕言及此惻
可哀矜凡爾臣民其各知悉

存問周堵陽王書

茲者南郊禮成大頒恩詔朕念王政先於老老仁
民始於親親惟王宗室懿親壽邁七十恩澤宜布
所宜加隆玆特以羊酒幣帛令本府進奉官員順
齎存問以見朕優禮之意專此以達惟王亮之

旌周府奉國將軍安河孝行勅

近該河南撫按等
官奏稱爾資性純
孝好謹守法躬侍父疾衣不解帶憂居母喪不入
私室宗室之中實不多見朕用爾嘉玆特降勅遣
官獎諭爾尚益篤
孝誠以永終譽

贈禮部尚書許達誥

授命持危
志士重立

身之節褒忠顯德晳王昭勵世之規事關萬古綱常粹鍾天地正氣式兹英烈宜懋寵嘉故江西按察司副使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謚忠節許逵學明義利才贍經綸宰邑靖巨盜之衝功全保障佐臬覺逆藩之變防謹履霜敢踣伏機力倡大義奈何勢每格於謀始事多阻於訖成時不假以除奸命徒憤乎扼腕口詈焉賊惟知人有一心背裂踣廷直顯天無二日存亡飄瓦鼎鑊虛舟耿浩氣以長存痛貞魂之可憫雖頒䘏典未盡褒揚特正祀享之儀用極報酬之禮兹特加贈為禮部尚書錫之誥命於戲天地完名賴一時而僅見古今大節歷千載而彌芳爰進穹階用汗渙號靈其不昧服此誥詞

旌周府鎮國中尉睦㮮孝行勑

近該撫按官題稱爾性稟寬仁心存長厚好古樂善之風慕義篤倫之德宗盟咸戴士庶共稱可謂大雅不羣者朕甚嘉焉兹

特賜奬勵仍令有司辦送絲帛羊酒用為諸
藩之勸爾宜益敦素履以永令名欽哉故勑

神宗存問大學士沈鯉文

朕惟用人求舊適哲后之芳規憲老乞言實明
時之盛典朔重望夙膽巖石而高年舉頌岡陵宜
錫綸褒用彰渥貺卿純忠天植素履霜嚴珥筆鑾
坡即游夏之詞可贊横經虎觀非堯舜之道不陳
爰自講幄進登揆路清操如揚綰坐鎮有餘正色
若王曾立朝不倚何意小羣之未涣致令大老之
狐騤當風波震撼之中廹雨雪睍消之後勁節不
回於百折高明勇退于一辭鳳翔千仞之巔矯不
欽其儀采龍卧五雲之上世共仰其清娱已踰尚
父之齡正斂真疇之福聽兹耆碩載舉彜章特遣
尚寶司司丞蔡毅中齎勑存問仍賜銀五十兩大
紅紵絲蟒衣一襲彩緞四表裏以示眷懷於戲臨
雍拜老代修袒割之儀虛席延賢時下安車之詔

名世勿替經綸八十耆秩于朝尚將諮於黃髮御五端其什詠欽哉旌獎

捐勅爾能非道不處惟義是循固進王府臣屢屢疏數便倫序克振綱常茲特賜敕旌獎俗祿建坊以示優賢之司解送綵幣羊酒以為諸藩矜式爾宜以永故勅

河南通志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河南通志卷七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施華

河南通志卷七十六

藝文五

表

魏司馬孚請治枋口表

臣孚言臣被明詔興河内水利臣既到檢行沁水源出銅鞮山屈曲周迴水道九百自太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巖髙峻天時霖雨衆谷走水小口漂逆木門朽敗稻田泛濫歳功不成臣輒按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數萬餘柀臣以為方石為門若天亢旱增堰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閉防斷水空渠衍涝足以成河雲雨由人經國之謀暫勞永

逸聖王所許願陛下特出臣表勅大司農府給人工勿使稽延以贊時要臣亨言

晉傅亮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旍西邁將届舊京威懷司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宫廟隳頓鐘簴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廛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旣開翦荆棘繕修毁垣職司旣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北周庾信賀平鄴都表

泰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

三千餘年雖復制法衡司禮殊樂異至於文武
落剝木弛孫席卷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其揆
一矣伏惟陛下握天樞秉地軸駕馭風雲驅馳龍
虎沈雄內斷不勞謀於力牧天策勇決無待問於
容成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過鴻毛旗鼓所臨衝
風之卷秋葉綏閫伊洛戎夷幽并僭偽抱圖載籍
已歸丞相之府衛玉繫綏並詣中軍之營百年逋
誅逆窮巢窟三代畝怨歲然掃蕩昔周王翦水之
師向勞再駕軒轅上谷之戰猶須九伐未有一朝
指麾獨決神慮平定寓內光宅天下二十八宿止
餘吳越一星千二百國裁漏麟洲小水若夫咸康
之年四十二始定建武之代諸侯並朝不得同年而
語矣雖復[illegible]八風並唱未足頌其英聲六樂俱陳無
以狀其[illegible]坐對臺而警衆如戲樂夏寓之功入
商郊而[illegible]蛆幾成周文之志此無跂之道大孝
也歟當[illegible]臺已毀雖宮已遊兵藏武庫馬入華

山立明堂之制[illegible]矣哉上天降休未
之有[illegible]須東朝一[illegible]景之南西北一候
置子[illegible]之北[illegible]君宾衛壇砌碑架
進[illegible]啟成功[illegible]臣[illegible]竊[illegible]幸莅政
東[illegible]將到闕[illegible]不勝[illegible]
象踴躍之至謹遣主簿曹敢奉表以聞

唐韓愈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以收復淮西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為將來法式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為愧為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為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塞宇宙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

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為經列之學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中謝伏惟唐至陛下再登太平劉剗羣姦掃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為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麻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為淺陋顧奉恩待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端顏為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封進無任慙羞戰怖之至

柳宗元獻平淮西雅表

臣某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表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

命守退墳懷印曳紱有社有人中謝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全戡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臣伏自忖度有剸方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徽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嵩高韓奕烝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鏘炳燿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今由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夷劍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又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情踴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愚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平淮夷雅二篇

劉禹錫賀收蔡州表

天威遠被

元惡就誅一方既平萬國咸慶伏惟陛下德超遠古道合上元帥御以來天人協賛削平吳蜀掃蕩塞垣車書大同方國來貢巖爾元濟敢懷異心輒聚匪人苟偷時月陛下宸謨獨運睿感潛通天助神兵人生勇氣既擒凶逆爰正刑書伏三紀之逋誅成九衢之壯觀宗社昭告華夏式瞻行弔伐而在禮無違逭威聲而何城不克楚氛改色淮水安流漢上疲人盡霑雨露汝南遺老重覩昇平凡在臣工孰不欣忭臣久辭朝列恭守遐藩不獲稱慶闕庭陳露丹悃瞻仰宸極倍萬羣情

張巡

謝金吾將軍表

想峨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騄駬于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殺戮黎獻蹂污闕庭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餘戰主辱臣死當臣効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

李翰進張巡中丞傳表

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輀

車或追建封邑厚死有以慰生撫存有以荅亡然後君臣之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著于存亡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背其君君恩臣節于是乎立伏見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廵生于昌時少習儒訓屬逆寇搆亂凶虐滔天挺身下位忠勇奮發率烏合之衆當漁陽之鋒賊時竊據洛陽控引幽朔驅其猛鋭吞噬河南廵前守雍丘潰其心腹及魯炅以十萬之師棄甲於宛葉哥舒以天下之衆敗績于潼關兩宮出居萬國波蕩賊遂僭盜神器鴟峙兩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羣帥遷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廵獨守孤城不為之卻賊廼繞出廵後議圖江淮廵退軍睢陽扼其咽喉前後拒守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強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凶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廵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

起病摧鋒陷堅俾三軍之士啾膚而食知死不叛及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顔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伏以光天文武大聖孝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睿哲神武提一旅之衆復配天之業賞功褒節大賚羣臣遂贈揚州官及其子此誠陛下發德音之美也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今臣敢取十倫以議巡過以塞衆口惟聖聰鑒焉臣聞人稟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事有虧教則人道不列刑有非罪則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今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而爨非本情也春秋之義以功覆過咎繇之典容過宥刑故大易之戒遏惡揚善為國之體録用棄瑕令衆議巡罪是廢君臣之教絀忠信之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遏惡揚録瑕棄用非所以奬人倫明勸戒也且逆寇背德人鬼所讐朝廷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將相從逆比肩而巡

朝廷不登坐宴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不假一節之
權感肅義旅奮身死節此巡之忠大矣賊勢憑陵
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衆横而制之若無巡則無
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因江淮之資兵彌廣
財彌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王師雖終于殲滅而
曠日持久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扼其東
故陝鄜一戰而敵人北走王師因之而勢勝聲勢
纔接而城陷此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
師至而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
相侵伐猶有分災救患之義況諸將同受國恩奉
辭伐罪乎巡所以固守者非惟懷獨克之志亦以
待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其
本圖非其素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守城之
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
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在周典之三宥其一曰
宥過失故語巡之忠則可以敦世教議巡之功則

可以繫中興原巡之情則可以宥過失昔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將封禪略而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蓋以匡戴之功大可以掩僭禪之過也今巡蒼黃之罪輕于僭禪興復之功重于匡戴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聖人之訓昭然可徵臣故謂巡者足以為訓矣臣又聞罰不及嗣賞延于世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今巡子亞夫雖受一官不免饑寒之患江淮既巡所保戶口充完臣謂宜封以百戶俾食其子臣又聞强死為厲遊魂為變有所歸往則不為災巡既身首支離將士等骸骼不掩臣謂宜于睢陽城北擇一高原招魂葬送巡并將士大作一墓而葬使九泉之魂猶思効命三軍之眾有以激生既感幽明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亦國家忠[illegible]旌善垂誡百世之義也臣少與巡遊巡之平生經所知悉今巡死大難不覩休明唯有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日月浸悠或湮而不傳或傳而不

嘗聞追生死不忘識可悲傷臣敢採所聞得其親觀撰傳一卷昧死獻上伏惟陛下大明在上廣運臨下仁追之德洽于艱難有善必紀無微不錄倘以臣所撰編列史官雖很死丘壑骨猶不朽

宋韓琦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宰職糜功莫副身衣之治鄉邦得請重叨晝錦之行被恩典之特優顧人言而甚愧伏念臣早由科第遂玷寵榮不圖粉墨之進身自竭捐塵而報國備員諫諍幾不免於竄投奮命疆埸實濟羅於艱阻時聖神之春雖開援助之言仁宗皇帝知其字以孤忠謂可屬之大事慶歷之始已擢貳於樞機嘉祐之中乃進登於宰輔僭膺家任益荷殊知當英廟之承祧建聖人之嗣服綢重遺會鑿韶思屬惟知社稷之安豈顧家宗之末然而萬幾多務一紀妨賢為國持平敢自私於輕重裁人所試圖難免於受憎加疾疹之嬰纏苦形神之耗

敵勉訖因山之禮戀陳上印之宜伏蒙陛下念犬馬之力易衰廓日月之明為照不罪再三之請亟垂開可之音進秩地官剖符枌社建高牙之重鎮疏淮海之封增故里之光仍襲貂蟬之舊叨塵之甚今古嗟偕敢不思盡瘁於殘興夙寅懷於內外在邊在庭之責惟驅策以當前益堅益壯之心至麋捐而後已

歐陽修知蔡州謝表

臣某負薪嬰疾獲辭四責之達剖竹分符尚忝一麾之守荷寬恩之優假撫朽質以魏懇伏念臣本出孤寒粗親文藝遭逢亨會叨竊寵榮方犬馬之壯時早無施於尺寸況桑榆之晚景嗟已迫於衰遲乃昨誤被選掄躐升要近付以一方之民政委之四路之兵機惟專任之匪輕揣庸虛而內懼軟陳懇悃屢瀆高明[illegible]冀天慈不違人欲還其舊職易以近藩惟古豫之名邦控長淮之右壤土風深厚物產豐饒雖宣化班條慙無異術而守

官循法足以偷安此蓋伏遇陛下惻以至仁包之大度既不責其避事人曲從其便私衷爾延殘容其僥倖仰被乾坤之造顧非木石之頑臣敢不勉自勵其筋骸更殫盡瘁之節苟未填於溝壑尚知圖報之方

范仲淹知鄧州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軍州事已禮上訖瑣闈清品猥鄧善地處之甚重惴然若驚竊念臣志意本微才力素寡始于及親之祿俄有得君之遇啟沃無隱出處惟命持一節以自信歷三黜而無悔頃以疏荒犯塞朝廷旰食起臣思過之地授臣禦戎之策往壁死力啟圖生還夙夜一心首尾四載僅免輿尸之禍終無克敵之勳一旦名還五章陳讓雖求守塞不敢入朝再頒詔音促登樞右改參大政俾竭微才革姑息之風則謀身者切齒尚循默之謀則愛國者寒心退亦上恩進致群怨識難處於要路復請

行於邊鄙方陳豫備之策俄覩綏懷之事迺宣霈澤以安黎元臣以患肺久深每秋必發求去沍寒之地以就便安之所庶近醫藥存養晚年伏蒙陛下天覆地生雲濡雨潤進以清近之秩付以偃息之藩風俗猶淳政事絶簡心方少泰病宜有瘳實繫寛大之朝將幸康寧之福敢不孜孜於善戰戰厥心求民疾於一方分國憂於千里上酬聖造少罄臣誠

牋

魏應璩薦和謨牋

璩聞唐堯因羣士以通治齊桓假衆能以定業是故八元進則太平之化成六賢用則九合之功立竊見同郡和謨字慮則質性純粹體度貞正履仁蹈義動循軌禮方今海内企踵欣慕捉髮之德山林投謁思望旌弓之招實英奇叙用之時賢達致身之秋也使

夜光之璧顯價於和氏之肆千里之足定功於伯樂之庭庶有以宣明大道光益時化

答魏太子牋　吳質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弦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其惟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

揚休息篇章之圓о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髙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勑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已之累耳遊晏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𢧐猶欲觸胃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慺慺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宋苟倫與河伯牋

伏惟河伯府君君侯潛曜靈泉翺翔神渚發洪流於崑崙揚髙波於砥柱包四瀆以稱王總百川而為主

疏

漢范升為祭遵請謚疏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祿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酬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襃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以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厲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取畧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

節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時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戒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為宜因遵薨論叙衆功詳按謚法以禮成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為後嗣法

樊準薦龐參疏

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為邊守塞馬不敢南向夫以一人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而奇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法輸作經時今羌人為患大將西屯臣以為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

明詔採前世之舉覩魏尚之功免赦
赦刑以為常辭必有成效宜助國威

陳蕃救李膺

疏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心無邪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按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

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逮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與漢悢悢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蔡邕薦邊讓疏

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為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髫齔夙孤不盡家訓及就學廬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撿括參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

材近經而已者哉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牽而遷非所以彰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絶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悁邑怪此寳鼎未受犧牛太羮之和久在煎熬臠割之間願將軍回謀垂慮少加殊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齒為嫌則顔回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終無阿宰之功苟堪其事古今一也

晉孫綽諫移都洛陽疏

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温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帝王之興莫不籍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外敵交侵神州絶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横流百郡

千城曾無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扙斧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殘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

驅馭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飱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入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為本疾寇所以為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哉此仁者所以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北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為徙都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

妥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治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冦為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温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宏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温唱髙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温少留意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唐郭子儀諫移都洛陽疏

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崤函襟憑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强士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後

或處而泰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髙祖先入關定天下太宗以來居洛陽者亦鮮先帝興朔方誅慶緒陛下席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比吐蕃憑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軍皆市井人竄虛名逃實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一前又宦豎掩迷庶政荒奪遂令陛下徬徨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先地非良哉今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毀畧盡百曹榛荒寰服不滿千戶井邑如墟豺狼羣嘷東薄鄭汴南界徐北綿懷衛及相千里蕭條亭舍不烟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且地狭阸裁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為鬭場陛下意者不以京畿新罹剽蹂國用不足乎昔衛為狄滅文公廬于漕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況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出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閹寺任直臣薄征弛役䘏隱撫鰥委

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惟時邁亟還見宗廟謁園陵再造王家以幸天下

請蒐擇河南河北江淮鎮兵疏 朔方國北門西禦强敵北

虜猖狂五城相去三千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之亂痍傷彫耗亡三分之二比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耶屬者敵來稱四節度將别萬人人兼數馬臣所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内懼將何以安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頓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資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

入之事也

韓愈汴州嘉禾嘉瓜疏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通無不協遠無不暨神人以和風而成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敷榮異實共蔕既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穰之祥咸自皇恩微臣何極于造化覩逢嘉瑞小臣幸遇於休明

李德裕論河陽事宜疏

右緣河陽奏事官高從真到稱十八日陳後逾山遶谷盡是賊軍茂元兵力寡少稍似危蹙若賊勢更甚便要退守懷州非惟損挫威聲亦恐驚動東洛皆由魏博未有陣戰陳虔佐又關澤山所以併力南攻不得不慮自元和以來賊中用兵皆取軍眾弱處即併兵用力此處不敵後即移向他處計王宰探此已有次第倘遣全軍便就救援河陽不止扞蔽洛京足以臨制魏博如恐合軍費犒饋運計王宰必是先肆望今日降中

使賜詔令宜發先鋒五千人便赴河陽所冀免落奸計事幾至切不可更遲如蒙允許望賜茂元王宰行敏詔處

皮日休請韓文公從祀疏

嗚呼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之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有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

覩開元其傳者醨其學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縱橫以為理或作詞賦以為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醇揚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為國家以二十賢者代用其書垂於國胄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况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賢之列則未可云典禮為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以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宋范純仁論黃河疏

臣昨日伏覩內降指揮黃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王

孝先等所議已嘗與從不可中罷宜接續功料向去決要回復故道者臣聞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言此三道人君當保而持之不失者也又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蓋天不言而四時成所以堯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者由此道也且君心欲如盤水常使平正而無所趣向則免偏側傾覆之患蓋天下之勢惟人君所向羣下競趨如山之摧小失其道則非一言之力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慎也臣今竊詳所降指揮謂決要回復故道以聖意已有所向而為天下先矣臣聞先朝因人建議以為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為北敵所頭併先帝不出建議者之名但以御批令邊臣相度而希旨生事之徒以為萬全必勝尅日可得遂興靈武之師後貽永樂之患致先帝獨當其憂羣臣無一人受其責至今疲耗未復此陛下所親見不可不為深鑒也臣乞面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

卿等已是但一面商議却使進入若別有所見亦須各自開陳如此則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上誤朝廷所有黄河利害乞付之羣臣有司仔細商議以求必當如此則聖心不勞而堯舜之治可致矣

富弼論河北流民疏

臣昨在汝州竊聞河北流民來許汝唐鄧州界逐熟者甚多臣以朝廷前許請射係官田土後却不令請射盡須發遣歸還本貫臣訪聞流民必難發遣得回既已流移至此又却不得田土徒令狼狽道路轉見失所遂專牒本州通判張恂立便往州界諸縣流民聚處一一相度或發遣情願人歸還本貫或放令前去别州或相度口數給與民田土或自令樵漁採捕或計口支散官粟諸般救濟庶幾稍可存活内只有給田一項違背朝廷後來指揮比欲奏候朝旨又為流民來者日益多深恐救卹稍遲轉有死損遂且用上項條件施行去後

方具奏聞尋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一依奏陳事理其後來者即教不得給田候春暖勸諭令歸上路後方知其餘州軍所到流民不拘新舊並只用元降朝旨盡不許給與田土臣其時以急於赴召不及再有奏陳自襄城縣至南薰門共六程見緣路流民大小車乘及驢馬馳載至擔仗等相繼絡繹不絕臣每逢見逐隊老小一一詢問當令逐旋抄劄只路上所逢者約共六百餘户四千餘口其逐州縣鎮以至道店中已安下臣不見者并臣於許州驛中住却一日路上之人臣亦不見者比臣留見之數恐又不下一二百户三二千口都計約及八九百户七八千口其前後已過并今未來及有往唐鄧萊州等處臣所不見者又不知其數多少扶老擕幼纍纍滿道寒餓之色所不忍見亦有病而死者隨即埋於道旁骨月相聚號泣而去臣親見而問得者多是鎮趙邢洺磁相等州下等人户

以十分為率約四五分並是鎮人其餘五六分即
共是趙州與邢洺磁相之人人十中約六七分是
第五等人三四分是第四等人及不濟戶與無土
浮客即絶無第三等以上之家臣逐隊遍問因甚
如此離鄉土遠來他州其間甚有垂泣告者曰本
不忍拋離墳墓骨月及破費家産只為災傷物貴
存濟不得憂慮餓殺老小所以須至趂斛斗賤處
逃命又問得有全家起離來更不歸者亦有減人
口暫來逐熟候彼中無災傷斛斗稍賤即却歸者
亦有去年先令人來請射或買置田土稍有準備
者亦有無準備望空來者太約稍有準備來無一
二餘皆茫然並未有所歸只是路上逐旋問人斛
斗賤處便去臣竊聞有人聞於朝廷云流民皆有
車仗驢馬蓋是上等人户不是貧民致朝廷頒令
發遣却歸本貫此説蓋是其人只以傳聞為詞不
曾親見親問但知却有車乗行李次第頗多便稱

是上等之人臣每親見有七八輛大車者約及四五十家二百餘口四五輛大車者約及三四十家一百餘口一兩輛大車者約及五七家七十口其小車子及驢馬擔仗之類大抵皆似大車並是彼中漫鄉村相近鄰里或出車乘或出驢牛或出繩索或出掩蓋之物遞相併合各作一隊起來所以行李次第如上户也今既是貧下之家決意離去鄉土逃命逐熟而朝廷須令發遣却回必恐有傷和氣臣亦曾仔細説諭云朝廷恐你拋離鄉井欲擬發遣却歸河北不知如何其夫婦人皆向前對曰便是死在此處必更難歸無一路盤纏已有次第如何得歸除是將來彼中有可看望方有歸者也此以上事並是臣親見親問所得最為詳悉與夫外面所差體究之人不同緣尉幕職官畏懼州府州府畏懼提轄提轄畏懼朝省而不敢盡理而陳述或心存諂安不肯説盡災患之事或不切

用心自作商築中涂不實者萬不得也伏望聖慈早賜指揮京西一路如流民到處且將係官荒閑田土及見佃人占剩無稅地土荒有心力向公官員四散分佈各令住佃吏不得通遲發遣其餘或與人家作客或自作漁採捕或支官米飼養速羅行指揮約束所貴起此日月尚淺未有大段死損之人可以賑卹存及

李綱論都城積水疏

臣伏覩陛下以積水暴集海泛民居以近都城畏降御筆處分遣官開導隄防捍示忘弱仰見陛下聖慮周密曲盡防患之理臣竊謂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年未嘗有此故今事起倉卒遠近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為巨浸東拒汴堤停蓄深廣湍悍浚激東南而流其勢未已以宗廟社稷之靈將臨堤埽防守之間必無他虞然或浸淫旬時因以風雨有不可不慮者此誠陛下寅畏天戒博詢

衆謀之時而羣臣竭智効力捐軀報國之秋也累日以來傾耳以聽缺然未聞臣竊怪之夫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繇災害非易弭必有銷去之策周官於國事則有大詢之禮臣愚伏望陛下斷自淵衷特詔廷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加施行因衆智協衆力濟危圖安上以荅天地之戒下以慰億兆之心天下不勝幸甚臣仰荷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親加識擢得侍清光嘗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輒有已見急切利害事須面奏伏望聖慈降旨閤門許臣來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瞽仰裨聖意之萬一

岳珂籲天辯誣疏

天下之不可泯者惟其理之正也藏於人心散於事物或晦而未彰抑而未揚暧昧而未白然事理之在人心自有隱然而不可誣者是故屈伸有時而不同榮辱既久而自判昔日之辱未必不為今日之榮而今日

之屈未必不為後日之伸也臣先臣飛奮自單辛宣政之間已著功河朔高宗皇帝受命詣首被識拔茲自是歷官孤卿專制閫外未嘗有蚍蜉蟻子之援獨以孤忠結知明主自信不疑勲名既高讒慝横出而先臣之跡始危矣是時城孤負恃勢可炙手天下之士莫敢一攖其鋒先臣之罪何歸薛仁輔以不顧推鞫逐李若樸何彦猷以辨其非辜罷王俊以百口保任而出之閣韓世忠以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而令之柄前後劉允升以布衣叩閽坐極典矣一時附檜之徒如万俟卨則以頴備鍜鍊自諫議而得中丞王俊則以希旨誣告詭防而得廉車姚政龐榮傅選之流亦以阿附並沐衆遷之寵夫賞者人之所慕而刑者人之所畏也豺狼柔頤而當路顧乃相率而犯之至於軒冕在旁睨而不視是豈人之情哉其必有大不安於心而後不敢為也蓋非特搢紳之流心知義理之所

在平恕之吏目擊冤抑之莫伸聞刑之將不敢以瀕殺而不言衡茅之士不敢以非位而不言奪柄而未至於將謂未足以懲糾之可也朝上匭函暮徇天從風膏之下凌虐可知詎不能逭寸草之命殘及其身為世大恥先臣既殁後有程宏圖者大書直指明先臣之冤幸聖明在上譴佞悉殄而宏圖之言適合聖意而宏圖未敢遂為此望也然則事理之在人心何如哉給與更化遂讒竄復純州遠謫竄之在嶺嶠者重以念先臣不忘之德意屬之孝宗皇帝即位之初首加昭雪復其官爵錫之於他疏以寵命而録其子孫予以爵錢而恤其家旋給以元業而使之不餬口於四方旌以廟貌而俾有以慰部曲三軍之心日月照臨下燭幽隱雨露膏沃沾及死生聖恩洋洋遠出史牒蓋自漢魏以來功臣被誣遭讒無實未有如先臣之抑及其昭雪之際眷渥有加亦未有如先臣之榮者也聖

詔之下朝闕庭而暮四海老耋童稚不謀同辭咸曰此太上之本心而今皇所以奉承而行之者也忠憤之氣固有時而伸而殉國之臣亦非奸邪之所能遏已甚於是而三軍北首死敵之志益銳中原來蘇望覺之心益切天下抵掌拊足者亦遂少紓其鬱抑之氣此非臣私其祖之言天下之公言也先臣果何以得此於天下哉其必有不泯於人心者存而非可以智力使惟其理之正而已何以明之汪澈宣諭荆襄周行舊壘見其萬竈鱗比寂無譁譁三軍雲屯動有紀律乃竦然嘆曰良將之遺烈蓋如此繳而列校造前捧牘訟先臣之冤澈遂諭之以當奏知之意此語一出哭聲如雷咸願各効死力至有為岳公爭氣之語澈諭慰久之而啜泣者猶未止也先臣御軍嚴整雖小不貫非直以姑息結之而使之然也即此以明先臣之事蓋有人心之所同而不待區區之辯然先臣之得罪

天下皆知其冤而不知其所以冤請敘先臣之所以冤而後冤可言也蓋先臣之禍造端於張俊而秦檜者實成之俊之怨先臣不一也而大者有三焉淮西俊之分地趙鼎命之往救不行迨先臣一戰而勝俊則恥之一也視韓世忠軍俊迎檜意欲分其背嵬先臣執義不可比行楚州城俊欲興版築先臣又曰吾曹當戮力圖恢復仇豈可為退保計耶俊則怒之二也強敵大寇俊等不能制先臣談笑取之主上眷寵加厚逈於諸將先臣於俊為後輩不十數年爵位相埒俊則嫉之三也檜之怨先臣亦不一也而大者亦有三焉全家南還已莫掩于縱歸之跡草檄辱國復汗靦于寄聲之間以至二策之合不得輒易大臣之盟檜之私畝如此則主和之際豈容有異議先臣一則曰恢復二則曰恢復犯其所甚諱一也昔先兄臣甫守鄞會稽文忠王史浩謂之曰方代邸侍燕間嘗一及時事

檜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趙鼎以資善之議忤秦檜卒以貶死其謀危國本之意非一日矣然先臣嘗衆出師乃首進建儲之議犯其所怒二也韓世忠謀劫使者敗和議得罪于檜檜命先臣出陽山以措撫世忠軍事且戒令備反側托以上意先臣曰主上幸以世忠陞密府楚之軍則朝廷軍也公相命飛以自衛則何為者若使措撫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及興景著獄將究分軍之說連及世忠先臣嘆曰飛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不辜被罪吾為負世忠乃馳書告以秦檜意世忠亟奏求見上驚諭之曰安有是既而詰檜且促具著獄得減死犯其所深惡三也夫俊以憾先臣之心諂事檜檜之憾先臣視俊尤甚唱和一辭遂成大獄况輔之羅汝楫之迎合王鵬兒之告訐万俟卨挾故怨而助虐王貴劫舊私而強從則先臣固非以淮西之逗遛而先伯臣雲非以通書而致變張憲亦

非以誅復先臣掌軍而得罪也雖然淮西之事御札可考也通書之跡已焚矣惟鍛鍊之是從復掌軍之謀則人取信于讐人之說而必成于狴犴之内甚而陳首之事自甘軍法以實其言至行府典獄雖張俊極力以文致而其半亦自云妄矣明辯皆可覆也嗚呼寃哉顧天莫聞洪晧嘗奏事而論及先臣不覺大慟以為彼中所大畏服不敢以名稱者惟先臣至號之為岳爺爺及先臣死莫不酌酒相賀以為和議自是可堅而查籥嘗謂人曰敵自淪河南之盟先臣深入不已檜私於敵勸上班師敵道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且殺吾婿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然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先臣以為信即晧之所奏而觀之籥之言其不妄也臣故歴述先臣之寃後述所以為顯天辯誣之意蓋先臣結髮從戎凡歴數百戰而其内剪外攘之忠彰大皆見若雖三尺之童亦能言

其事破張用收曹成殿虎退而歸之農感孔將而降其衆擒楊么以清重湖滅李成以復六郡秘計成而劉豫廢忠義著而梁興來兩至淮西而敵騎遁□一至朱仙而□□稱降忠義百餘萬應於河北□□數十郡獲□□南向上駸駸乎遄信矣而臣□□閫私分班□□先臣之勲不克自究此又斷□□之童不能不為先臣抱腕而嘆息也此皆不必備論獨以先臣□受毁昧不根之誚於今幾七十載雖忠義之心昭昭於天下而山林之史疑以傳疑亦猶有以議其後之未盡臣節臣竊痛焉臣自齠齔侍其父臣霖日聞先臣行事之大略識恨不及見之事以觀其所聞惟先父臣霖易簀而命臣者言猶在耳不敢忘□□志自束髮以來朝夕憂惕廣搜旁訪而訂正之一言以上必有據依而參之以公議之論考日月不謬而後書按如是者累年而僅成識體無以終父志而使先世之忠與所

別白乃於行實之間摘其未明者自建儲而下凡五條條皆有辨辨必有據庶幾上附信史下荅先命使先臣之誣得因是而暴白於天下萬世臣死且不朽矣先臣得罪於紹興十一年之十二月而秦檜死於紹興二十五年之十月其相距凡十四載而檜是時凶焰熇赫威制上下盡專元宰之位而秉筆削之權當時日書之官言於人曰自八年冬檜既監修國史岳飛每有捷奏檜輒欲沒其實至形於色其間如潤畧其姓名隱匿其功狀殆不可一二數大率欲薄先臣之功以欺後世使後世以為不足多恨天下莫不哀先臣之不幸且惜千載之後何以傳信於今前所陳致禍之六條從所陳辨誣之五條雖天下之人户知之人誦之野老賤夫得於傳小夫庸俗賤於說接之話言而不謬驗之歲月而可稽可謂不誣矣然臣竊恨國史未之書也抑臣聞之檜之始罷相也上詔當制學

士秦㝎禮出檜二策示以御札明著其罪日星炳煥垂戒萬古豈易磨滅哉暨檜再相深掩諱之公肆函章下台州於㝎禮之婿謝伋家取之以滅跡煌煌聖畫尚敢舉而去之於先臣之事何恤哉嗚呼此豈特先臣之不幸廟謨神筭欝而不彰檜之罪尤不勝誅矣金匱石室之書固非臣所得而見然臣所以附其言於此者亦特見天下所以哀先臣之不幸而痛直筆之無考也嗚呼此籲天辨誣之所以不得不作也司馬遷之言曰要之死日而後是非乃定是非定於既死此人心之公論也而先臣既死之後秦檜方柄國鈞天下噤不敢議捻惡而鼇纘之者猶一時之黨也中經更化嘗欲復先臣官而時宰以為敵方頫和無故而録故將且名禍不可故還嶺嶠之諸孫復純州之舊賜皆出一時之特斷而孝宗聖睿首發於揖遜而命之頃故先臣復官録孤之事皆高宗之所親見而先父

臣霖欽州名還賜對便殿玉音宣諭謂卿家寃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寃則孝宗之所以得先臣誣枉於問安視膳之餘者蓋不鮮矣故一時辨先臣之事如李若樸何彥猷或坐拜郎曹之除或死沐褒贈之典而睿旨曲頒且有秦檜誣岳飛舉朝莫敢言之語則先臣之事益不辨而自明嗚呼聖恩厚矣獨以古人之言所謂至死而後定者蓋已出於不幸而先臣之死於二十年然後姦邪闢正論興九泉孤忠始遂昭雪此其不幸尤可哀也臣尚忍言之哉其他如以不附和議為懐姦以深入奮戰為輕敵以恢復遠畧為不量彼已以不事家産為萌異志以不結權貴為安自驕傲此臣又將哀檜之愚而不必辨也

胡安國二程夫子從祀疏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名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講筵

自司勸講不為辨辭解釋文意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偽而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伊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

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户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諸人雖祿之千鍾有不顧也其餘

則一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濶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有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其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姦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之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任伯雨修河堤

疏河為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治河者莫如本朝而徇衆人偏見欲屈大河之勢以從人者莫甚於近世臣不敢遠引祇如元祐末年小吳決溢議者乃詥謀異計欲立奇功以邀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洪流中立馬頭設鋸齒梢芻材木耗費百倍力遏水勢使之東注凌虛駕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堤益防惴惴恐決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非隄防不固亦理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導之蓋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不能變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為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澱塘泊亦祇宜因塘泊之岸增設隄防乃為長策

明王恕蝗災自劾疏竊惟蝗蝻生發固雖天災實關人事人事修則天意可回而災不為災矣昔卓茂令密邑而蝗不入境茂能修其政也今蝗蝻為患於河南者豈無故乎良由臣巡撫失職不能敷宣聖化以安民人是故上天以此示譴告耳況臣管內地方連年水旱加以去歲歉盜起起軍勞於征調民困於轉輸及今年又起運稅糧并勤合買攢物料等件比之往年數多今又遭此蝗蝻之災軍民何以聊生考之於史宋真宗罷諸營建而飛蝗盡絕此真宗能修德政以感天是以天災避之而消也伏望陛下以天裁為可畏以地方為當重將臣罷歸田里另選賢能代理其事尤望陛下去奢崇儉除祭祀軍需之外其餘一應不急之務無益之事可減省者減省之可停止者停止之使財不妄費民困少紓庶幾天意可回而災沴可彌矣臣受國重寄值茲災異不敢

循默

徐恪論河患疏

竊惟天下之事有不可緩之勢有不可不恤之情大要在於保全國計慰安人心而已而慰安人心又為保全國計之本夫黃河之水萬里而來奔激走徙古今不常天下之害莫加焉國家財賦倚重東南去海道之艱危即會通之平穩天下之利莫加焉惟濟寧臨清一帶水源短少易得枯涸往往置閘蓄堤積水行舟今河決而北直趨張秋又決而東長奔入海將使運道中絕東南財賦恐難達京師今日疏濬抵塞之功誠不可少所謂有不可緩之勢者此也然河南地方三四年間天鳴地震星隕冬雷警災迭示人心危疑加以饑饉薦臻死徙殆半賦役頻繁代衛輸納仰事俯育皆無所望故復業之民旋復逃走恒產之家亦少固志於斯之時可靜而不可動可養而不可用所謂有不可不恤之情者此也夫勢不可緩而情在所當恤茲欲兩全而

無害處之必有道焉謹按地誌黄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縣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至項城縣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北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横衝會通河長奔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内散漫瀰漫以非人力所能支持乃者上歷聖衷軫念運道之阻縣生民之魚鼈特敕本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前來修理功雖畧施力猶未竟不意伏流潰溢遂爾中止或者以黄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堤復壞遂謂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至有為海運之說者臣嘗歷考史傳黄河之患古今有之而惟漢瓠子之決其

患尤甚其功尤難二十餘年塞之不效當時貴臣田蚡又以封邑之私倡為不可塞之說厥後武帝躬勞萬乘臨決河沈璧馬禮神祇又令將軍以下親負薪卒塞決口築宣房河在武帝時不過為數郡之害雖不塞可也而武帝必塞之若夫今日之患關係運道之通塞尤事之不可已者烏可以一噎而廢食哉且黄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勢不可遽回耳議者以滎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其淤淺之處僅二百餘里必須多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黄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州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訖能成功今觀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澱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今春雖嘗用工未

得竟力必須再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但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論事者必從而咎其後故任事之臣未免畏及首尾而不敢竟其策也以今觀之百年運道穩於履陸一夫之牽挽過於六轡之驅馳一旦阻絶則舍逸就勞出易入難民力必有大不堪者計其所費比之今日之修河又不知其幾萬倍也况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就遠圖者不計近功要之不可不先恤民力昔勝國時東南財賦俱由海運其於河道無甚相關及賈魯建治河之策内降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凡傭工物料衣糧醫藥賑濟之需皆賴以給故魯無區畫之費而河患以平今國家漕運賴有張秋比之勝國尤為重要興此大役其得已乎但合用樁草鐵石船埽等料并傭工口糧動以萬億所在倉庫既多空虚内帑錢糧又難輕動如此大費將何取給

若不早為之處誠恐又似今年徒勞無益臣於去冬十二月嘗以治河三法缺一不可工料口糧自當預備人以水勢不殺則塞決難成塞決難成則運道有阻欲照景泰年間張秋塞決事例借撥九江等處鈔關荆州等處抽分料銀各數萬兩發劉大夏收用瀝懇具陳不為無據寥寥數月未蒙議行今自五月以來水益泛濫決口日深運道日阻所幸水勢趨南十有七八萬一盡徙而北計將安施雖已側聞廷議未悉其詳臣每北顧心竊憂之雖在疏遠不敢自外所有愚見合再借陳伏望皇上斷自宸衷參以國是檢臣前奏早賜裁處如以迂遠不切時宜更乞深念國計俯卹民艱但係應起人夫今年稅糧不分河南山東直隸每名量免一石以充口糧之需小民聞知必將感念聖德歌詠載途而趨事赴功無難色矣且役夫十萬日費浩繁所免稅糧不過二十萬石幸而成功實乃萬

世之利以今日天下之大國計之重何惜此二十萬之稅不一慰安人心哉仍乞再勑劉大夏専理其事合用錢糧悉聽計處户工二部力與贊襄俾凡梢草等料得預為計臣雖庸劣亦當體聖意少竭心思待今八月以後秋水消落再行相度利害斟酌緩急與劉大夏議處起倩人夫各從近便如孫家渡口至南頓河南供起倩河南開封等處人夫黄陵岡至於梁進口河道供起倩山東兖州府人夫各分工疏濬比之舊河務加深廣使能容受所謂梢草等料尤宜多備如黄陵岡塞口人夫於開封大名二府相兼起倩張秋塞口人夫於東昌等處起倩各刻期興工併力築塞官吏軍民中有負智能善扼塞者悉聽取用俾罄巧思並驅群策用工人夫加意撫卹不亟不徐勿傷其力遇有疾病撥醫調治人心歡悅則用功必力毋計日月必求成功小有僨敗毋輒沮挫誠以今日治河國家

大計事至難處功至難成其可易而視之哉伏乞
皇上再勑在廷羣臣議處而行必求萬全人謀古
禮水旱癘疫禜于山川之神今大河之神著在祀
典配享南郊炳雲雨瀆患久未平亦宜祭告伏望
皇上齋明以格天心靜一以契地道仍勑翰林儒
臣撰告文一通內降香帛專遣大臣前來致祭如
漢武帝沈璧馬故事庶幾神
人協相而成功之可必矣

胡宣救荒疏 臣欽奉聖恩賑濟

懷慶府溫縣知縣臣一入縣境田野荒蕪流民載
道樹火斷絕雞犬無聞啼饑號寒而哀聲動地抱
妻棄子而怨氣沖天積屍惟存其骨株木盡去其
皮觀此災異實為可憐臣十一月二十六日到任
隨據本縣太平鄉里老朱福等連名狀稱本邑地
狹民貧素無積蓄先自成化十七年天旱天旱田
種無收十八年大水人畜漂沒十九年蟲蝻生發
食傷苗稼累年被災困苦無伸荷蒙朝廷差官小

民已將該徵錢糧寬免未有逃竄不期自成化十
九年秋至二十年十一月一向亢陽二麥不收秋
田無種況本縣倉廩空虛無從賑濟各行採食蓬
蒿率皆餓斃人將房屋拆毀變賣且有鬻子女以
易粟割人肉以充腹者蒙本縣累行申請上司乞
為撫救濟奈一時未到饑餓難忍相率逃移又
無過逃地欠錢糧以此小民愈思逃竄若不備情
上告給糧賑濟民命難存等因到縣誠恐未的臣
就於次年正月初二日親詣各鄉逐一踏勘盡日
不見人蹤沿村不聞烟火瓦礫蕭然屋廬傾圮或
饑餓不能出門户或殭死無人埋瘞遂閉不敢獨
行多被饑民打食甚至同行至親相為割食救命
似此窮極不忍明禁除責委本縣典史張英暫令
地方火甲埋瘞遍視外臣勘得本縣逃移者十有
八九見存者百無一二已委本縣縣丞劉瑄前往
汝陽等府招撫外臣竊見河南等府雖屢被災

甚重據慶六縣惟温縣尤重查得本縣自成化十九年拋欠一應夏税秋糧及麥子易米共三萬二千八百石一斗二升潤絹八百九十二疋馬草七萬束今年饑民流移向後豈無躲避縱有一年豐收難補數年拖欠乞將歷年逋負量免以安民心本縣原派京班皂隷一十五名楊村閘夫十名鄭府長史司皂隷十名拖欠成化十八年紅花一千四百斤水牛麂皮二百二十五張成化二十年起至二十一年止原額歲辦皮張共一千一百二十五張折胖襖一百四十件俱係上户應當今民已逃竄無從解發誠恐臨時誤事累罪不便合無改派有收去處待民復業照舊起解庶甦民困如蒙准奏皇上以天地之量日月之明憫生民之疾苦推一視之同仁乞勑該部會議將前項拖欠量行蠲免京班等項暫且改派差官賑濟便益臣干冒天威不勝悚慄具本專差司吏方璽親齎謹具奏

闕

呂維祺請免河南糧疏

臣聞善國本者必先元氣救危病者首重腹心以今天下之大勢京師元首也九邊肩背也東南財賦所出藩衛也而臣鄉中原腹心也百姓則元氣也淮徐則漕運之所經而京師之咽喉也概自軍興旁午轉運呼庚於是徵輸繁而元氣病矣秦晉之寇流毒中原而腹心病矣蓋數年來臣鄉無歲不苦荒無月不苦兵無日不苦輸輓庚午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於是有斗米千錢者有採菜根木葉充饑者有夫棄其妻父棄其子者有自縊空林甘填溝渠者有鶉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門擔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殘食者兼以流賊之所焚殺土寇之所劫擄而且有礦徒之煽亂而且有防河之警援而且盡追數年之舊逋而且先編三分之預徵而且連索久逋額外拋荒之補祿夫臣冒待罪錢穀極知司農仰屋自難執

經生用一緩二之說然而正賦不可減矣加派不可驟停矣連年舊逋固難盡蠲也獨不曰有大荒屢饑之區并迫數歲必不能應卯三分預徵或濟急用也獨不曰名盈而實虧但緩一歲即歲歲見徵卯額外拋荒責數年之逋亦正理也獨不曰此沙滷河灘荒糧之補祿不皆實額即舊徵未完新餉已催額內難緩額外復急村無吠犬尚敲催呼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朴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烟白骨青燐夜夜常聞鬼哭欲使窮民之不化而盜不可得也欲使姦民之不望賊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窮良之不率而姦不可得也或猶曰黃河天塹可恃耳頃聞賊已冰堅渡河矣夫河以北苦兵河以南苦荒今荒猶故也又苦餉矣餉已不支也又苦兵矣荒而加以餉又加以兵更不支也又苦連荒之餉連荒之兵矣傷哉民也詎非赤子父母兄弟夫婦男女塾臨愁苦靡所

控詐一至此也萬一浸假而賊續再有渡河或浸假而攻陷城池則秦蜀之道梗河洛之齒寒或浸假而盤踞嵩永等處之深山則巢穴老而勦滅無期或浸假餘而南竄楚東竄皖泗淮徐則藩籬撤而漕運亦可虞天下事尚忍言哉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傳曰勿使滋蔓蔓難圖也夫人有肩背肢骸病而腹心不病者即或病而猶能滋榮衛以載元首何者其元氣固也臣竊之元氣何如哉伏懇我皇上深維天下之本急賜乙夜之覽勅部議覆速查河北河南果確係見罹兵火連年荒旱地方準免加派預撤以收拾思亂之人心以預遏附賊之口實仍乞一面勅下督撫按諸臣力扼餘寇於黃河氷堅之隘無使續渡及占山為巢者無使東越洛汝襄葉一步至於宿壽鳳陽等處皆逼處震鄰之地尤宜禦防奔突以圖徙薪徹桑之計總之固元氣以靖腹心謹咽喉以實榮衛於以堅元首

之藏而苞命脉於不
拔者其預圖之矣

敬陳表章疏 奏聞敬陳表章孝經八要以課

實責效事首在皇上躬行大孝故其一要曰進講
經筵以樹模範益天子之孝與臣下異而皇上之
大孝又與三代而下之帝王異何者臣下以一身
一家為孝皇上以興起天下之孝為孝也三代而
下以試士為表章皇上大孝以樹模範奏孝治為
表章也先臣丘濬有言人君肇修人紀愛敬既立
則家國天下無不感化我皇上嘗諭臣下曰朕不
敢與天地祖宗並此不敢之心大孝也充此心以
敬天仁民錫類不匱當深居燕閒時披閱孝經詳
玩意義仍命儒臣進講而奏孝治之化道其遠乎
哉太祖高皇帝曰孔子明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
法於萬世成祖文皇帝曰人君之孝與庶人不同
此誠皇上之所當法者然世儒之言曰今天下貪
欺成習兵食告匱賊寇交訌何汲汲於此臣以凡

此者正由教化之未明人心之未正反經之未實故也刱一代之人心風俗聲教德化皆係於人主之精神好尚蓋上之精神天下之所繩從而鵠望也如東漢之節義唐之詩賦宋之理學風教所樹人心景從況皇上精神所注首以孝經立之繩鵠而天下有不翕然一變者臣不敢信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誠行孝經於今日之天下使天下之服習者皆願為忠臣孝子皆欲實為朝廷任事豈復憂貪欺憂兵食憂賊寇何者得其本故也得其本而凡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其道皆可該也其以之教儲睦族皆孝治之最大者是以敢次第言之二要曰東宮講習以端儲教三要曰須諭宗戚以敦親睦何以明其然也臣聞太子之本儲教致治之原我皇上加意豫教命太子出閣講學所以端軌樹範養正作聖無不肫摯臣以為尤必先教以孝蓋孝德之本教所由生使太子當

蒙養時即知問安視膳溫凊定省而豫啓迪之以舜之大孝文之止孝武之達孝知孝經一書更當朝夕溫習諭令儒臣開學講解以為異日孝治天下之本昔我太祖高皇帝曰為太子者當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我成祖文皇帝曰皇太子當進學之時欲使知要庶幾時來太平之望我仁宗昭皇帝諭楊士奇等曰東宮開講進當以大經大法進說非我皇上之所當法者乎臣又聞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若是乎大孝之先篤親也昔我太祖高皇帝諭秦右相鄭九成等曰朕封建諸子選用傅相凡與王言當廣學問崇忠孝使其聰明無蔽上下相親我成祖文皇帝諭蜀王書曰毅孝備理好學不倦勉自愛重用副所諭又曰國家篤於親親宗室謹於禮法共保富貴令聞長世此又非我皇上之所當法者乎皇上篤念宗親備極優渥而頃又允閣臣楊嗣昌之

奏申諭詳切加以切獎誠諭可謂仁之至義之盡
臣以為宜頒孝經於各王府宗親俾各習體認
以成皇上親親之仁至於廠臣一體頒於宗學一
體試題仍之照令選擇教授必以教孝行之孝經
為本庶孝弟於本支義共由於維城矣又其次
則於文臣武宜宣薪德之運而語青義之化也故
四書曰頒行試題以驗習學臣聞孝為百行之原
孝經通六經之會皇上加意此經業命誦讀試題
矣然後部原疏但云將孝經小學闡出論題再合
明[illegible]兩雖直省師儒學官凡遇舉貢生儒考試
既[illegible]出題作制義如解登無孝經制義以不職
論[illegible]祖高皇帝謂教化之道學校為本宜講論
聖[illegible]人日新月化成祖文皇帝謂學校風化所
[illegible]人作興之年則皇上仰法二祖教化天下
以孝作忠者道必本乎此也五要曰鄉會出題以
隆大典臣聞漢唐以來率用孝經取士如漢置孝

經博士唐以論語孝經孟子為一經宋尚書省加試論語孝經其來已久自王安石黜孝經貢舉遂不以取士矣今制鄉會試初場題例以四書三篇經四篇合無勑令習本經者皆通孝經遇鄉會試令出孝經題一道列於四書後本經前減本經一篇即自十三年為始成祖文皇帝曰孝經者聖賢之格言大訓宣宗章皇帝曰設科求賢驗得忠孝之人以資國用朕之心亦如此此則皇上須行孝經承成祖宣宗之言此正繼志述事之大孝也六要曰頒諭武士以明大義臣聞宋儒程顥着訓武學欲添習孝經曰欲令武勇士知義理故東漢時有命虎賁士習孝經者有命期門羽林通孝經章句者而我成祖文皇帝曰申明武學嚴其課讀毋為文具孝宗敬皇帝曰公侯駙馬伯子孫命讀書習理將來朝廷庶得世臣之用伏乞皇上諭頒孝經於天下武學其考試必問出孝經題目其武場鄉

會試亦一體出題至公侯指揮世襲等官子孫承襲必問抽孝經一二段命背誦解講通者方許承襲庶于誠服心之士猶有敦詩書説禮樂之風然辟舉不真風俗不醇雖欲復古孝治猶未也故次七要曰辟舉真孝以勵士俗臣聞漢辟舉孝廉猶為近古我祖宗朝尤加意行之太祖高皇帝曰為國得寶不如得賢又曰但嚴舉錯之法則冒濫自革宣宗章皇帝曰務選經明行修之人不得濫舉皇上既命復辟舉矣然必深明辟舉之首重乎孝使天下知上意之所重然後可以洗俗而於變耳合無勑命撫按遵奉新頒聖諭每年終類奏各舉通習孝經孝友廉讓者無論紳衿隱逸多不過三人有奔營監舉者連坐其提學考較遴拔出送聽酌舉真孝徑自獎勸優賞如黄香扇枕温席而舉按榮王王元規著孝經義而詔舉高第皆其遺事也終八要曰諭俗講解以正民風臣聞化民成俗

以孝為先太祖高皇帝曰風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成祖文皇帝曰近俗簡於事親此蓋教化不明之過合無勑令天下府州縣官於講鄉約時先宣聖祖六諭間亦講說孝經務令通俗易曉以化鄉愚凡塾師教習處皆須孝經一部命誦習講解其士民扑笞小過果能背誦講解明白亦准寬宥如司馬光講庶人章以誨父老真德秀作庶人章解以化泉民又如王漸誦孝經義而鄉里衡謝韋景駿以孝經化貴鄉而母子感悟皆其成效也總之表章八要以朝廷為萬國之倡俾天下皆講明正學實敦孝道如此而期月之間紀綱粗布行之三年有不成教化變風俗弭兵革再久之而有不復祖宗淳熙之化舞干兩階幾致刑措真才輩出輔德翼治者乎帝德巍煥不識不知而順則王道蕩平無偏無黨而式度斯文未喪至孝通神惟在我皇上獨斷而實行之焉 鄭

世子朱載堉讓國正倫疏

臣始祖鄭王瞻埈生四子嫡第一子是為簡王祁鍈其餘三支今皆故絶簡王生十二子嫡第一子是為僖王見滋餘皆庶出今惟第三支第四支第九支第十支見有子孫餘皆故絶僖王止生二子嫡第一子是為康王祐枔其第二子祐橞未婚早卒康王無子亦無親支弟姪正德二年康王薨逝正支已絶推舉旁支入繼以倫序考之則簡王第二子未名殤歿惟第三子盟津王見濍見在最長應該承襲鄭王緣伊先年與其庶母張夫人不和時常言語見犯夫人懷恨恃寵撥王誣奏不孝罵父等情革去王爵讀書習禮後又誣奏魘魅人命等情降為庶人送發高牆未久朝廷察知其冤特旨取回舊府居住當時案卷今雖磨滅然有成化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勅旨一道及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璽書一道足證其事蓋勅

旨乃憲宗皇帝責成簡王偏聽之失璽書乃孝宗皇帝勸諭簡王相和為美宸翰具在可覆視也簡王及蒙天語講和追悔前非遂相和睦自簡王至康王凡上八疏乞復盟津原爵該部查無事例未蒙俞允至是康王故絶因盟津未蒙復爵有礙承襲推將伊庶弟四子已故東垣端惠王見濆之子祐櫸進封鄭王是為臣祖懿王時正德四年五月十五日也本年九月初三日盟津病故遺有一子尚幼正德十六年懿王薨逝嘉靖六年臣父恭王厚烷襲封嘉靖九年初建南北郊天祀禮成詔許宗室有虧枉者奏辯定奪盟津遺孤祐橏應詔陳情為父伸冤比照律例一款若祖父母父母聽信後妻愛子蠱惑謀襲官職爭奪財産等項捏告打罵者不拘所犯數次亦與辯理欽此欽遵凡上三疏情詞懇切世宗皇帝憐之嘉靖十年八月内准復伊父原爵贈以恭懿美謚須賜冊印祭葬如禮

嘉靖三十三年祐橏病故其子厚焊亦遺孤載垕等今皆為布衣隱居耕讀人頗稱賢以倫序言實為宗冑玉牒可稽豈敢誣也夫盟津之冤益有來由非一日矣然今懷慶之人謂當時部議云但恐見淴既準追封之後祐橏必復乞恩承襲事涉宗室關係匪輕為此議者蓋以臣父既已襲封理難輕議必待臣父身終或更有議處耳此語相傳六十年矣據理而觀稽倫序正封爵宜在此時臣今若不自陳以申公論則使一郡之人率疑由臣父祖擅奪伊家鄭王爵位致伊子孫不得其所蒙此不義之名累及父祖臣實恥之若撻諸市則臣之冤有甚於彼者矣是以懇上三疏堅辭府事而議者猶疑臣有患失之心故投臣以不拔之業益使臣之心事難白徒抱慙愧而不能自已也臣有末議願為皇上陳之乞聖裁折衷焉昔晉人納捷菑於邾以獲且長故弗克納而春秋善之者善其弗

竟紛也衛蒯聵得罪於父輒尊祖以拒之而仲尼必也正名蓋不以其得罪而遂罪之也宜臼申生伯奇孝已之流初未嘗非得罪而果竟非其罪也以今日之事言之則盟津恭懿王獲且也東垣端惠王捷菑也彼雖得罪非其罪也此雖賢非所宜立也夫何故立嗣以嫡不以長長立庶以長不以賢東垣既非嫡盟津實為長嫡庶之分長幼之序人紀天倫古今之所重也春秋大義正名為先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故左傳曰辭順而弗從不祥此之謂也昔魯侯之子長曰括少曰戲周宣王立戲為魯侯嗣厥後括之子伯御殺戲而自立說者以為宣王之過殊不知戲所自取禍耳詩不云乎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此古今之龜鑑也以及臣祖懿王進封之時盟津見在尚為庶人臣父熙王襲封之日彼雖已故猶未復爵是以臣祖及父皆在例前於理無礙

今既復其原爵時以吴王倫序最長後裔又賢臣之襲封乃在制後是為有礙臣與父祖所處之時不同事涉嫌疑理當迴避正在此時耳傳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姑以臣等言之襲封一節自反而不縮者也辭爵一節自反而縮者也截黑單猶所謂褐寬博也臣等祖至臣四五世已成之業猶所謂千萬人也臣父生受先朝殊恩歿蒙皇上卹與亦宗藩中一臣聲耳奈何使臣父子首犯皇上親頒要例得罪天下後世萬一諸宗或有庶奪嫡少陵長指臣父子以為口實以負皇上之恩而貽臣父子蓋臣奮為此懼耳夫名教中自有樂處何必鄭王爵位視為己物是理趣分以圖快意而後為榮哉況臣近日兩病於甚疾喉帶血日夜不止飲食減少氣血虛羸風雨肩晝撒有皮膚包骨髓耳臣今死在旦夕一身尚且難保豈堪當理府事是以四乞

天恩容臣離爵調理病體臣得優游林下頤養天和心廣體胖俯仰無怍生順沒寧而無遺憾豈非幸乎然則閻越大倫汩陳人紀指爭奪之誚壞禮讓之風玷辱親藩延累父祖祗有損而無益恒抱幽憂之病戚戚而無以爲樂靜言思之亦可羞也寧從臧札遺蹤竄匿山穴枯槁自斃終期不負此心而已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不亦善乎伏惟聖明詳察臣下情無任激切瞻望之至

又疏

奏爲遵要例正倫序進獻玉牒圖畧乞天恩垂憐衰病俯賜退閒調理以延殘喘事查得欽頒宗藩要例内庶子襲封一款親郡王娶有内助妾媵不論入府先後已未加封所生之子皆爲庶子如嫡子有故庶子襲封父爵定以庶長承襲若有越次爭襲朦朧奏擾者將本宗參究罰治輔導官并同謀撥置之人行巡按御史提問治罪先該臣奏爲臣祖當支入繼相傳至臣例前例後不同有無

建威亦異乞勑行查以申公論及臣患病年久不堪管理府事等因奏奉欽依着該撫按官上緊查明具奏欽此欽遵查看得臣所奏俱各是實别無情弊仍議臣管理府事臣男代行禮儀臣聞此議心殊未安益疑大不可者三事故不得已敢陳顛末伏請聖裁臣惟宗藩要例者皇上欽定之法令也臣等之所奉行者也皇上發號施令先棄此例何以責成天下之宗藩臣等奉行先違此例何以鈐束一府之宗室臣愚以為大不可者一也臣曾祖盟津恭懿王果真有罪則孝廟何以特賜璽書辨明其冤世廟何以特頒謚冊褒揚其美如果無罪則其子孫自當襲其祖爵以正倫序勿使懷慶一郡之人咸毀盟津之所以不得襲封出於臣之祖父陰謀而詐誣之也死者含不白之冤生者蒙不義之譏始請議而紊大倫此其大不可者二也朝廷篤念親親靡不周至未嘗不欲其壽且康也

臣患心瘵久疾動輒吐血不省人事旬月之久疾勢還魅魅已還發益遇閒居靜養則疾勢稍輕若思慮勞心憂愁驚恐七情所迫則轉加沈重反覆相尋非一年也一聞委以藩務驚懼成疾比前尤甚議者徒知愛臣投以府事不慮致臣殞失身命恐非仰體皇上恤臣之德意此其大不可者三也臣為此三不可不容自已三乞天恩始蒙俞允該部移咨前來明開推賢代理祇將應代之人取其宗儀保結以憑覆奏該長史司遵奉移文會集諸王宗儀公同推舉廬江王原光齒德攜先賢能素著堪以管理府事及查臣疾委實年久臣男翊錫委實庸懦俱各不堪管理府事隨取郡王各宗儀等不扶印結與臣所奏相同轉達間議者不查臣疾反覆偶見暫時稍愈即謂卧護無妨意見齟齬遷延不決臣益增懼前疾復作吐血而不止危在旦夕若不具奏誠恐仍以府事累臣難保軀命乃

敢四乞天恩伏望皇上準臣所奏俯賜特旨命舉賢宗管理府事庶為便益看得臣族弟載璽委係盟津恭懿王嫡曾孫稽諸譜牒倫序最長究屈有年已鑒知於列聖顛連無告久惻惜於輿情朝廷發政施仁所當先及者也又看得臣族叔廬江王厚光立身忠信居家孝友賢能素著宗民咸服倫序雖後齒德獨先朝廷尚德親賢所當簡用者也從公推舉惟此二人一以堪繼親藩一以堪管府事但臣下情未敢擅便請自上裁定奪伏望皇上勅下該部從公查覈如果臣言不謬乞先將厚光賜勅一道代理府事以俟議定仍令載璽襲封鄭王庶公論有歸藩務有統使臣得以遂調攝之私延旦夕之命遵朝廷之例白祖父之冤明彜倫之序守禮讓之節如此則不惟臣荷再造之恩雖臣祖父地下有知亦永戴聖德矣臣舉家存歿不勝感激瞻仰之至

議正倫齒疏

臣聞

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論語曰入則孝出則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王制曰凡入學以齒然則古者教人之義無不皆以孝弟為本倫齒為先近代議學惟重文章不明倫齒非古人設教之本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則倫齒者治平之本也而其在宗室之子弟則尤為切要而不容一日緩者蓋其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方離提抱而趨承奔走者已滿前矣其所狎聞習見者無非以尊臨卑頤指氣使之態而一毫之挫抑未經焉若不教以倫叙之分長幼之節使之優游涵養於禮教之中以漸培其謙卑遜順之心而消奪其傲慢驕矜之氣則以之事上而難乎其為上以之臨下而難乎其為下所以德器不宏才猷不進宗人雖多舉皆不堪任用者其弊正坐是也合無今後無論世子

郡王將軍中尉已未受封有無爵職凡入學者但視其名以別其齒係本旁者必在大旁之上係大旁者必在主旁之上如是推及無名之宗使知長幼之序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徐行後長者謂之弟弟則重之以賞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不弟則示之以罰一坐一立各有定位或行或止各有常儀如是則下不僭上少不陵長恭敬揖遜之風行而展親睦族之效臻矣又何難於昭明時雍之化也哉愚雖不肖其於倫齒之說得於父師之所講明者素矣故於五疏所陳不曰重民命則曰重天倫反覆數千言不一而足者為是計也或者不察以臣為超祖父之讓忘父兄之讐則究之又究矣夫庶子襲封不許越次此要例之文也設使臣祖父襲封之時在要例既頒之後則所見亦如臣設使臣今襲封之時在要例未頒之前則所見亦如臣祖父即孟子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亦即魯

男子善學柳下惠之意也在臣祖父則可在臣則不可臣將以臣之不可學祖父之可豈取以己之能讓形祖父之不能讓哉長幼天倫至理在是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是以叔齊雖父命有所不受魯戲雖受君命亦有從惠也臣竊不為利害計寧不為綱常計乎蓋綱常倫理本於天命國不得以人之忌諱變易之也昔在成周蔡叔流言欲害周公賴天王聖明先抑而後伸周公既沒伯禽蔡仲未聞相譽蔡桓許議魯史褒之夫魯蔡世譽而仲尼不削何也及至周衰紀侯譖齊齊侯滅紀殆有九世復讐之說當此之時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紀綱廢弛私欲横行故得恃其强力以復恩讐豈識世所宜有哉臣益不敢以人欲廢天倫不敢以私讐害公義故於盟津事既昭雪之後不得不遵要例以建白於君父之前也謹者逃按御史案臨懷慶與府縣官會議有云世子累疏辭爵誠懇可信在

我不為李在後不為身不然反使無光臣聞之曰此真知臣之心者也但舊患擁已去而新患擁來衰來會叢代奏耳臣今年五十八交新年五十九將六十之人也痼疾纏綿日甚一日寧可以待之乎伏願皇上憐臣衷病之人取臣童齒之心將臣五疏陳乞斷賜俞允俾臣與臣子朝夕皆得以久嬰疾病偏痺未安之故畢辭封爵以就閑散切澄釐斷之議則不惟臣躬誠而天下享厚生之澤抑且倫盡明而率土治王德之化矣夫如是則臣志始遂而臣死無憾也下情不敢擅便伏乞聖裁

楊東明饑民圖說疏

題為中土民窮已甚時事萬分可虞乞大溥皇仁以奠民生以指邪未事甚自中州被災以來諸當事臣所假患於皇上者不啻深矣臣亦何容置喙哉顧臣河南人也雖家素久聞見最真試默默無言實戲職在念欲勉強言之則恐涉瀆而筆不能下恐皇上

覽之當亦潸焉出涕也近廷臣自南來者所傳光景益惡而其禍將不獨在民已也臣為蒼赤抱痛復為宗社懷憂謹披瀝為皇上言之粵惟去年五月二麥已見垂成忽經大雨數旬平地水深三尺麥禾既已朽爛秋苗亦復殘傷且河決隄潰衝舍漂廬沃野變為江湖陸地通行舟楫水天無際而榭舍愁民乃既無充腹之資又鮮安身之地於是扶老攜幼東走西奔饑餓不前流離萬狀夫妻不能相顧割愛離分母子不能兩全襁褓抛棄老羸方行而輒仆頃刻身亡弱嬰在抱而忍遺伶仃待斃跋涉千里苦欲舍之難容匍匐歸來嘆故園之無倚投河者葬身魚腹自縊者棄命園林凡此皆臣居鄉時聞且見者也迨至今日更不忍言斷草根以聊生剝樹皮以充腹枯容黑面人人俱是鬼形恨地怨天苟苟求歸泉路向有獨賣兒女今則割兒女之尸體昔也但棄親身今則食之親之骨

月遣路警急行派戒嚴村落蕭條烟火斷絶罪丈歲月乃相約以捐生無耐饑寒遂結聚而為盜晝則揭竿城市横搶貨財夜則舉火郊原强掠子女據此洶洶靡寧之勢已有岌岌起變之形此臣今日所聞甚於昔日所見過此又不知何如也臣聞君為民之父母民為君之赤子今赤子既已無聊矣而君父何忍坐視哉且民者君所恃以富貴者也欲保富貴不可使民饑而死使民饑而死欲保富貴得乎哉故保民所以保社稷棄民所以棄國家今日保民之政非大破拘攣之見宏敷曠蕩之恩必無以拯阽危之民而消隠伏之禍也夫國家東征西討帑藏幾空大司農方且勞心焦思勤拮据而廉指而臣乃疾首蹙額呼庚癸而告急臣豈不知國計之難哉第念忠臣謀國固當慮其所難而智士審時尤當救其所重今蠲租之令不下則有司之催科猶嚴内帑之金不撥則下民之仰望

頓失催科嚴則有刑罰以驅之瓶仰望失則無恩德以結其心以無所可憚之德迫於有所可畏之刑即慈母不能保其子而國家能以有其民乎當此之時不肯捐以養民者不能不發以養兵養民之費十一而禍泯於無形養兵之費十九而變伏於叵測且河南山東之地無為之教盛行倘姦雄攘臂一呼則四方望風響應欲蠲以輯之而民不從欲賑以憐之而民不聽收拾無策與悔何及故論君民一體之情則不忍不蠲不忍不賑論利害相關之勢則不可不捐不可不賑今議者之難於捐賑也欲緩以備散而臣之必欲捐賑也則以散為聚聚以備散未必得聚之實散以為聚陰收不散之功謂宜急下明詔丕示蠲恤毋令閭閻枵腹之民胥為囹圄含冤之鬼蓋古者豐穰相仍猶然用一綫二令也生民相食何忍剝髓敲骨且暫停之終屬難完又豈若顯除之使民一快哉至於發

賑一節向來未見允行雖留該省見在之金無以
明朝廷時頒之恵昔曾發二十萬於陜西又曾發
四十萬於江南皇仁業厚於往年恩賚可薄於今
日臣昧死請於户工二部各發十萬餘金益户部
本錢糧之府而苦於連歳之用兵工曹非賑貸之
官而宜念生民之孔急況目前無所營建積蓄方
在贏餘爲宜那借一時不妨後日還補臣又思此
二十萬金驟則爲重大之恵散則惟涓滴之仁欲
固嗷嗷民心還須洋洋德意宜下勅書一道極言
軫念之情更遣近臣一員授以宣達之寄然或委
用不當人徒騷擾地方臣博採輿論之公無酌才
品之當有光禄寺寺丞鍾化民者一任縣令兩任
按差到處皆能救荒至今人猶頌德如令奉命而
往必於荒政有裨尤須假以便宜方可展其才畧
蓋發帑金以救須臾之死遣使臣以聯攜貳之心
弭變恤民莫切於此嗟嗟臣秉筆屬草之時皆饑

民奄奄待斃之際早一日則多活數千萬之生遲一日則斃數千萬之命臣望皇上速留意焉臣識短才庸不能盡饑民之狀因繪而為圖附之以說用塵乙夜之覽庶知萬民之苦臣言有限臣慮無窮臣之臨毫一字一淚臣之伏闕萬懇萬哀伏乞勅下該部速議施行萬民生死之關邦家安危之本在此舉也臣不勝涕血籲鳴激切祈請之至

李戴疏通鹽法疏

題為疏通鹽法以足國課以靖地方事竊惟國家資鹽利以供邊餉時設各運司以統治之所以裕國也其食鹽戶口各照地方遠近劑量分屬亦所以便民也遵行既久無容別議矣通緣黃河以南鹽價騰湧私販甚衆前歲礦盜角利嘯聚千餘騷動地方幾成大變一時撫按具奏幸蒙嚴旨切責勒限捕緝然後首惡就擒餘黨解散臣於彼時猶竊疑之臣世居河南自有知以來未聞鹽徒如此甚衆也比奉使

入晉過太行入河南之境詢於道路訊之父老僉曰鹽徒之衆由官鹽之不行耳然官鹽之所以不行者有三河東鹽花之生大減往昔取數不盈一也山路崎嶇轉運不便二也商人因脚價之重不插和不足以償本沙土參半味苦不佳三也民不可一日無鹽而官鹽既少又不堪食故販私鹽者日益盛有司奉法又不容不多方捕之則鹽徒不衆勢易以行是以少者數十人多者數百人各持利器往來自如官兵趨而避之莫敢誰何原其初心不過求自衛耳但此輩多無藉之人而强悍之徒也黨類既多肆行無忌或禦人於白晝而攫其行李者有之或寄宿於暮夜而刦其財物者有之民雖被害猶多不敢鳴之於官畏其復來加害愈慘縱鳴於官亦不過案候而已抑將奈之何哉今日河南之人非無鹽之患實鹽徒之為患也欲驅鹽徒使不為害又非可以法制禁令為也亦惟於

鹽法而少變通之耳夫鹽徒之所販者豈盡本土私煎之鹽哉蓋河北彰德衛輝長蘆行鹽之地也河南汝寧陳州兩淮行鹽之地也鹽徒興販在北者取之長蘆在南者易之兩淮是河南五府名屬河東其實所食者長蘆兩淮之鹽矣民食朝廷官鹽乃令斂手於鹽徒之私販不亦深可惜哉為今之計莫如量為通變近北者分屬長蘆近南者分屬兩淮之西者仍屬河東庶鹽行既便其價自減徵私販若不禁而自息矣議者曰河東一運司也行鹽地方頓減若干其誰與我殊不知運司所職掌者鹽[illegible]之課也地方減則國課亦減而惟辦吏易矣況舊典所載開封一府原隸山東者也後乃改入河東當時可改今獨不可改乎汝寧一府舊隸河東者也今乃改入兩淮汝寧可改別府獨不可改乎哉又曰長蘆兩淮各有常課驟增若干其誰與我是不然河東之鹽生於池者也長蘆兩淮

之鹽生於海者也池之所生有限而海之所生無窮長蘆臣猶未親見若兩淮則臣作縣時所熟睹者也鹽包堆積如茨如梁必五年而後掣商人往往告困若於淮北每歲四單之數加掣一單抑或於每單之中加增若干引民與商人實兩利之也言兩淮則長蘆可例知矣以此有餘補彼不足於國課既無所損而鹽徒以息地方以寧於黎民尚亦有利凡此不過一轉移之間耳亦何憚而不為即此事凡行部地方者皆知之第以事有專責言職該思獨不思以各官視之公人之事也以國家視之一家之事也冥益國家之親課而真安國家之人民有何不可而可以戚心拘之哉臣河南延津人也廷[illegible][illegible]導民晉煎鹽以供賦稅昔進撫于謏題准道行故相延至今未曾有官鹽發縣臣乃備殖言之無非鹽徒之害恐起他變一念杞人之憂不容自已皆非為桑梓私也伏乞勅下戶部

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轉行河南撫按會同各巡鹽御史虛心酌議因其遠近從便分屬即量減河東之引分派兩處則中原之地永無意外之虞其有裨於國家非淺鮮矣

王國寧撫荒疏

奏為劇郡災荒疊厄兵衝倏絕難支泣籲蠲賦移民更造重地事汲縣接壤京畿咽喉十省素稱重地驛路衝疲單需皆餉即當沃歲供役苦繁今則四載旱蝗合境癘疫户口逃亡俱盡土地曠廢無耕寧等奄奄忍死之餘血枯氣咽匍匐千里一字一淚叩闕陳之汲民宿孽干天降罰慘酷自從天啟年來迄今未有豐歲民力日耗弛強捍支迨戊寅己卯之間飛蝗為害彌山蔽野吞噬無遺二麥不登三秋失望然未至慘絕也庚辰入夏不雨交秋復蝗村落丘墟城市聲竭粟米一石價至十六千文漕糧勞豆一粒莫辦掘草根剝樹皮矣典衣裝拆屋舍矣賣妻子啖屍骸矣甚之父

子相食矣夫妻相食兄弟宗親相食矣又甚之兵盜相食晝夜掠人充食矣傷毀天性滅絶人理盜賊羣行於郊外僵屍坐斃於街前官族鉅家傾囊涸髓無濟枵腹之急而郡城虛無人矣延至今春百存一二有有地無人者有有人無牛具者兩澤稍沾剝肉播種而古今未有春生之蝗蝻遍野滿出平地厚積尺餘麥禾掃地立盡旱災瘟疫疊復交侵目今夏秋已交全無滴雨今歲不能播種何時敢望收成顧後瞻前萬難存活縱微上恩賑恤豈能家給而人哺之即從此而五風十雨耕穫及時而牛種安資丁壯安在有何續命之術以待來年乎啟圖空具隴畝盡荒豬面象眼之人形山積究號之苦狀呼天無路祈死不能況闖獻未平兵馬頻過斗糧束草動費數千即時時挍括孑遺日日更換守令飽呼於不毛之地敲扑盡絶粒之人終不能無米為炊白骨再肉也幸一時有司多方

綏輯屢行蠲貸僅免脫巾而時勢多艱實難復繼乞垂矜憫危形遣官察勘特敕大兵往來經取別路另發軍需將汲縣一切新舊糧差通與蠲免仍於別省生聚地方量遷民丁徧給墾荒耕種庶有人斯可有土臣等餘魂幸存頂祝高深世世矣

范良彥條陳河工疏

題為微臣計日陛辭直陳切膚要害伏乞嚴敕河臣祛積累以蘇民困事臣竊覩皇上數月以來種種新政有利必興有害必去且因月食儆惕諭令廷臣條陳時事尚恐有未盡興之利未盡去之害仰見我皇上加意民生國計至詳且切顧事有似緩而實急似小而實大者無如臣鄉黃河徹骨之害積有歲年當此希遘之時若不控陳於聖明之前萬姓瘡痍何有極已亦豈臣之所以報皇上者哉臣中州人家於黃河曲裏目擊最真受害亦最若請得而痛言之河流自潼關入汴延袤千里悉經臣鄉而

開封以西率多山地水行地中未甚為患至銅瓦廟而東盡皆平野沮洳下濕潰決不時故羅家口
蘇家林王家壩諸處歲築塞無虛日而其所需一應埽料若柳梢樁草蘖麻等項舊例招商運買不
知當日作何估計定立官價太少以故商人不肯應承因而遺累里甲包賠與河患相為終始郡縣
有司念切民隱非不極意調停然既不能破一成之例又不能作無米之炊仍於襲敝不得已而仍
派之閭閻處處皆然亦勢之不得不爾也他不具論以臣虞城一邑言之如柳梢每束重六十斤平
價可值銀六七分而官價限以三分是正數未足其半穀草每束重二十斤平價可值銀三分而官
價限以二分是十已短少其三其餘樁木蘖麻大率類是一邑如此他處可知無之行水之地樹木
凋殘不得不市之數百里外而脚力有費雇船有費搬運有費交卸上納又有費此等極煩苦之差

商人東西南北之人能強之應役乎合計歲發官銀一萬兩百姓可包賠五千餘金而倍蓰而十倍愈多愈苦而薊餉等額外之輸不與焉中州腹心之地困苦至此臣前入都時生民嗷嗷遮道冀臣轉控上司而未得當臣思此等景象不講求長久之法兩河赤子何有見天之日因思河南各府原有額定河道歲修錢糧有司徵解不時拖欠數多前歲管河道副使周鏘曾有查催面與臣言已得四萬之數不知各屬今可解完否夫此項錢糧即使在民自當徵補解若無拖欠係別項解支亦當速抵原數聽河臣湊手給發應千則千應萬則萬如臣所言柳梢等項招商辦買一一準之民間公平價值或使少占利息商人自是樂就臣又訪沿河一帶上而尉家窪下而徐州等處亦有河工彼處柳梢官價即有四五分及六七分一束者臣之請增其價通商便民似非臆說況河路額設錢糧

原宜用之河上取現在已輸之銀免眼前剜肉之苦濱河小民不其有瘳乎夫臣非敢以煩聒之論樹德桑梓水性就下東西其會歸也萬一臣邑羅家口之新堤一潰淮泗之間一帶汪洋陵寢重地不免受其浸濡且河勢既南誰能挽之使北又恐徐州入運水勢乾涸而漕儲亦多梗塞臣猶記萬歷二十九年後水決蒙牆寺大河南徙當日為保陵濟運議濬議築河臣曾如春曹時聘相繼受事疏請數百萬金兼七省之物力動二三十萬之徭役越歲工成民生凋敝兩河元氣實耗於此至今未復可為殷鑒方今東西交訌白蓮餘孽在在見告尚有河工興作即聚數千人於河干保無他虞乎此其憂又不獨在河也今總河張九德履任方新饒能辦此乞勅該部移咨管河部院及河道諸臣乘此水未盛發急為料理其一切埽料人工毋得陽存招商之名而仍蹈僉派之實在上勿希心

[illegible]除而令下得餘手於乾淺自崇禎元年為始[illegible]石碑永不許提害貧民此誠新政第一盛事[illegible]決中州為臣故鄉而廷及淮泗又在臣撥属[illegible]漕等江淮之役一出春明叩閽漸遠敢請以一[illegible]聽躙之身為兩地生民請命伏祈[illegible]救拯施行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江禹緒請

題杞縣災荒疏

臣子處巖邊鄉音中斷已經年矣昨接家信云臣邑杞縣寇荒交甚[illegible]萬錢全無[illegible]者臣母及臣子在家日啖糠粃[illegible]日不再食[illegible]僕婦女餓死者十餘口至城邑[illegible]人烟稀少[illegible]骨山積所不俱死者一二縉紳[illegible]稀有餘之家奄奄待斃耳萬死一生之人圖[illegible]為望上辦新餉舊餉勦餉練餉及登陴衆冠[illegible]也嗟嗟賦輸於地今地盡荒矣餉徵於人今[illegible]盡矣向猶剝樹皮掘草根以延旦夕之命今[illegible]樹無皮千村皆赤處處皆然而臣邑尤甚地

方有司即勘[illegible]言雖科即臣不知臣鄉遺何劫數而[illegible]吁嘆人命之殘狗彘不如蹤今皇之治[illegible]災已息上宏開惻隱大沛仁恩勅下臣鄉撫[illegible]遠[illegible]黎援無隨心頃地不至盡化為丘墟臣鄉[illegible]方邊隅有厚幸矣

許永禧請蠲上蔡災荒疏

上蔡稱汝

蹂[illegible]心[illegible]八年以來[illegible]土賊迭為蹂躪而人畜論[illegible]為[illegible]矣[illegible]而玉石不分嗚呼罔聞[illegible]之地在在屠戮原衝斷[illegible]之[illegible]虐而地絕草菜也[illegible]水之[illegible]也蝗蝻之蔽天滿地[illegible]以草子樹皮度日[illegible]一甲僅存一二戶者有一戶不留一二人者過野青燐成阜白骨間有鵠面鳩形奄奄待斃者匍匐衢涕泣求食一步三跌十聲九歇仰郵使來難繪其菜色臣恭任

四月多方招徠計復業者僅五百餘家詎意本年七月十六日騎馬流賊三千餘自南而來盤踞鄢店等莊是夜五更向東北而去殺傷男女百十餘人而鳥散獸驚者復遠不知所至嗟嗟何代無兵戈何地無盜賊何歲無災沴未有死於寇死於饑復死於癘氣如蔡民異常之苦者也臣欲效汲黯之發粟賑貸奈倉庫如洗顧與力違近閱邸報明旨有河南等處兵荒州縣準俟秋成催徵以示寛恤大哉王言真如天好生之堯舜矣但上蔡負耒耦人力田無具極目荒原無秋可俟況俟之猶夫逋之與其逋而為不了之局毋寧蠲而沛無涯之澤也臣豈不知中外告急庚癸頻呼錢糧所需如焦釜待沃敢從地方起見而妄言蠲哉第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上蔡孑遺生存有幾若猶以徵比為事鞭扑日加不惟無益恐困而激盜引賊正供之獲無多兵餉之費更甚此臣所以哀懇皇上恩

蠲以恤其往以勸其來而維持此殘黎實以為國也臣已申兵荒詳開於院司道府恐諸臣題請未遑覼縷乃冒罪詳開以聞乞將新舊條鞭盡情豁免行見綸音一布懽聲四達可以消災害可以寒賊膽即有不虞民自奮勇捍敵所省軍糈視所免猶遠孰得哉

皇清賈漢復更正驛路疏

奏為中州衝繁已極驛路更正宜早謹繪圖進覽伏乞
勅部速議以蘇難支重困以免遲悞軍機事案照中州驛遞衝苦緣由臣先據陞任驛傳道僉事郭四維詳稱河南驛遞向日雖曰繁難官民猶可支撐自從黃河決後突溢水阻凡江浙等省一切差使舊由山東馳驛者近皆從道河南且通來湖廣等處捷報屢傳軍情孔急一差動用馬百匹或數百匹即至少亦不下數十匹是以河南既苦本省差多

又苦别省遺累官民之心力空竭目前之供應萬難本道再四籌維除酌增銀馬另詳呈請外竊河水已歸故道東路已成坦途往來差使仍前遶道河南者總由奉差原投以東道久未經由遂不憚遶遠因循豫省之熟路耳本道若不據實請更將見夫日逃亡馬日倒斃中州驛站傾廢在眉睫間矣且勿論驛站一倒興復為難萬一遲悞軍機干係非小等因呈詳到臣臣以事關驛路通塞軍機遲速隨詳批該道確察向來某某某省原由河南行差某某省原由山東行差東路較西路所近果有幾許南北差使分合各在某處某路直捷某路紆遠備細詳明開呈去後順治十五年七月初四日據驛傳道僉事程落詳據開歸等府察報到道看得兩河驛遞疲困至今日極矣倒斃之報殆無虛日酌補之請文牘如雲本道每接申文痛心攢眉真有卧不安而食不甘者分路行差始救懸急今

各府具詳繪圖前來如出一轍本道細加參酌大約山東驛路近而捷河南驛路遠而迂如自京城南來從涿州分路一由新城雄縣河間景州入山東境經高唐東平汶上兖州等處而入江南省之宿州以至江寧計程二千二百餘里為直徑即各省指日所行東路也自涿州分路一由保定真定順德彰德衛輝延津渡河而南經開歸永城而入江南之宿州以至江寧計程二千七百餘里為遠道此即各省近日所行西路也故諺語有弓弦弓背之喻謂山東路走弓弦直則近矣河南路走弓背紆則遠矣自河決以來奉差者陰受稽遲而不覺未暇論其遠近郵遞者困於支持而莫訴亦未暇論其勞逸因循日久兩承其弊困苦至今豈可不極而思返況今河口已塞水歸故道山東一路久稱坦途伏冀分晰奏
請嗣後凡遇差赴江南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公幹與夫

該省赴任齎奏解運及事竣回
京者即與勘合火牌內實填由山東路行如赴湖廣
廣西雲南貴州等省公幹及該省事竣回
京齎
奏解運等物勘合火牌實填由河南路行若此則
兩河赤子固共慶再生即據
節差使亦免棲遲長途矣在山東則還其所固有在河
南則去其所本無實屬兩便非係推諉蘇驛因而
濟軍機宜目前之益巳哉等因覆詳呈臣臣欲為
經久長便之計遂不厭詳慎諮訪之圖因再批布
政司照依發去圖式將東西兩路遠近實跡便否
確情核明另圖妥詳速報等因批司於七月十一
日據布政司左布政使管起鳳遵奉臣批覆察與
該道相同繪圖呈送前來該臣看得中州之苦驛
遞為甚驛遞之苦近日為尤甚何也在當年衝雖
通乎數省差原分有兩路衝途官民尚苦莫支後

因黄河衝決東道淹阻合天下差使率皆取道於
豫而豫之夫馬是以屢倒屢逃豫之官役遂致累
逃累斃如郭店等役驛丞張煜等其明驗也列今
湖南捷報頻傳差使如織
王師南下軍機刻不容緩驛路衝繁更有倍蓰昔日者
臣前在彰德供兵親見大路兩旁倒斃馬騾不可
勝數甚有驛馬不敷累及民馬所夫不足累及農
夫禁之勢有不能行之民不堪命臣若及今不言
將來馬必盡倒夫必盡逃遲軍機一悞言已無及
即將官役盡法嚴懲於事奚濟今欲蘇驛困而濟
軍機惟在更正驛路照舊行差之一著耳且山東
之路近而直河南之路紆而遠況黄河歸故道東
路依然坦途如湖廣雲貴等省路原經河南者勘
合火牌內註由河南如江南閩粵等省路原經山
東者勘合火牌內註由山東分行則衆擎易舉偏
苦則獨力難支總是

皇上之地方總是
皇上之赤子一照舊而疲驛有興起之色軍機無遲悞
之患矣臣亦知久息之有一旦而復使仍舊東路
當從諒所弗悅但臣惟知為地方計長便為軍機
計並捷誠迫於勢之萬不得已又何暇更為瞻顧
也臣謹將驛路繪圖會同鄖陽撫臣合詞具疏恭
進
御覽伏乞
勅下該部速議上
請行臣等遵奉施行

李及秀酌派河夫疏

題為河夫之撤派當更遠近之地方宜酌仰祈
聖鑒
勅部酌覆以均偏累以蘇民困事竊惟河南之大政首
在河工臣屢被黃河士民環為而泣僉云河夫重累
民受已久今更旦夕難支臣初任地方未得要領
不敢輕請

采聽因行文管河道開封府逐一察明詳覆到臣該臣看得黄河為患自古皆然從無一勞永逸之規而有因時制宜之法立法善則官不能行其私奉行公則民得以急其役若不審百姓之筋力不察地方之遠近不酌河工之有無止於摘例而行以勢相背宜其筋力日盡遠近皆苦而河工之患為甚酷也臣愚以今日之河工當更議者一當酌議[illegible]夫以地[illegible]五頃而今派夫止地二十二頃五十畝此一款所當更議者也蓋昔年割[illegible]地每年之[illegible]夫[illegible]計是以派夫如[illegible]二十二頃五十畝今[illegible]稱安瀾河工有限定可以河口潰決之日為例乎此一款所當更議者也夫堤岸雖有一定之地方而百姓亦有一定之筋力今河南摘課每年夫率五分若河夫一名每年計用銀五十兩如瀕河州縣或每夫止坐地四頃或止三頃甚有止地一頃有奇是河困

之費十倍於正項矣雖項偶同於正項民猶皆困
而反十倍焉民何以支況河患關乎通省原非一
縣之力所可禦若不通長較算惟本縣之民是責
如河道詳稱各府州縣皆地二十二項五十畝派
夫一名者安所用之乎臣聞近河百姓有棄其家
而逃者矣夫使小民無安土重遷之情此其心可
憫此其勢可虞也臣愚以為近河地方亟當酌議
每夫一名應坐地若干項至於通領則議所以協
濟之而後近河之工可以相繼此其所當酌議者
一也至於南陽一帶去河工數百里雖河益遠則
催覓益難據河道開報各州縣協濟夫數不敢增
減是與附近河工地方一同按畝計夫又豈為情
理之平乎臣愚以為遠河地方拼當酌議每夫一
名應坐地若干項須加倍於附近州縣非河有大
工不得輕派而後遠河之地可以相安此其所當
酌議者二也以上三款皆河工不平之數均當更

定以蘇民困臣非不知河道自有專轄臣言之似為越俎然通省利害之關臣目擊既真敢不據實入

告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敕部行河督河撫兩臣通長確議

奏請

睿鑒下部議

覆施行

沈荃遵

旨條陳疏

奏為遵

旨條陳仰祈

睿鑒採擇事竊以庸駑樗才叨荷

皇上殊恩拔置鼎甲侍從有年又蒙轉陞河南分巡大梁道因署臬篆例當入

覲後得瞻拜

天顏深懸下私謹遵

睿旨許朝覲各官條陳地方利弊此千古曠典敢不竭

其一得仰副
高深竊照中州一省如分驛路裁官役察隱漏清獄因
理河漕諸大務凡有利當興有弊當除業經撫
節次條奏
允遵在案無可再瀆謹據職耳目所及暨各府開報有
一二事宜見應酌議者恭列六款為我
皇上陳之一西南驛站之宜酌補也中州路當子午輪
蹄絡繹驛站之困倍於他省今幸江浙等處分遏東
路而大兵南動勢必由豫入楚目今傳旗報捷日
無停晷每用二三十騎或四五十騎前差未發後
差踵至額馬有限推覔不周自新鄉以南由荊州
路者必歷南陽府新野縣由德安路者必歷汝寧
府信陽州通計一千餘里供應疲苦以日為歲甚
至允村郭店等驛官死夫逃整頓不起軍務迅急
關係匪細請
敕部議即將該省驛站銀兩通盤打算撥餘補衝庶各

驛免倒斃之苦而軍機無遲滯之虞矣一河北養馬之宜輪值也大兵入楚喂養馬匹原酌道里之均向議河北彰磁歇馬過年蕩平滇黔換班征調每歲不下二三次或當春耕或值秋穫雖搬運糧草置辦槽鍘原有各府協濟而本郡百姓供億獨煩竊計河北尚有懷衛二府直隸則有廣順大三府皆附近大路水草平衍可以飼秣請

敕部議嗣後應於六府中輪流分駐彼此協供至襄城葉爾小縣距彰磁不過四五百里似難再議歇馬庶酌勞逸之均而無偏累之苦矣一常平積貯之宜核實也常平倉為救荒要策先經部科條

奏通飭畿省見在遵行但就豫省而言各州縣每歲贖鍰為數無多且春夏解銀秋冬積穀計二季所積多不過數十石少者二三十石蓄貯

太寡無裨實用年來頻稱有秋然汝寧之汝平新上開封之襄郾項商去秋水發亦遭淹沒

況南鄰江楚水災疊告米價一踴糴賑更難請
欽部議轉飭各州縣嗣後須廣積貯不得以些少塞責
每歲大縣積至五六百石小縣積至三四百石者
量行獎敘不及額者仍與紀過將見倉箱既盈而
饑荒有恃縱有水旱不必請蠲賑之文而獲三餘
之慶矣一省城修復之宜亟圖也開封為中州省
會自河決以來城垣淤塌大小街門分駐各邑文
移既苦往返屏輸未聳觀瞻至歷年鄉闈暫移輝
縣供應之費該縣久屬不支近者巡臨臣馬騰陞
有修復汴城之疏業奉
俞旨撫臣賈漢復現在相度殫慮經營但虞城闉綿亘
工費浩煩既無錢糧可以動支而民間物力久耗
於河工柳梢供兵諸項目前新報地畝徵輸更艱
用力用財不無重累請
欽部議轉行撫按或請於每歲贖鍰量準支銷或請於
工屬銀兩量行撥借或照滇餉事例鼓勵士民樂

輸多方設法督倡興工先移衙署而次葺城垣庶
經始有予來之歡不日壯維屏之勢矣一地畝等
則之宜分晰也中州土地原有上中下及金銀銅
錫鐵等名目分別起科向因地未盡闢疆井混淆
八府以内豈無不分等則一槩派糧或致貽民間
賠害者今查首漸有就緒小民自無遁情若不亟
乘清查之時一併分晰高下則熟田固難隱匿而
起科或致混淆終非
皇上軫念
國計民生至意仍請
勅部於彚報之後查照萬歷年間則例照地派糧永為
遵守庶則壤有一定之規而荒歲免包賠之苦矣
一營兵缺額之宜速補也中州駐防之兵通省額
存不過一萬二千計調楚調浙約去三千有餘見
在無幾今奉
旨缺額免補有汰無增凡駐防分汛送差護鞘每苦不

足況中州南接荆襄西通秦蜀地勢遼濶雖居腹
裏必稽多兵彈壓請
勅部議仍許募補足額以裕餉以實軍伍至各營兵
丁更宜嚴飭將領照行保甲連坐之法自汛守防
禦操點之外不許離伍為非每月具結彙報各道
鎮轉報撫按如有盜賊竊發干與營兵者聽撫按
不時參究此清盜源之一端而營汛不致虛單軍
政從此益肅矣以上各欵俱就地方事宜及各屬
條議所及敬承
清問用獻芻蕘倘有可採伏乞
皇上勅部確議覆請
明旨施行

許作梅謹陳河工利害疏 題為河工孔亟

河渠甚大謹陳目前之急務與善後之良圖事竊
以黄河上關漕運通塞下關豫東民命利害所係
甚重則大王廟決口不可不急修也但目前築塞
所難在柳數年來一築流通再築洪源中州百姓

僅存皮骨今一州縣派夫動以數百派柳動以數萬束不產柳之處固不能無中生有即種柳地方迫者採取已盡遠者陸運艱難恐十錢而不得一錢之用也臣聞曹單之間萬柳甚盛年來未動大工即小有修築所需無幾況地近新河船運可通或行本地買辦或令募夫採取省民力而濟河工莫此為便此臣與河道方大猷面議可行者也此目前之急務也黃河自古為患然未有歲修歲決屢修屢決如今日之甚者嘉靖時泗川陵寢東省漕封一有沖決河臣即行治罪遇來止救塞河之功不議河決之罪加以數年不修之堤岸防護無人河安所恃以不決哉臣愚以為河口塞後宜多設堤夫夏秋沿河築堤以防決冬春採辦物料以備用其工食即取給於原設河銀之內河官分定地方倘有疎忽致決責該某官總管地方依律議罪則人畏決河之非不復趨修河之功自然防備

加嚴廉發少免潰決亦可省歲修不貲矣此善後
之良策也以上二議皆愚人一得之見懇祈
勅部確議覆
請施行

預議漕法疏

題為黃水復闖大發漕法所當預議謹陳愚見以利國儲
事近有人自河上來言黃河大潰水勢狂奔去年
及長垣城南而止今瀰漫城北二十餘里矣河工
至今日誠急也臣以為黃河為漕運所關治河必
先議漕歷稽前代建都不同轉輸各異我
朝定鼎於燕仍明之舊即當因明之制而補救之明初
運糧有二道海運自直沽達京河運由江達淮由
淮達黃陸運至衛舟運至京迨會通河成而海陸
之運俱罷歃終明之世漕運以黃河為通塞
國朝因之河決流通而修河決漲源而修決大王廟而又
議修非為河也為漕也今年因決口未築清口水
淺一挑再挑小民疲於力役乃河工未動河水又
漲矣使河伯効靈河工告竣明年漕法可無煩更

議萬一河水洶湧工難遽完今歲前車可鑒臣狂
瞽愚忠謹披瀝為哉

皇上陳之漕船在淮揚之間從無淺阻惟黃河北徙所
慮者淮河口及宿遷等處糧艘不能飛渡耳勢必
淮河北會泗沂東入於海則淮泗和未嘗不相通
也明矣宋神宗問河決澶州遂合泗沂而與淮會
則宿遷一帶非黃河之故道為泗沂之故道也又
明矣淮水雖弱為四瀆之一復得洪澤阜陵泥墩
萬家諸湖以益之昔則隨河入海者今使由防接
泗未必甚弱何可不議也且蛤蟆周伸黃墩等
湖合落馬泊河之水由董家溝入河再引永堌姬
村二湖以及睢水由白洋河口接濟之則黃河四
分之水其流未必中斷又何可不併議也至張秋
迤南黃衛運道設法疏瀹以利漕舟均不可緩臣
考之載籍詢諸輿論如此此第未嘗親履其地里之
高下水勢之強弱以及濱漕有用之陂塘不能盡

悉懇祈
特遣博洽典故曉暢河勢官員躬詣踏勘與河漕二臣
共相參酌或別有運道可以通漕務使一勞永逸
有利無害詳議妥確覆請
聖裁定奪漕法既定然後可得而議河也其以利
國儲而便民生非淺鮮矣嘗見如此仰候
勅下內院九卿科道會議施行

謹陳河患疏

題為決口報塞謹陳末議以絕河患以恤民生事臣才庸識暗蒙
皇上遣同滿漢諸臣踏勘河漕河工情形已與同差諸臣遵
旨洛部會議具奏矣幸而河伯効靈河口報塞臣目覩
長河形勢與濱河之民被災疾苦謹將善後恤民
事宜條列四款為
皇上陳之一項衛宜保護也黃河自滎陽而東水性湍
捍南衛則決而南北衛則決而北今決口雖塞臣

周流河干見上流下流有頂衝數處最險者無如漳口寺若此堤一斷則河必經延津遥北東由滑縣抵臨清下天津入海其害何可勝言如此急工恐陽武一縣民力不克底績臣請

勅下河臣多撥夫料併力加工勿待桃花水漲又成不可收拾之勢上流下流頂衝俱用心保護倘有疎虞河官重治則河患可息矣一隄防宜增築也河水狂奔以堤為障臣見大王廟決口之下舊有小長堤一道低薄不足為恃故大王廟之決即套洑源寨東壩也臣請

勅下河臣另建遥堤併將小長堤增高加厚即伏秋水發內有龍門大壩以東其流外復有遥堤以殺其勢則水性不能橫溢矣一河夫宜復設也沿河州縣舊有額設河夫每年修工辦料防護河堤臣十年五月內具有河工孔急河累甚大等事一疏內有設夫一議該河臣題覆姑俟年豐河銀徵足再

議河臣祇恐河銀缺額工食無措非言設夫為無
用也臣請
勅下河臣查原額河夫照數增設即工銀不足河夫做
一分工程歲修少一分工程應聽河官於河庫內
通融支算則地方亦不苦累矣一河民宜蠲恤也
臣行視河干見陽武封丘祥符蘭陽等處近河居
民土地坍塌廬舍漂沒無居無食貧困已極若徵
輸不已災黎其何以堪閱撫臣亢得時題覆臣同
官杜漴黔黎災傷已極等事一疏部覆內有祥符
等處節年災傷未經報有成河之地等語夫黃河
自古為患遇有險衝堤外復築月堤歷年既久堤
內草皴沙洲便是民田至決口而下以達張秋一
帶龍門雖合河水經行處所尚沮洳難耕臣請
勅下該督撫按嚴查各州縣被淤土地請
旨拋荒蠲每年報墾行糧災民其少甦矣以上四欵臣
目擊情真故敢據愚見如其不謬伏祈

勅部議覆施行

議杜河患疏

題為任河官以杜河患事衛河沿河州縣節年水患頻仍人皆言衛水流毒不知衛水發源蘇門水性有常即伏秋水發下有所洩亦不足害惟沁水決入始成滔天之勢查沁水出棉竹山每年夏秋間合諸山之水迸流懷慶由武林入黃南岸高乃衝決時少北岍地形四下惟恃縷堤為障比年無專官料理故隄防未修且多盜決俾衛輝大名迤東一帶水患不休近雖奉

旨估計修築衹應故事去年十二月隨塞隨衝道臣等皆覩駐河干料理決口始塞幸值冬月水涸若當伏秋其水患又不知何如也衛河分司係新添衙門

勅書內雖開載沁河然自設官以來錢糧不與聞衛塞不得問衛河歲受沁河之害而衛河之官不得干預沁河之事何以責河官而消河患也臣謂衛水

分司駐劄輝縣離武陟百里宜令本官冬春駐輝縣料理運道夏秋駐武陟防修沁河其沁河各項錢糧與聽本官提取每年工程照黃河例估計奏銷工大則本年額徵不足酌本省河銀支用工小則本年額徵有餘留為次年之用其沿河堤岸增高加厚勿滋盜決之弊如此則責成專而水患可息民生可蘇矣仰祈

睿裁

勅部從長確議覆請

明旨以便遵奉施行

張縉彦條議修防河工疏奏為河工為

國之大政修防為民之命脈謹遵

上諭條奏利害祈鑒定經制以垂永久事臣自外藩蒙

恩內推肝膽塗地不足云報初入署時查本年二月十七日奉有凡興利除害許衙門滿漢大小官員商確具奏之

諭臣部職掌大事首在河工臣自河南來親見河勢泛之

溢徒夫顧歷百姓處處嗁號當事時時書日欲保河伯故實并里安堵雖明者不能見其終也利害甚大安敢緘然夫黃河有衝決之害非自今日始也自漢唐以來迄於元明以至今日歷歷可考也已決則用修未決則用防亦非今日始也自漢唐以來迄於元明以至今日歷歷可考也故河決之害大則修河之費鉅若河決之患平則防河之費輕大王廟之決也總河臣楊芳興屢奏陳請原有經費河南募夫一萬名此外則山東大名濟之故夫有定數每夫日給工食一錢故銀有定額計地出夫四十五頃募夫一名故地有定規此修河之額迄事之可稽者也幸仗

皇上洪庥衝口堵塞故道安然今日之河仍是未決之河則防今日之河當照未決之先求其原額不當照河決之日仍其營費矣考河道舊額守堤堡夫不過滎澤陽武祥符陳留蘭陽儀封封丘考城等

十縣招募夫不過八百餘名每夫工食不過三四兩不等但以為瞭望之用若有事修築則舊額河夫銀除報荒外尚解庫四萬餘兩即於此內動用募夫興工比防河之額古今相沿之已久者也今民勞之已甚徭役不息經制不定差提無時是以按臣有徵派當更之請省臣有發銀募夫之論若不從此而定畫一之制經久之圖則民命之孔亟不待陽侯之怒矣臣聞河道條議派夫臨河州縣每熟地十五頃派夫一名其餘遠河百里加地五頃共派夫一萬二千五百八十九名臣不勝驚訝夫築大王廟之決口河南不過募夫一萬名今無事派夫一萬二千五百八十餘名是增十分之二矣築大王之決口不過每地四十五頃募夫一名今無事之時而十五頃派夫一名是加兩倍之多矣里下每堆一夫月工六兩計一歲每夫費銀七十二兩一萬二千五百餘名之夫歲加銀九十萬

餘兩是加正賦之多半矣夫司農告匱
皇上宵旰軫憂舉朝會議曾不敢以加派二字輕出諸
口乃以數十萬之加埋伏於派夫之內臣不得其
說也況防河如防盜其來也忽焉其去也倏焉倘
如此議若行十月以後霜落水消萬餘人遁逃河
上畚鍤何施所費之夫將為下役包攬折乾之所
用乎抑盡動河銀錙銖歸何所也況通省地方遠近
不一即如盧氏固始等縣離河九百五十里若待
事急而調之一旦河勢泛溢近者不足用遠者不
能到躊躇四顧安能取辦傾頃蟻穴之潰噬何及
矣此又防河者之不得輕執者也計莫如防河即
照防河之額無事以堡夫為瞭望有事以河銀為
招募如河官難以坐募則撒行州縣發給見銀而
河官勤行巡察務保萬全若有叵測之勢非常之
舉就河勢所犯之處照工派夫一面調集一面題
明不必拘一定之數窵遠之地大工然後協之隣

省中工然後協之郡府小工則協之本府九年原
有題定規則無容更也河漕所關豈惜一方之筋
力以塞蛟龍之窟乎如此則有經有權有常有變
修有修之額防有防之額募有募之時派有派之
時而河防可恃無恐百姓亦可與更始矣河柳砍
伐尚議栽植令戶口論丁異日興工徵派何地是
樹人不如樹木也利害顯然事有兼濟我
皇上行成典章功垂可久矧河工大政而可無畫一之
制以立萬世之利耶總河臣新經
特簡撫按臣親見民隱必有駁議詳覆者臣謹循職掌
指實以
聞若愚言可採祈
勅部覆議
施行

李實秀條陳養馬所夫疏

題為衛途苦累難堪激切陳言仰乞
勅部酌議以甦民困事竊惟河南衛輝一府附郭汲縣
路當九省通衢在明季凋敝已極我

朝定鼎以來大兵經過差使往返絡繹不絕兼之水患頻仍河工未竣民不堪命久矣當今最為苦者有二一曰大兵養馬之苦也衛輝北有彰德東有大名西有懷慶相去不過二百餘里大兵每次南征養馬皆在衛輝動經月餘大名彰德僅十之一二懷慶則全不經臨也即如去歲徵調紛紜自閏六月至十月經畧標下及江西兩廣等處差官押解馬匹先後共經五次喂養合計三千五百餘匹駐劄多者一月少者亦不下二十餘日一切夫鍘草料等項俱派民間備辦竊思衛輝較三府最為衝疲錢糧戶口最為稀少養馬之數則較三府獨多苦累不均莫此為甚臣請

勑下該部酌議以後凡遇大兵養馬或與三府分駐或與三府輪流如在大名則當用直隸附近州縣協濟如在彰衛則當用河北府州縣協濟所用糧草俱應隨時估價至於轉送之費常數倍於正項伏

乞
勅部一併從長酌議作何銷算庶百姓得有息肩之日
矣一曰所夫賠累之害也衛源指設河平一所以
供差役往來之需其牛頭夫役原係陳留長葛原
武三縣歲額銀五千八百餘兩雇役代當與汲縣
毫無干涉因
鼎革之初三縣未歸版圖暫令汲縣料理不過一時權
宜之計詎意積久因循十年以來三縣止解銀八
百餘兩其餘夫役盡取之里下牛頭盡取之民間
汲民何辜而為此三縣填無窮之谿壑耶伏乞
勅下該部查陳留等縣原額河平所銀若干兩令其依
舊赴衛應役或因三縣除荒徵熟額銀不敷應
准撥某項錢糧抵作所中之用庶汲民不致獨累
而輪蹄往來得以有資矣以上二款緣臣係汲人
知之最真故敢為
國計民生請命如果臣言不謬疏乞

睿鑒施行

佟鳳彩條陳民困疏 題為豫省平定有年百姓苦累未蘇田地荒蕪尚多敬

陳致困之由兼抒補救末議仰祈

睿鑒破格通變以救治平之致臣謹分疏具

奏事一河夫之偏累宜通變也臣察修築黃河每歲用夫或至萬餘名或至七八千名自二三月起至十月終止俱按地畝起泒似乎公矣其實弊有不可盡言者如狡猾之徒以自己田土飛洒於人勢豪之家以他人地畝包攬於已甚至紳衿衙役借題優免兼有不肖有司礙於情面以致懦弱鄉愚愈累愈貧每月或三四兩不等方能雇夫一名及解到河上又為積年河棍夫頭百計欺壓投以至重之工苦不能受勢必至於逃逃而復向該州縣提補又得二三兩重雇是每夫一月已費至六七兩矣即以初雇每月三四兩而言一歲萬夫計之每年費至三四十萬矣在

廟堂之上止知河有歲修而不知歲修之夫如許即知有歲修之夫更不知費百姓如許之金錢為今之計莫若官雇一案察舊例河工夫役管河道每歲預估用人夫若干方行各州縣按地起派今若官雇每夫每月雇價二兩足矣每歲上工九箇月每夫止用雇價一十八兩即以萬夫計之止用一十八萬較百姓之自雇每歲三四十萬不啻天淵矣其每歲估夫若干該銀若干除歲徵河銀外不足者於河南八府一州地畝分別等則每畝派銀若干刊明由單內出納亦照地丁錢糧年終河臣奏銷倘有餘剩留為下年之用如是民知有定額不但狡猾之徒勢豪之家紳衿衙役不能影射倖免即河標夫頭管工官役輩亦無所施其巧矣此歲修之議若是倘遇意外大工則歲修之雇價實不足以敷其浩繁之費是又在臨時或動何項錢糧再行酌

題者也　一里甲田地多寡懸殊宜均平也竊照均平里甲久奉

命旨通行直省惟河南此時為荒多熟少遂爾因循如故耳有里甲之名其實多寡不一多者每里或五六百頃或三四百頃少者每里止一二百頃甚至或數十頃以致家家數頃者遇有差徭有司止知照里編差不知里大則田多戶殷衆擎易舉里小則田少人稀難以承役更有官儒戶名或不入甲或入甲而不當差甚至避重就輕詭寄飛灑大里愈將便宜小里愈增苦累名為一例當差實有不均之嘆為今之計莫若行各州縣詳察除已均平者不動外凡有不均平者不許拘泥各戶舊編亦不許里書分派止令州縣印官按見在熟糧地畝假如一州縣有地一千頃原分為十里者每里均分一百頃一里之中各分十甲一甲均分十頃遇有丟絕按里甲均當不許少有增減如是則衰強

無計躲避貧懦不致偏枯矣　一柳樹之協濟宜
通變也夫豫省沿河地方雖云産柳然除隄柳園
柳外餘俱係民間納糧地土栽種以供採辦且
生之者有限用之者無窮自康熙七年以來如搬
源宮灣牛市屯以及七里溝等處共計河南協濟
之柳已二百七十餘萬矣又加之以本省之黄河
歲修不下百餘萬即去歲開封府屬陽武縣之潭
口寺工險事迫無柳可用將民間之果木無論桃
李杏梨等樹盡行砍伐堵塞方保無虞是黄河之
害惟豫省為甚本省歲修尚不能支倘一有決口
之患本地無柳可需鄰省又不能挽流而上斷時
缺之不可堵之無術不有悞大事乎况柳必栽種
數年方能得用原非數月週歲可以易生者是修
防本省河工尚且不敷百姓四出採辦已屬苦累
年來協運外省更苦難堪臣有兼理河道之責不
得不預為詳陳御祈

睿鑒嗣後或江南都省無河患之地方派協江南之河工將河南有餘不盡之柳稍待生息以備本省之河患庶漕運民生兩有攸賴矣　一裝運協濟柳稍之船隻宜通變也竊照黃河水勢洶湧洪波直瀉原無商旅船隻往來不過各河口零寒之渡艘耳一遇協濟之柳運船不敷將朱仙鎮小河民艇從陸地挖溝引水將船拉至大河每隻裝柳不過二三百束每束腳價費銀一二錢不等然尚有船可雇有法可設猶可言也今朱仙鎮之客船見時雇無已俱各畏縮不前大河又無片帆往來百姓運柳至河干者止有望洋而歎官吏束手無策若不亟圖變通將來必至誤運即如見今協濟七里溝之柳九十餘萬束而堤柳園柳每束官給腳價銀一分五釐民柳連運腳每束給銀四分五釐容當時議定以本省之柳修本省之工每束尚給五分今遠運江南千里之外止給四分五釐小民無

衘飛運安得不賠累乎仰懇

睿慈勅下河臣動用捐輸錢糧於江南出船處所雇覓

到豫使民止備辦柳束輓運河干庶

百姓亦稍得蘇息大工不致遲悞矣

王日藻請豁

堡夫課程疏

題為開歸堡夫課程癥累已極仰懇

皇仁特賜矜豁事竊照豫省黃河自滎澤至虞城延袤六百里築隄防守自外堤重堤間有至三堤者額設堡夫僅九百餘名責令晝夜瞭望水汛墊平車道兩隙修補狼窩鼠穴與夫栽柳澆灌削割蒿草力役最苦所領工食徭編堡夫每名每年工食銀六兩內有除荒徵熟不及六兩者鄉堡夫每名每年工食銀三兩六錢內有不及三兩六錢者工食又最少乃又責令繳納課程一項每夫每年納柳梢一百束檾麻十斤茭三十套蘆二十條計其所納課程之費反過倍于工食之數煢煢堡夫何以

堪此然在昔時豫省河防俱用民夫每名里下帮貼至四五十金故猶可以究納自康熙十二年前撫臣佟鳳彩題請夫歸官雇則各堡夫僅僅需此在官工食銀兩矣且從前責辦課程因豫省沿河荒地尚多原令其望青採取隨地種麻因時索綯為茭為纜用其力不費其財今地畝俱已起科柳梢各有業主則勢不得不責令辦買矣以故堡夫竭蹶奔走搶地呼天止以措辦課程為重看守隄岸為輕究竟此皮盡骨立之堡夫豈能如數完納因之相率逃亡河務廢弛有夫之名無夫之實州縣務在責成又因之均派里下追呼敲撲弊端叢集是此堡夫課程一項有益於

國用者甚小而所損於河防者甚大伏乞

皇上敕下部議將堡夫課程槩行豁免其堡夫專令防守堤岸餘暇栽柳灌溉倘遇埽工再令協採堤圍官柳盡其力不至費其財庶河防重務不致廢弛

而堡夫亦得獲
生全之幸矣

田文鏡爲欽奉

上諭疏該臣看得豫省兑運漕糧原在衛輝府北門外
自明季移於直隸大名府小灘鎮康熙三十五
年前撫臣李輝祖訪知衛河爲行漕故道疏請改
復業蒙

俞允康熙三十五六兩年豫糧在衛交兑並無遲悞至
康熙三十七年運丁張文安等以衛輝路遠河淺
情由叩
閽部議將水次仍改小灘兑運後經前撫臣李國亮以
官民未便又請改復奉
旨允行在案迄今二十餘年今奉
旨確查定議具奏伏查衛河自屯子馬頭至老鸛嘴一
十八里係太行山發脉河底多石水深則身行無
礙水淺則阻滯難行此運弁旗丁所以樂受兑於
小灘而不顧於衛輝水次但小灘受兑在弁丁固

屬有益而豫省官民則有未便者葢河北之彰德衛輝懷慶三府及陽武原武封丘三縣起運漕糧并給軍行月等米共該一十萬四千餘石自康熙五十八年奉

旨改徵本色以來俱係民間納米交倉候兌今若運至小灘遠者不下七八百里近者亦至四五百里舟車盤運費既浩繁且嚴冬雨雪跋涉長途不惟遲悞堪虞且多折耗滲漏此不便於本色之米者一也若夫開歸等五府一州漕糧行月等項共該米一十五萬餘石係各屬折徵銀兩解赴該道採買若就近於小灘購買則一隅之地斷難取辦十五萬之糧如於别處買運跋涉更艱且隔省地方牙行囤戶故高價值勢所必至以每石六錢五分之銀買米恐尚不敷再加舟車運送費從何出此不便於採買之米者二也切思漕糧關係

國儲運道必期無阻查康熙三十五年請復衛輝水

次之案原云採買之米不必拘定水次隨處可以購買即隨處可以兌運總求民便通融糧無貽誤等語今應否將本色米一十萬四千餘石仍在衛輝五陵水次兌運外其採買米一十五萬餘石自衛輝府至小灘鎮沿河一帶地方不拘何處買米即於本處交兌不必拘定衛輝亦不必拘定小灘則兌運既屬便宜而漕船亦不致遲悞矣既據糧儲道副使沈廷正布政使田文鏡會詳前來臣覆查無異理合具奏伏乞

睿鑒施行

請增營汛官兵以資防禦

疏竊照河南一省居天下之中地形四達為九州之腹心諸夏之關域分立兩鎮官兵控制南北星羅碁布措置已極周詳然豫省八府其處嵩山之中而素稱險要者莫過於河南一郡係河北鎮臣所轄離省四百餘里離鎮一百四十里中隔黃河孤懸西鄙設有河南營都司一員守備一員千

兵二員[illegible]馬兵一百三十四名步兵五百
[illegible]十四縣東西相距六
[illegible]地方遼濶俗悍民頑
[illegible]孤營防禦地險兵單
[illegible]不能無顧此遺至於
[illegible]嵩二縣離省七百餘
[illegible]稱險要再查嵩縣一
[illegible]嵩縣永寧盧氏三縣
[illegible]山層密叠嶂其可端
[illegible]將一員因順治十八
[illegible]營都司駐扎於康熙七
[illegible]臣等請復設參將一
[illegible]司改為守備移防陝
[illegible]之守備一員千總二
[illegible]分防洛陽偃師鞏縣
[illegible]州魯山郟縣寶豐伊

陽等十三州縣如將都司改爲守備移防陜州應更設把總二員分防靈寶閿鄉二縣其兵丁照陳州營馬兵酌增七十二名步兵酌增二百六十八名其嵩縣營亦應添設把總二員分防永寧盧氏二縣除將都司衙署改爲參將衙署無庸更張營房既未添兵亦無庸增造外惟移防陜州之守備陜嵩二營添設之把總各衙署并新設兵丁營房及盔甲旗幟器械爲費無多臣將所存無礙充公銀內量支益造製備無庸動用正項錢糧至於官兵俸餉查參將一員守備一員把總四員馬兵七十二名步兵二百六十八名每年應支銀六千五百二十二兩八錢四分零米一千二百二十四石俱於地丁銀內按年支給造入兵馬錢糧冊內奏銷再汝寧府屬之遂平縣境內有名平頭堖嵖岈山者長亘百里界連四縣山深谷邃奸宄易於出沒係南陽鎮臣所轄地方從前止設把總一員帶馬步

兵丁六十四名分防遂平確山兩縣亦屬地險兵單請於汝寧營酌增把總一員馬兵三名步兵一十七名駐劄平頭堡嵖岈山扼要之處專司防禦其俸餉米石亦於地丁銀內支給按年奏銷至於衙署營房匠甲旗幟器械等項臣等亦支公項造備如此一轉移間實武備以固疆圉示軍威而盜永遠長享太平於億萬斯年矣臣謹會同河北鎮臣紀成斌南陽鎮臣佟世鎮合詞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備陳私鹽私茶之積弊疏

竊照鹽法茶政均以官引為憑凡起運官鹽每引二百觔為一袋帶耗五觔又商人販茶每引照茶一百觔茶不及引者謂之畸零別置由帖付之若引貨相離及夫帶餘鹽餘茶並將舊引影射者俱以私論經由之地方官失察故縱者各有處分律例何等森嚴自當恪謹遵守乃自年羹堯為川陝總督而茶政壞及管理河

東鹽務而鹽法亦壞臣蒙
皇上天恩簡畀巡撫重任凡於地方事務留心體察豫省地處中州為四方咽喉商賈往來雜沓鹽茶兩項不但私販充斥抑且夾帶横行殊干法紀故於抵任之始即飭各地方官如有鹽茶經過驗引放行以絶諸弊無如山陝商客皆年羹堯私人倚勢藐官甚多掣肘其欺臣遼遠一時耳目不及隱忍徇縱者不知凡幾間有奉法惟謹如靈寶縣知縣多時琦者盤獲私鹽具文通詳而年羹堯不由有司審擬亦不咨會臣衙門擅自銷案反責地方官以不應如盧氏縣商人李乾勝於雍正二年閏四月二十三日馱鹽二千四百九十六觔至靈寶縣止有引八道内開鹽一千六百觔再加耗鹽五觔並除袋皮十五斤約重四十六觔外淨多餘鹽八百觔且查引内吏扒係雍正元年十二月内所印顯係舊引影射通詳撫臣鹽臣當經前撫臣石文

焯批行河南驛鹽道查報而年羹堯久不批發隨有署河東鹽運司事神木道李世倬據李乾勝夥商盧克呈稟批飭咸寧縣知縣嚴士俊差役執秤前赴靈寶縣稱較並飭該縣作速較明審供詳覆毋任以憲批未至故延拖累該縣以嚴令發來之秤較之靈寶鹽秤每引重鹽七十餘觔詰訊脚户楊日揚齊誌僉供商人稱鹽時秤錘上加個爛火盆鐵詰訊商人李乾勝供鹽是公爺的秤稱下的與別處秤不同又問引是去年十二月日期怎麼今歲纔發鹽呢供商人回過道裡吩咐著商人代他帶運的等語該縣以官秤輕重懸殊恐係來役中途滋弊關會咸寧縣煩其封固移較共稱少鹽六百九十二觔外尚夾帶餘鹽二百零四觔該縣因靈寶一邑每歲額銷鹽引五千四百八十張有零暨盧氏內鄉兩邑之鹽經過盤驗俱用十六兩官稱並無多餘今咸寧縣奉運司須發之秤每引

約重七十餘觔嗣後凡官鹽到境或照運司所發之重秤稱驗或照十六兩官秤稱驗一並審擬詳請在案嗣於雍正二年六月初五日晋臣年羮堯始將該縣原詳批仰河南按察司確審招報脚户既不知情給還驢騾先行省釋李乾勝因是脚户省釋審無對証捏稱係脚户夾帶倚恃生員護符不便刑訊止在詳請褫革間又於雍正二年七月十五日準咸寧縣詳奉鹽道批鹽場發鹽制秤較定已久三省通行非特靈寶一邑為然也仰即移明一體遵照到縣查此案有無夾帶河南按察司尚未招報突於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年羮堯惟據鹽運司詳批鹽引既無夾帶仰河南按察司轉飭速給該商領運並嚴飭該縣毋再違例留難致干未便等語草率銷案矣臣於雍正三年六月十二日據驛鹽道沈廷正驗報到臣詳閱之下不勝驚異臣查豫省河南南陽二府汝陜二州所屬

州縣並許州所屬之襄城一縣俱食河東鹽而靈寶一邑路當孔道私販出沒現在積引難銷豈容鹽梟橫行該縣例有查驗之責安敢輕縱但私販之無引挑運者易於察捕而奸商之夾帶影射者實難稽查非稱不可總之年羨充倚勢蹟貲利盡錙銖紊亂

國家定制捏情條奏便適己私又於鹽場遍置私入神木道李世倬咸寧縣知縣嚴士俊俱係黨羽袒護奸商肆行無忌以致私鹽充斥官引難銷流毒豫省沿為積弊伏乞

皇上勅部將雍正二年十月十七日內閣抄出年羨充條奏違行另議改正請嗣後仍照舊例用較準每觔十六兩官秤許經過地方官稱掣放行如有夾帶餘鹽照律治罪若官役措索留難查出嚴加參處如此用法得平庶奸商知所畏懼而積引不敢壅阻矣再查茶商運茶出口交易更屬緊要關係

近日止用川陝總督印票並無茶引相連自楚入豫一路由裕州至魯山伊陽宜陽澠池陝州靈寶閿鄉出潼關一路由舞陽至葉縣郟縣汝州新安澠池陝州靈寶閿鄉出潼關臣令附近潼關之各州縣驗引放行現據靈寶縣報稱查獲商懋官等有票無引茶五千四百一十五包閿鄉縣報稱查獲馬世麟有票無引茶六十二擔半俱稱有引隨後臣姑令寬限一月送引驗放又據靈寶縣查獲吳宗直無引私茶二千四百觔假裝布駝撞行駝販訊供潼關外有小路叫做朱溝有人引路黑夜可走等語臣現批布按二司飭審招解在案容臣審明另疏具題外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准原任川陝督臣年羮堯咨據西安撫民同知揚廷相詳稱蒙憲給發船票赴湖廣買茶運行已久一旦遽令引文隨茶方許放行舊例領引之時先繳佐充軍需銀二萬兩是衆商必不能將雍正二三兩年之引一時並領按清前途運發茶觔等情相應移咨轉飭經過地方官照依舊例驗放等因關

為欽奉

上諭疏

該臣看得豫省漕船自衛輝府水次受兌前進經由滑濬內黃三縣中多沙石淺灘需夫挑挖在滑濬等縣以河南漕運爲隔省之事不甚相關而押運官弁又以非本省所屬呼應不靈每致耽遇遲悞仰蒙

皇上睿鑒周詳軫念運道所關綦重

特降

諭旨以滑濬內黃三縣分隸彰德衛輝則運道得專責成著九卿速議具奏欽此仰見我

皇上聖明之所運行無微不燭無遠勿屆也臣接准部咨除應徵地丁正雜錢糧並起運存留各款及一應案卷業經戶部行文直隸督臣李維鈞遵一分晰造冊移交總俟移交到日造具各款管清冊送部查核其一切大小事宜隨行布按二司確查妥

議欲臣次第舉行外臣查有部議所未及而事關緊要者不得不為

皇上陳之如營汛是也滑濬內黃三縣今既改歸豫省所屬不便再令直隸官兵防守查彰德衛輝二府原屬河北鎮所轄汛地應在河北鎮標營分撥弁兵駐防但該鎮營汛歷來派撥已定今並以三縣地方止就該營現在官兵內抽撥誠恐汛廣兵單不敷調用若另議增設官兵又不免糜費俸餉臣請將直隸原駐防滑濬內黃三縣之官兵一並改歸河北鎮標如分隸衛輝府之滑濬二縣即將原有官兵改歸衛輝營參將管轄如分隸彰德府之內黃縣即將原有官兵改歸磁州營都司管轄其原在直隸所須俸餉應自雍正三年秋季止直隸停其給發即於河南布政司庫內支領造入該年兵馬錢糧冊內奏銷如此一轉移間則官兵俸餉無俟加增而三縣汛地防守仍不乏人矣

為

請嚴府州交代之例事 欽惟

我

皇上自御極以來軫念

國計民生宵旰勤求或

特降

綸音或博採群議凡所以杜虧空而實庫儲者業已區畫周詳盡善矣然臣以庸愚謬膺重任雖時刻提防嚴加查察其如幅幀廣闊耳目難周惟藉知府與直隸知州不時盤查如有虧空令其據實揭報況知府與直隸知州與所屬州縣最為親近倉庫有無虧空原無不盡知苟能徹底清查自可預杜侵那祇因平日瞻顧情面甚或怠惰偷安雖有不時盤查之責失察分賠之例以為事犯者少倖免者多敢於通同徇隱及至水落石出衆追虧空著落不盤揭之該管上司按股分賠其間又不無丁憂事故陞遷離任歸旗回籍之員即移咨各省旗

藉紛紛催追不免往返稽延一時難以歸結臣伏
查雍正元年八月二十日定例内開各省常平倉
存貯米穀督撫陞轉離任將冊籍交代新任督撫
限三個月查核奏
聞等因臣查督撫統轄兩省一省離任之時尚令查核交代
而知府與直隸知州所屬州縣最多不過十餘處
離任時將各屬倉庫錢糧查明造冊交代更屬易
舉臣請將知府與直隸知州離任時除本任内倉
庫錢糧仍照定例限兩個月交代外其所轄州縣
一切正雜錢糧米穀等項亦照督撫三個月查核
交代常平倉米穀之例於定例兩月外寛限一個
月造冊交代令署官盤查出結如被署官查出虧
空捐報即着落前任府州分賠署官亦照正印官
於離任時造冊交代令接任官盤查出結如被接
任官查出虧空捐報即着落署印官分賠逾限不
即交代者照例參處如此則府州各官誠恐離任

後交代不下或被後官查揭分賠斷不敢再為狥隱必能留心體察不時盤查所屬之員亦不敢任意侵挪懇求府州擔承扶同出結即或交代時查出虧空著落分賠均係現在之員勒追自易亦免咨追往返之繁而於倉庫錢糧大有裨益矣是否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勅部議

覆施行為請

旨疏竊查豫省磁州一營原管轄彰德一府八州縣汛地因該州界連直隸為豫省八路咽喉故令該都司駐劄磁州城內以為保障該營存城馬步兵丁二百二十一名內分防大路墩臺及鋪汛馬步兵丁七十三名今將磁州改歸直隸則兵營自應并歸直隸管轄但該營非但管轄一州若徑改歸直隸則彰德一府七縣汛地無所統屬如并歸衛輝營管轄查衛輝營汛當衛道且係三省接壤又多

山險重地原轄一府八縣今再益以一府七縣恐致鞭長莫及若在彰德府再立一營未免添設官兵另起爐竈臣再四籌度務求萬全請將磁州營所屬分防彰德府千總一員移駐磁州留存城馬步兵丁四十名內馬兵八名步兵三十二名以供差遣城外分防馬步兵丁七十三名內馬兵十四名步兵五十九名統令該千總管領晝歸直隸造冊移交至該千總應歸併直隸何營統轄統聽直隸督臣李紱撥定外其原設磁州營都司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即帶領該營存城餘下之馬步兵丁共一百八十一名移駐彰德府城別立彰德營名另換印信仍管轄一府七縣至於衙署都司令其駐劄原有之察院空廨守備即住千總衙門署加修理毋庸蓋造其帶回餘下之馬步兵丁共一百八十一名每名應給營房二間共三百六十二間應照河南營之例將所存無碍充公銀內量支修

盔無庸動用正項錢糧如此一轉移間庶磁州改歸之後巡緝仍不乏人而彰德一府七縣汛地弁兵又得專營管束不時操練於營汛不無裨益矣是否允協臣謹會同河北鎮臣紀成斌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

勑部議覆施行

為敬陳出借倉穀之積習不可不除伏乞

睿鑒事

竊惟常平等倉穀石關係重大自當出陳易新以防紅腐故於青黃不接之時有存七糶三之例春間出糶秋收後買補還倉又有存七借三之例春間出借秋收後加息完納法至善也乃各州縣奉行不善每於開倉出借之時即有頑紳劣衿奸牙積蠹串通鄉保地方俱將佃户家人姓名填入冊内臨點應名影射地方官無從查其誠偽雖每名下不過借穀四五斗不等當官零星借出即

交伊主業欲成多一人名下貴有二三十石不等究之無食無種貧民顆粒不得到手及至秋收後徵比逃紳俱係紳衿牙蠹出頭赴比皆認實係伊等借欠方知借穀時所造花名乃係揑造紳衿倚恃護符碍難責比牙蠹又復刁頑不畏刑駮詳則不勝其詳革則不勝其革倘有賢能州縣從中擇其欠數最多者詳革法究庶幾誅一警百乃復瞻狥因循不肯作惡挨至次年春間只得倒換借領將去秋之舊欠改作今春之新借以愚盤查官耳目俾出陳易新之良法遂成虛套故事此算習以為常牢不可破一至交代時新官賢而能者或不肯接受令舊官代賠或竟詳揭虧空在舊官名下追賠倘新任之員係一庸吏竟視為民欠可以代徵居然接受及至無完人吊前轍而抗欠穀石之紳衿牙蠹反得脫然事外臣請

勅部嚴行定例每於春間借出穀石自秋收後徵比勒

限十月終務令足數完倉遂具完穀冊數申送報
部半終知府直隸州下縣盤查其府州倉穀責令
該管道員盤查出具印結申報如逾限不完或捏
造冊報該府道員即行揭報參處除本官照數追
賠外仍令欠戶照數完納不得因本官既賠此數
即將欠戶豁免以市私恩倘查係紳衿胥役所欠
不論多寡悉行詳革加倍追還仍照抗欠錢糧例
如責其代為追冊之鄉保地方嚴審有無受賄分
別治罪如該管上司不行揭報察出照徇庇例議
處庶幾立法嚴而各知有畏懼不敢捏名冒借抗
欠不還而無食無種貧民得以均沾實惠矣臣不
揣愚昧謬獻芻蕘如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特下
諭旨
勅部定例永遠遵行詳請
欽遵施行

題明豫省丁糧按地輸納以均賦役疏

該臣看得豫省丁銀不歸地派民間苦樂實屬不均臣前在布政使任時已經通飭各州縣確查妥議因各州縣紛紛議詳不一屢經駁查及蒙

聖恩簡畀巡撫之後節次嚴催茲據布政使費金吾詳稱丁糧同屬

朝廷正供派之於人與攤之於地均屬可行然與其派在人而多貧民之累孰若攤在地而使賦役之平況

盛世人丁永不加賦則丁銀亦有一定之數按地均輸更易為力查各屬人丁多寡不等今就一邑之丁糧均攤於本邑地糧之內無論紳衿富户不分等則一例輸將如某縣原額丁銀一千兩攤入地銀一萬兩之內則每地銀一兩應加丁銀一錢以此核算在丁少地多之區每兩不過增之分釐即間有丁多地少之處每兩所增亦不過一二錢而止

如此則地多之家力能輸納而無地之民得免光丁之累矣至豫省州縣每年均有報墾陞科以及遇閏之年攤額無定嗣後地糧如有陞增應將丁銀隨年另行均派攤入正閏銀內照數收納庶額賦無虧其有裨於

國計民生實非淺鮮再查太康汝陽正陽新蔡信陽羅山許州郾城光州光山息縣商城等十二州縣雖係按地收丁然丁糧仍分則等於難免畸重畸輕餘閏偏枯之弊今應與各屬一體按糧均攤以昭畫一以垂永久統於雍正五年為始攤入地糧之內收納至各屬丁冊及更定賦役全書俟

題允部覆至日另行造送等情詳報前來相應具

題伏乞

敕部議覆施行

為敬陳糶借倉穀之法以俾貧民實霑

聖恩事

竊臣看得出糶倉糧一以接濟民食一以平減市價此誠

國家於蠲賑之外推廣拯濟之仁政也臣接準部咨户部議覆掌陝西道事廣西道試監察御史馮長發奏敬陳糶借倉穀之法等事一案欽遵緣由隨行布政司通飭欽遵去後查雍正四年三月十四日準户部咨為請定外省奏報等事內開嗣後凡臣部陳奏及議覆條奏事宜部文到日將可行不可行之處限一月內具疏奏明請

旨等因遵照在案今據布政使費金吾詳報到臣臣愚以為發糶一條尚當因地制宜相機料理伏查各州縣倉厫建在州縣城內者多間有四鄉設立厫座者貯穀亦復有限若每州縣應分八方一方各設一厫莊多户密者或設一二厫各預定日期該州縣官親盤監糶雖可便宜窮民杜絶囤積但糶責倉糧原為救饑平價起見刻不容緩如八厫同日開倉出糶則州縣一官不能分身勢必委諸衙官教職豈能查禁奸商豪勢囤積之弊若各定日

期糶過此廠再往彼廠監糶跋涉往返亦需時日窮民豈能久待況聞一方先開一廠則七方之民亦必雲集擁擠及至别廠開糶而糶過之村莊又來混雜勢不能禁弊更叢生再四鄉原貯有穀者或可就近設廠糶賣彼附近水次可通舟楫之州縣一船可載多穀輓運尚易為力按方設廠猶為便民至於倉穀俱貯在城鄉村僅通陸路且山谿險峻跋涉維艱之州縣從城運穀至鄉非車載驢駝不可遠則竟有八九十里近亦不下四五十里口袋從何措置脚價從何出備州縣官力不能捐乃必派諸行户累及里民夫以救濟窮民之良政而致有派擾地方之與端尚未盡善盡美也且民不可使之太勞亦不可使之過佚當

皇上軫念窮黎開倉平糶之時

仁恩下沛至優至渥而小民尚惜此舉步負戴之勞竟欲坐享其利似非下土小民分所宜然況平糶與

賑濟不同賑則按口給食雖老弱廢疾俱宜到廠糶則止須一家之壯丁赴糶間或家無成丁之人亦可轉煩親鄰代買則此遠涉守候之苦又似無庸過為民慮也臣前為牧令時曾奉文出糶倉穀倉貯俱在城内每日清晨將倉穀量出發至四門關廂設法糶賣仍親身周流巡查不但無奸商豪勢囤積之弊並不致小民有守候之苦再州縣一官有錢穀刑名之責於早半日賣穀晚半日比較錢糧審理民事均無有悞此臣所身經親試者臣深受

皇上殊恩凡有一得之愚不敢自隱冒昧具

奏伏乞

皇上勅部再加議覆施行其餘各條洵稱良法實屬可行

請停城鄉分緝之例聽捕協緝之條以專責成以靖盜源疏

竊臣猥以庸愚蒙

皇上天恩畀以巡撫重任事無大小莫不悉心研究務期萬全況盜賊為害民生失事處分綦重敢不竭力體察時刻隄防是以文武印汛稽查緝捕之法府佐廳員督同協緝之事及捕役為窩作線縱黠誣良之弊臣頗能得其一二不敢謂

國朝已有定例內部已經須行即緘默不一言以苟容於

聖明之世臣請為

皇上敬陳之臣於雍正五年閏三月初七日準兵部咨為緝盜各有分司等事內開嗣後城內失事緝拿之事專責之文職同城武職令其協助道路墩鋪失事緝拿之事專責之武職該管州縣文職照同城武職之例令其協助等語及至限滿不獲官則罰俸降級各有輕重之不同捕役兵丁則有賞罰勸懲之各異在兵部題請定例之時亦以文武各有責成自能嚴查兵役各分界限免於推諉意非

不妄任臣以為
朝廷之設官設兵設役各有所司如知州知縣管理一
州一縣則此一州一縣之中無論在城在鄉皆其
版圖赤子一有盜刦之事莫不當竭力緝捕此其
職分所當為臣查
聖祖仁皇帝時定例城市關廂失事處分較嚴於道路村
莊固其地有疏密之不同故也此誠大公至正之
道萬世不易之經也且地隣是其所治之民捕快
係其所管之役一呼而應責比無辭臣請緝賊之
事城鄉俱當責之有司也至於武職汛弁分駐州
縣者皆係千把微員且有一員而兼防二三縣不
等者非若州縣之專理一邑也其所管之兵又不
過馬步二三十名及四五十名而已操演是其專
責防緝是其專司有賊而窮地務獲是其專責至
於被刦之後賊既遠颺徒無能為也若夫兵丁則
有存城守鋪差撥之不同其存城者守城守庫守

賊乃其事也其守舖者嘹望盤詰巡防乃其事也其差操者解押解犯遞送公文按期訓操乃其事也驍班則當懸緝汛則有罰又非若捕役之可以執批逮緝也況以赳赳之武夫令其入小民鄉井搜捕盜賊則賊未一獲而雞犬桑麻已為之不寧矣獨捕役一項較他役為最黠原係積年慣盜改惡作良則充為捕地方官不得已而用之如役人毒藥有時而藉其攻病則醫家不素積其平素原與賊通賊之窩線彼無不知賊之風聲彼無不曉然不先投拜捕役門下而欲入其境掏摸剪綹尚且不能況强刦乎且彼既為捕役則鄰邑鄰郡鄰省之捕役亦無不聲應氣求彼此照應此處獲一盜而即為彼處有案之犯彼處起一物而即為此處待質之贓各能暗地通知賣官鬨會即賊之去向下落知者必告且彼又能改扮行裝潛查密訪此所以捕役緝賊如探囊取物其不獲者地方官

不能勒限嚴比耳苟能如臣平日所行緝捕賞罰條約實力行之鮮無不效臣所行者飭令各地方官遴選捕役之最黠而有家屬者大州縣不過十餘名中小州縣不過八九名而已愚而無用老而聾鍾者悉沙汰之厚其工食養其家口其家口所住之處着令鄉地隣佑具保看守仍着落捕役聯環互保互結防其挈眷遠遁也無事則借以巡查使百姓安堵無恙有事則給批踩緝使盗賊不致遠颺並懸厚賞以待之勒嚴限以比之彼前則望賞而後則畏比不數日而役即擒盗中之最愚最弱被盗首誘脇入夥者以塞其責黠賊首盗則不肯獻也苟地方官必欲窮盡根株責比不怠彼求必獲而出無如各有司以為一案已獲一二人便可成招此後即懈於嚴比或接任之員而視為非已任内之事漠不關心無怪乎盗之不能全獲也若照兵部新定之例則州縣城池不過如孟子所

云三里五里皆兵聚居商民輻輳之地較之道路墩鋪自更嚴密盜賊竊發者少稍加防範則匪類絶跡矣有司則以為城內無警則吾職已盡捕役則以為城內無事則吾役已供他無所問也使兵丁兩緝捕道路墩鋪之賊則是以馭卑者而使之行舟以為農者而使之貿販也既不能窮賊之窩線探賊之風聲又不便於離汛追蹤不過束手以待參罰而已究於盜案何補彼捕役見有兵丁以代其責不但袖手旁觀以為笑樂且縱其投拜門下之賊肆行於道路墩鋪共貽害胥可勝言哉再查兵部定例止分別城內道路墩鋪而已至於州縣東西南北四鄉僅有鮮處村莊離道路甚遠與未設有墩鋪者一縣之中什嘗八九此等地方失事當責之文職乎抑當責之武職乎責之文職則曰我管城內者[illegible]責之武職則曰我管道路墩鋪者也不幾置村莊於無人管轄乎部中未經議及

無可適從臣以為文武俱屬
朝廷臣子凡事俱當秉公據理臣係文臣不敢庇護州縣而使營員武弁獨干嚴譴且州縣而處分一輕慢視盜案則貽禍民生為害地方所關甚鉅臣又不獨為武職偏枯起見也故臣請
皇上停止兵部新定之例仍照捕例一體緝拿一例處分而歷年緝盜之參罰獨當責之有司捕役有司怠玩則督撫題參捕役廢弛則道府提比賊自無不獲矣又臣於雍正五年五月二十日准刑部咨為會議事內開九卿議覆山東兖州府泇河通判張若矩條奏一摺內開嗣後同知通判等官有捕盜之責者俱令添設捕役於所轄州縣分報承充遇有盜案該廳即查明原報充之州縣易地差遣協同緝拿等語臣查外省同知通判有捕盜之責者不過令其督捕非若四路同知之令其踹緝勾捕也四路同知因係畿輔重地

特設并設有該管兵丁番役處分較外省督捕廳員甚嚴未可同日而語故外省同知通判衙門從未設有捕役責令協捕如同知通判果能不徇情面挨限提比或因公下縣之時逐案就近查比則經承捕役俱不敢玩法作奸受賄縱賊矣且同知通判名係州縣上司實屬佐貳閒曹雖節禮捕規久經禁革而平日物產土宜不能不邀惠於有司緩急所需不能不望濟於屬吏因此而求其廉介自持正己率屬者十不選一尚能大破情面毫無瞻徇乎雖行牌提比無非虛應故事行提之廳差又不過索縣捕之酒飯差錢州縣官徇庇已役代為具一稟帖求請寬限便可回銷臣於此等嚴行申飭已不啻頻禿唇焦究之無一廳員能秉公執法臣不得已近日嚴飭各道府提比并臣亦自行提比矣且官場痼癖鮮不庇護自己衙役視當官值役之輩即同世僕家人凡上司行提即曰令我無顏

屬員獨把即曰目中無我衙役知有本官曲護每多足高氣揚肆行不法臣於此又嘗嚴行申飭至再至三竊恐能改此偏僻之私一秉至公之理者尚難其人況以州縣之捕役而欲其緝拿廳捕賄庇之賊盜乎此必不敢也如原條奏內或捉拿一二穿窬混行搪塞等語此誠縣捕之弊但廳捕與縣捕有何區別縣捕如此能保廳捕之不如此乎廳捕而貪賞竊恐搪塞者不止穿窬實係良民不幾多一役即多一擾乎且捕役一項非他役可比窩賊養賊縱奸誣良無所不至加以廳捕之勢力不同於縣捕廳捕妄行地方官投鼠忌器既不敢自行拿究又不敢申訴上司則更肆無忌憚雖曰易地差遣而此輩聲氣甚通總難絕其扶同養盜之弊更有廳捕所養之盜不許縣捕緝拿則盜必以廳捕為泰山而盜賊更不可窮詰矣雖動支庫項錢糧養此無益之廳捕統天下計之府與直隸

州大小不同即以每處六名計之每年不過需銀一二萬兩為數無多但一府一州地方既多六名庇盜縱盜之人所關甚大且州縣既為同知通判之屬官則州縣之捕役即可應同知通判之差遣何難依限提比令既不肯勒比州縣之捕役而又求其勒比廳捕其可得乎再臣復查兵部議奏城内責之文職道路墩鋪責之武職各有分界各有責成則將來州縣捕役尚且一無所事必至廢弛

閒曠又何必添此廳捕乎廳捕又豈能與兵丁協緝乎臣請

皇上停止廳捕一項以省錢糧以杜竊縱併將同知通判不提比捕役州縣官不將捕役解比作何處分

勅部嚴行定例未必非捕盜之一助也臣至愚極陋但為外官既久凡有親知灼見之事不敢隱默於

君父之前謹獻芻蕘非敢於擾亂定例也仰祈

皇上鑒宥臣愚是否可行伏候

寬容臣具
題臣不勝感激踴躍之至為此謹
奏
為遵
旨具奏事伏查倉貯關係重大自當悉心研求從長計
議未可硜執一見以為可以剔弊除奸永遠
遵行者也蓋積貯原為備賑而典守貴於權衡臣
愚以為倉穀之設偶罹水溢旱乾則當開倉賑濟
此按其口之大小以授食而不令民還倉者也若
夫收成稍歉民食尚不致艱難或至次年春麥未
登之際青黃不接之時則當照例出借至秋收後
每石加息穀一斗還倉以接濟民食者也至於歲
當大有戶慶盈寧可以無藉於倉穀矣但至舊穀
將沒新穀未升之時市價不無少昂貧民難於買
食此又當減價出糶以平市價者也如此轉移不
但米穀流通小民不致乏食而

制是倉糧亦得藉此出陳易新免於紅腐此誠一舉而兩得矣臣蒙

皇上殊恩由布政使推授巡撫復陞總督五年於茲矣無時無刻不以倉貯民食為念常將各屬所有積穀或當委官盤查或乘新舊交代俱令其分別積穀年分久暫每縣各取一石碾驗米粒成色則新入倉者每穀一石得米六斗五六升其次則六斗有零矣再其次則五斗有零矣穀愈陳則米粒愈細往往止存半粒者且陳米狀飯不能漲發一升止得半升之飯又食之易至疾病一人常食兩人之食此臣得之親試而無疑諮諸老農而不爽者也由此觀之則倉穀之不宜久貯明矣今以地方官奉行之不善而欲停糶借之例使之常存於倉即數十年而穀仍自在者誠不經之論也地方官不能無愚賢勤惰之分胥役人等不能免中飽侵漁之弊賢而勤者自能剔釐而除去之愚而惰者

明當糾飭而更易之至於胥役畀奸人當峻法以懲治之此誠撫之責司道府州之事也令不責之督撫司道府州各上司嚴其稽察而惟守此數十年不易之陳穀以絕其弊端是猶行舟者惡風濤之險而收帆駕車者恐覆轍之虞而投轄有是理乎臣查豫省倉糧俱經易穀存貯惟雍正三年常平倉奏冊內尚存米豆三千餘石自應一并易穀以免蒸零而春借秋還存七糶三仍請照舊例遵行相應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

施行

備陳鹽政仰祈睿鑒以杜商弊以甦民困疏

竊照食鹽備引各有地方通融代銷並無成制臣查豫省惟汝寧一府九屬光州一州四屬係食淮鹽各州縣自應各照額引暫銷如銷不足引者應照

分數參處此定例也乃因光州所屬之光山固始息縣商城等縣俱與湖廣連界湖廣食鹽價值頗貴奸商趨利盡將汝寧府屬之引鹽暗通光州等處地方官全運至湖廣作私鹽貨賣致光州等處每年銷引溢額而汝寧府屬之汝陽上蔡新蔡西平等縣終年不銷一引從前未分直隸州時光州一州四縣俱隸汝寧府屬各州縣引鹽每年彙歸汝寧府奏銷將光州等處溢銷之引截長補短以為汝上新西等縣應銷之數而汝上新西等縣因不銷引謂民間不食官鹽每引一張派令小民出銀一錢八分解府以作奏銷之費通融奏銷兩淮鹽臣但查各州縣領引不缺即為趲銷何從而辨其為某州縣代銷也臣蒙

皇上殊恩畀以總督重任雖鹽引係鹽臣為政而鹽臣與鹽運司俱駐劄江南鞭長莫及既在臣所轄地方之内恐其有病於民不敢不留心體察經臣

所訪如前又疑終年不銷一引之州縣民間豈能淡食反以臣之所訪為未確及至雍正五年閏三月初一日據布政使費金吾申送上蔡縣鹽引交代冊結到臣查冊開雍正三四兩年每年額銷引三千三百道並未完銷一引接任知縣劉溥執出印結自認奏銷時代為補銷臣查食鹽關係重大奏銷無完即干嚴譴而知縣劉博敢於接受出結欲將兩年未銷之引取銷於奏銷之一時詭何容易經臣批飭該司會同鹽驛道楊夢琰確查去後嗣於雍正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據布政司會同鹽驛道詳稱通融代銷之例於康熙二十九年戶部覆直撫于成龍題奉

諭旨欽遵已久等語復經臣移查兩淮鹽臣於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准兩淮鹽臣噶爾泰移覆康熙二十九年並未奉有戶部覆直撫于成龍題奉

諭旨之行等語到臣臣始確知汝寧一府淮商舞弊將

官引盡作私鹽販至湖廣貨賣得價自肥至奏銷
時引課不足取償於民甚為民累至於終年不銷
一引之各縣民間不致淡食之故臣又訪得汝上
新西等縣俱與銷食蘆鹽之陳州項城郾城西華
商水沈丘等州縣連界而汝上新西等縣之民又
以長蘆之官鹽作私鹽自行販運買食各縣紳衿
富户俱縱令家人佃户挑販私鹽鄉地迎役不敢
過問及至奏銷派課止累一二窮民彼紳衿富户
鹽口甚多之家並不出絲毫之課更為偏苦蓋因
彙銷之知府有收課分潤之肥皆銷之知縣無分
數考成之咎近楚之地方又有商人買路之規運
銷之商人坐獲官引私銷之價各縣之紳衿富户
安享販私食私之利故明知其弊而不言泥守其
成而不改及臣行查即司道亦為其蒙蔽據詳率
覆所苦者惟此小民而已欲絕其弊當先嚴以法
臣請嗣後汝寧一府所屬引鹽停止知府彙銷各

州縣自行招募殷實水商責令商運商銷該管州縣按季督催各銷各引商人運鹽到境將引送至該管州縣驗明每銷一引即於引上註明某縣於某年某月某日行銷字樣并截去一角鈐蓋印信一顆奏銷時戶部查所繳殘引如無該管地方官註明字樣截角印信不準奏銷以杜彼此通融之弊若奸商將此縣之引鹽運至彼縣發賣臨時賄官蓋印官不查明詳究徇情蓋給印信者請照私出通關律議處有贓者審明照枉法贓治罪如每年商人照引運鹽到境州縣不能督銷全完咎在州縣鹽臣題參照依定例將州縣按照分數議處仍請於各州縣名下追完未銷鹽課免其將引帶銷若商人運鹽不敷引額罪在商人即於本商名下照未運之引追完鹽課仍按照分數治罪未完一分者責二十板未完二分者責三十板未完三分者責四十板未完四分者枷號一箇月責四十

板未完五分以上者枷號四十日責四十板革退水商另行募補如係生監充商詳革發落再臣查豫省引鹽俱由各運司造送鹽臣奏銷而豫省管鹽守道竟屬虛設應請嗣後奏銷引鹽俱停其由府造報令各州縣徑報鹽道查核彙冊移送運司轉送鹽臣奏銷倘州縣有通融代銷派累鹽課之弊責令管鹽道員查明揭參照貪官例治罪商人有販運出境以官作私之弊亦令管鹽道員查拿提究照私鹽律治罪該道徇縱聽就近之督撫查參糾參照徇庇失察例議處如蒙定例之後并請停止鹽臣擅自批准通銷不得任聽奸商朦混庇得各銷各引官鹽自可疏通小民免致派累而私販亦可以查拿絕跡矣但臣為地方起見杜絕商弊恐奸商聲氣相通黨羽磐固遂有結運辭商抗不運鹽之舉而該府州縣無從染指分肥亦多有缺商淡食之詳互相紛更料所不免容臣查明

題叅請

旨嚴提究懲并請如果一時缺商招募不及令地方官詳明鹽臣飭令綱商將應銷引鹽交地方官領回暫時官運官銷俟招募有商之日仍令商運商銷則刁奸水商亦無從而肆其伎倆矣緣係陳奏事理理合恭疏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

勅部議覆施行

為條陳州縣捕犯奪犯解犯等獘仰祈

睿鑒

勅部定例以肅

功令事竊照州縣雖分定疆界然而均屬

朝廷緝捕解犯各有責成然而均當協和共濟屢蒙
皇上頒諭
上諭訓誡諄諄并令內外諸臣條奏嚴行定例凡為地
方官者俱當恪遵
功令協力同心立可各挾私嫌此推彼諉往往至於遺
悞公事甚為非宜若不請
旨嚴行定例同知通守臣敢為我
皇上敬陳之
一各屬捕盜拏犯之禁不可不嚴也伏查雍正四
年二月十一日欽奉
上諭嗣後文界地方失事探實藏盜之處無論隔縣隔
府隔省一面差役執持印票即行協拏一面移文
關文拏獲之後仍報明所該管地方添差役解各
該有司務須協力稽查使奸宄無可潛藏以副朕
懲盜安民至意欽此仰見
皇上至聖至明捕盜之法盡美盡善倘大小臣工俱能欽遵

諭旨何患賊盜之遠遁又何患疆界之交錯哉今既奉
有即行密拏之
諭旨而捕役仍不敢越界密拏者蓋慮姧徒賊黨之訐
奏也姧徒賊黨之敢於訐奏人犯者仍由地方官
之不能嚴禁約束也彼其膜視隔屬之盜案由庇
境內之人民橫據胸中往往因拒捕訐犯而致成
人命復回本縣稟官關拏究犯而彼處地方官仍
視為無關緊要並且抗不發人審究捏逃捏病捏
故無所不至屢次申詳督撫咨提比比而是是以
姧徒得恃以肆行盜賊得藉以潛緊也臣請嗣後
如有隔屬遵
旨密拏賊盜而彼處有縱令訐奏之事徇庇不解之私
者即許拏盜之地方官據實詳明督撫題參如在
隔省亦即詳明本省督撫移咨彼省該管督撫會
疏題參將縱訐庇盜之地方官摘印解任該管之
鄉地保鄰嚴拏法究俟此案盜犯既獲書明題結

之日方準將解任之員出具賢否考語題請開復庶貪污之官有所畏懼則必能約束於平日而奸徒黠盜亦失所倚恃矣如隣屬本無窩犯而捕役賄縱捏稱被劫鄰邑本無庇盜而承緝官誤聽捕役誣賴捏詳庇盜審明之日照誣告律治罪

一人命等案重犯亦應照緝盜之例差役執持印票捱拿也蓋此等重犯亦有事犯而逃匿各屬者亦有原係別屬之人在此縣犯事後逃回原籍藏匿者亦許差役執持印票密拿一面關會地方官協力拿解倘袒護不即解審或縱令走脫者查係斬絞重犯亦許照盜案例詳明本省督撫咨會題參如有捏實捏詳者亦照誣告律治罪

一當舖收當盜贓不許掯留也查盜賊所劫衣物大半盡歸當舖各屬當舖收當賊贓及至別州縣獲盜供出原贓其當票早已棄燬無存或能記憶地名或能記憶當舖坐落朝向承問官關查起取

而當商每多支飾不認即已在號簿內查明原贓
件數顏色悉與相符而當商猶必匿贓勒取當本
然後肯換該管地方官平日貪利當商餽獻每為之
袒護以致確贓未經事主認領案無由定常至遲
延伏查各省題結盜案疏內聲明未獲之贓與當
本在各犯家屬名下追賠分給各主則是當本必
須俟盜案審結之後方行追給原未有先追當本
賠贓然後再審盜案者也蓋贓未起認則盜尚未
確豈有向未確之盜先追當本乎況各盜被獲之
時豈能尚存有銀兩可追出賠當乎勢必累及承
問之官并苦累事主出銀代贖也臣查當鋪收當
盜贓雖坐於不知然收當之時亦須查問來歷賊
人持贓入當其衣物決不整齊其形狀必然慌怯
其取值必然輕賤不辨而即可知為賊贓當鋪貪
圖微利收當來歷不明之物原有不合則先起贓
而後追還當本未為有虧於商而乃支飾不認抗

賊不致大案稽延可乎臣請嗣後向各屬當鋪起贓令承問官差捕役賫文關會被處地方官立向當舖查起一經起獲即當官點明擕回令事主認領俟盜案審結之後在各盜家屬名下追還當本如當商敢於支飾不認或匿贓先勒當本并該管官袒護當商不即查出移解以致盜案遲延許承審官詳明督撫將袒護之地方官題叅并勒索之當商治罪隔省者咨會查叅庶贓可即獲而案不致於遲延矣

一盜賊之窩線不可不究也夫盜無窩則無處藏身盜無線則無從得主則是無案無窩無盜無線也如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九卿議覆兵部尚書盧詢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九卿議覆原任山東按察使調任浙江按察使董永艾雍正六年七月十九日刑部議覆河南彰德府通判顧之翰各條奏窩家本

旨定例遵行在案查條奏窩家之弊未嘗不詳議定捕窩之法未嘗不盡而臣猶必為之瀆奏者蓋必最兇最惡平日為鄉地保鄰不敢過問捕役不敢緝拿者方敢窩盜必最奸最黠平日慣能閃村入寨探州訪縣者方能為線是以窩線難獲十案之中竟無一案有窩有線者惟因無窩線之盜案但能獲賊亦可審題完結得免處分故承緝之員惟以獲盜為事而不究其窩是何家線為誰氏即捕役擒盜亦不肯并擒窩線蓋窩線所在捕役無有不知捕役平日得其賄賂飽其賊私且見官不深究何肯獻出窩線不除盜源不靖而惟擒一二夥賊以治其末盜於何日而絕跡小民於何日而安堵乎臣請嗣後獲盜必期究出窩線不得以並無窩家並無踪線混語成招如窩線不獲止獲夥盜者承緝官照不獲盜首例參處捕役但獲盜夥不獲窩線者仍行勒比倘能擒獲窩線者加倍給賞再

竊家律有正條而賊線罪無一定除同行上盜得財者即係強盜自應斬決尚有既不為竊又不上盜而但為賊探聽事主通線引路者律無正條并請

勅部議定賊線之罪以便遵擬

一各州縣之遞解人犯不可不嚴也雖一犯二解例不可違而僉差不慎法不容貸然而各州縣往往視為具文雖於遞票上照例僉差當堂驗明鎖鐐逐名點解而一出衙門正身解差即雇人代解且不照數雇足一犯而一人押解即三四犯五六犯而亦止一人押解其受雇之人又皆衙前無賴貧民并有老弱不堪者是以解至中途人犯每至脫逃或受賄縱放或被犯打脫比比而是臣以為若止嚴行議處僉差之員則該員固不能終日隨其差役而行彼當官點解則是正身應名及一出衙門則又私行雇替官何從而覺察之禁止之也

直待人犯脫逃而後查參其僉差不慎之職名嚮究其承差雇替之罪犯亡羊補牢亦已遲矣臣查州縣疆界雖分而同是

朝廷之官即可使之同治

朝廷之役臣請嗣後凡遞解人犯務令僉差之員照例押解固不待言而解到之州縣當接受人犯時必令其將解差點驗如人數不足或有雇替情弊即許就近究責不必移回本管官懲治倘解到之州縣聽狥部封情面不行查責則原解人少或解至伊境內失囚與僉差不慎少差解役之員一併參處一併著落拏如起解地方官袒護自己衙役因解到之州縣查責其差遞含怨致慫於部封者其人一片私心昏昧不明已甚皆無查訪有據即照溺職例題參亦不足惜

一民間詞訟不許越界控告關提也戶婚田土錢債鬭毆賭博等細事必令於事犯地方呈告戶則

從其丁徭之所在始則從其男女之所在田土必從其坐落地方不得於原告所住之州縣呈告如人住此縣而事在彼縣不於彼縣呈告而於原籍呈告聞提原籍之官縣不得濫準行關彼處之官亦不得據關拘拏遷君詳案庶刁徒不致負嵎狂喪而良民亦得免於往返拖累矣至於事犯之地方官處告準關提質審則彼處地方官憑犯不解仍照原任藍山縣知縣李宗望條奏山東學臣王世琛題定之例參處則天下一道同風尚何此疆彼界之分耶臣言是否有當理合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為謹陳隨地辦糧等事該臣看得民間買賣田宅一案呈部行令將侍郎王朝恩條奏賣莊不許找貼典產價還贖果否可行或不能盡行之處詳悉確議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隨行布政司詳悉確議去後今據署河南布政司事謝旻詳稱民間買賣田

宅往往出賣之後田地以荒蕪而耕熟房屋以破壞而更新原主遂稱原價不敷請找請貼捐者借老疾以圖詐强者逞兇暴以橫行不饜不休而地方官遇有此等事件以爲去產者自必貧寡得產者自必饒裕遂有得業應虧之說斷令找貼以致刁風日長今以田房產業賣絕賣者即應同牙保中人評定價值兩願成交於契內註明絕賣字樣當時即行割絕得價之後不許再有找貼以杜日後葛藤是侍郎王朝恩條奏賣產不許找貼實屬可行至於典產償還工價尚有未盡可行者蓋房屋出典之後典主修理如換梁換柱與夫圍牆倒塌重築屋上瓦破重加在年限之內者自應同中三面公估所費工價若干典者出價回贖之日原主償還方許回贖若移門改牕粉牆油漆等類此條與房之人自圖便易自要華美此項工價并業主無力回贖年限之外典主經久居住以致房牆

類尤易換梁柱磚瓦加修者若仍令原主償還未
免偏苦典主不得安為索取方得其平詳報前來
抑臣更有請者田園房產為小民性命之依苟非
萬不得已豈肯輕棄既有急需應聽其覓主出賣
以濟燃眉乃豫省有先儘近門次儘遠族次儘地
鄰之詞又有動産歸還原主之說遂得乘人之急
多方掯勒者剋短價值及其另賣他人則又起而告
爭亦有阻耕搶割闘毆殺傷者致賣者不能得銀
濟急買者不敢受契成交為害非輕再地畝房產
典當與人應俟年限滿日備價贖出方許另行出
賣如未回贖而轉售又是重疊典當矣今查豫省
典業竟有年限未滿未經回贖而別售者亦有年
限雖滿未經回贖而別售者往往致典主以銀產
兩空具告訐訟紛繁民不安業以上二條臣雖出
示嚴禁但恐民間相沿已久地方官不能實心奉
行終難拚易相應一併

題請嗣後責產不論何人可買出價者即係售主不
許原主鄰親從中爭執典產限滿贖出方許轉售
不許並未回贖重疊典賣地方官違例枉斷徇情
不究督撫查出參處是亦息訟寧民之一道也是
否可行伏乞
勅部定例施行

為遵
旨查議事該臣看得河東鹽政碩色以前鹽臣馬客題
請額引通融遞年帶銷而河東運使楊夢琰
引豫省不準通融之例并欲年銷年引據河東鹽
政碩色具奏經部議覆奉
旨碩色所奏行文詢問田文鏡從前田文鏡奏請禁止
通融運銷之處果否止於汝寧光州所屬其餘行運
河東鹽引之州縣可否通融遞年帶銷著田文鏡確
查分晰具奏到日再降諭旨欽此臣查從前題請禁
止通融者蓋因豫省汝寧一府九屬光州一州四
屬係食淮鹽而光州所屬之光山固始息縣商城

等縣俱與湖廣連界湖廣食鹽價貴奸商趨利盡
將汝寧府屬之引鹽賄通光州等處地方官全運
至湖廣作私鹽貨賣故光州等處每年銷引溢額
而汝寧府屬之汝陽上蔡新蔡西平等縣經年不
銷一引因不銷引謂民間不食官鹽每引一張派
令小民出銀一錢八分繳府通融彙銷甚為民累
至汝上新西等縣俱與銷食蘆鹽之陳州項城郾
城西華商水沈丘等州縣連界而汝上新西等縣
之民又以長蘆之官鹽作私鹽自行販運買食各
縣紳衿富户俱縱令家人佃户挑販私鹽及至奏
銷派課止累一二窮民則是縱私而非通融科派
而非銷引矣是以經臣題請各銷各引不準彼此
通融奉
旨俞允欽遵在案臣前此題請禁止通融運銷之處固
指行運淮鹽之汝寧光州所屬而言其行運河東
鹽引之州縣可否通融進年帶銷臣欽遵

俞旨確加察查並飭河南管鹽守道張建德查議去後茲據詳稱行運河東引鹽之洛陽偃師鞏縣孟津宜陽登封永寧新安澠池嵩縣盧氏南陽唐縣泌陽鎮平桐栢鄧州內鄉新野淅川裕州葉縣汝州魯山郟縣寶豐伊陽襄城陝州等二十九州縣皆認地行鹽按季銷引其陝州屬靈寶縣先因私鹽充斥額引難銷前任知縣吳奇遇被參降三級戴罪督銷後來之員隨實力緝私數年以來不但額引銷完每歲尚銷餘引惟閿鄉一縣界連山陝屯民雜處向因私鹽叢積官引壅滯今現任知縣王俊嚴查私販疏通官引亦漸有起色等情則是疏引全在緝私剔弊乃能裕課臣伏查

國家定制分地行鹽按季銷引本以杜奸商之影射越境販私之弊法至善也又恐地方官督銷不力疲商悞課不完所以銷不及額官有處分之例課不足數商有治罪之條雖各州縣行鹽定額有

多寡不同年歲豐歉不一然其初本按地方之大小戶口之多寡斟酌分派因地制宜即或歲遇歉收行鹽銷難亦不過間處偶然之事況今昇平歲久太和翔洽生齒日繁食鹽日衆普天率土無不倍盛於往時安見於此而運銷有餘於彼而銷不足額至於壅滯要知所以銷不足額者非必食之少而銷之難大率由於地方官緝私不嚴私鹽充斥之故也夫所謂私鹽者有在民之私鹽有在商之私鹽在民者私煎私販稽查猶易在商者夾帶影射其弊多端如通融之說義取乎酌盈劑虛流引裕課今臣察訪各商之通融則係一引而兩縣行鹽如此縣領引一萬道稱言三千道難銷彼縣領引八千道稱言不敷民食其實此縣商人未嘗不能銷也故將此三千道之鹽仍留本處銷賣而以此三千道之引給與彼縣商人彼縣商人接引到手則又按引號運鹽舫在彼縣銷賣賣完又不繳

引甚有再三行運者至於完課此縣商人雖責鹽一萬道因已通去三千道引止完七千道課銀其三千道引課則飭該縣商人為之代完及至報銷則仍作此縣商人全完蓋此縣商人既利三千道鹽價又利彼縣商人代完三千道課銀而彼縣商人利此通融之引重複行運故樂為其代完引課是通融者名為裕課便民實所以資奸商彼此串謀重複行運越境販私之弊也臣愚謂額引餘引名雖各別然同屬引鹽同屬辦課與其開通融之端而滋無窮之弊又何若令額鹽不敷之州縣請領餘引以濟民食其緝私不力銷不足額之州縣按未完分數照例參處如此則不但能銷之地方民無淡食之虞而

國課以裕即銷不足額之州縣亦自顧考成勤於緝私皆銷必力而額引可無壅滯矣再查鹽隨引行所以防私鹽銷引繳所以杜弊若鹽銷而引不繳

從指察即鹹地處遠遠殘引不能按季繳銷其
去不過千里先從不過一季然此亦止可就州
轉繳而言若商人逃在本州縣行鹽自應隨銷
隨繳豈可任其操縱遲歲不繳以致以舊作新重
複影射而藏奸商之弊也臣更以通融帶銷而並
論之通年帶銷者如甲年行鹽丙年奏銷其隔行
鹽之歲已遲而載矣如云通融之法行之有效鹽
務不銷課無不完則更可按年奏銷矣而猶欲遞
年帶銷者何也總之通融與帶銷皆奸商之弊會
仰蒙
皇上垂詢臣苟有所知不敢不據實直陳所有豫省行
運河東鹽引之州縣應仍循舊制各完各課年銷
年引不準通融遞年帶銷庶鹽政肅清而於
國課民生均有裨益矣臣謹遵
旨確查分晰具奏是否有當伏祈
睿鑒施行謹奏

旨確查事理貼黃難盡合併聲明伏乞
皇上俯賜全覽施行

為營馬賠補已久兵丁苦累難支等事該臣看得各省營馬倒斃俱領解司朋銀買補惟豫省另扣私朋自買前據南陽鎮總兵官馬世龍河北鎮總兵官閔文綸咨呈援例
題請隨行布政司移會酌議去後茲據署布政司事謝旻詳稱官兵月扣朋銀原以買補倒馬各省皆然惟豫省各營所扣朋銀俱不動支每遇倒馬仍自行私朋買補亦不知始自何年無從稽考除江南漕標舊無定額不便遵循外查各省之與豫省相近者直隸正定鎮標每年每馬百匹報倒馬七匹山東每年每馬百匹報倒馬十四匹湖廣每年每馬百匹報倒馬二十匹蓋因馬性宜於北地而南方潮濕易於倒斃故報銷之數各有多寡不等豫省地處中州上接直隸山東下連江南湖廣差

使既棄地亦近南今酌從折中之數每馬百匹應
請準報倒馬十七匹至領關買馬價值湖廣每匹
價銀一十五兩山東價銀一十兩直隸價銀九兩
緣地有遠近是以價值亦有多寡查該省雍正三
年陝州營採買馬匹每匹報銷銀十二兩彼時實
係因地定價並無浮多今應仍照本省舊例價值
每倒馬一匹動支銀十二兩庶於庫帑不浮兵丁
無累永遠可行至領騎馬匹過五年外倒斃者例
免賠椿直隸山東山西陝西四省皆然自應遵照
定例騎過五年倒斃者免賠準其開報未過五年
者照例賠椿其皮臟變價銀兩各省自三四錢至
八九錢一兩不等查該屬兵丁每倒馬一匹變價
不過三錢至五錢而止似應議定每匹變價銀五
錢交庫等情議覆前來臣伏思我
皇上軫恤兵丁恩施優渥豢養之德無微不至嗣後該
省營馬倒斃椿仰請

聖慈准照他省之例動用朋銀買補實爲息便相應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爲請循舊站以重驛遞事

竊照驛站爲差使經由解餉解犯往來要道必站宿嚴密路徑寬平較勝於舊站始可議改若計程雖近而道路崎嶇防範未密則又未便遽爲改易如湖北武昌府黃陂縣楊店驛歷孝感等處而抵河南之信陽州是也臣查湖廣巡察王璣請改東路其程途固較西路稍近百里但自黃陂而至信陽州計程三百六十里俱係僻徑雖分設五站而遠隔州縣城郭解餉遞犯無從防護娄頻恐有疎虞且自信陽州至武勝關有大小山河二十餘道夏秋水發之時橋梁舟筏俱無所施商旅往來每有阻滯至三四五日不能前進者若遇緊要差使不無遲悮是以雍正元年曾經御史漆紹文奏改此路奉部行查經前撫臣石文焯湖廣撫

臣納齊喀查明不便更改緣由題覆仍照舊路行
走在案茲準部咨改設臣以驛務所關匯細隨行
司道轉飭確勘妥議去後茲據太常寺卿仍署理
河南布政司印務謝旻驛鹽糧務分守道副使張
建德會詳呈稱行據信陽州知州郭士英詳稱查
得湖北赴京驛路向自湖廣黃陂縣歷孝感雲夢
安陸應山四縣從應山平靖關以達信陽州歷久
無悞今湖廣巡察王瓚條奏改設東路將平靖關
夫馬改設於信陽州之李家寨自黃陂縣歷小河
司廣水武勝關李家寨以達信陽州路固稍近但
此路俱係山僻小徑非平坦通行之道且自信陽
州至武勝關計程九十里山坡險峻路徑窄隘車
馬難行而一帶多係石山鑿石開山實非易為且
一路崇山深澗如遇雨後水發即阻隔不能前進
蓋山水暴發其勢莫禦建橋則易致沖壞設舟則
人力難施若遇緊要差使保無遲悞此地形之不

便改也況自黄陂而至信陽州計程三百六十里中間遠隔州縣城郭凡解餉遞犯憑何安置憑何防護徑僻則奸宄易生覬覦路遠則往來易致疎虞此事勢之不便改也所以從前舍近從遠必就州縣按站頓宿使前後聲勢聯絡彼此接應嚴密良有以也似應仍循舊路無庸改設站道等情由司道轉詳前來臣查路徑崎嶇猶可設法平治而荒山僻道萬一緊要差使到彼適值水發難行貽悮時日與夫解送餉鞘人犯設有疎虞關係匪細事關驛遞要務臣既知其不便不敢不據實入

告相應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王士俊為欽奉

上諭事該臣看得直省設立督撫大臣並膺封疆邦域之重寄巡撫專司一省公務自應駐劄本省惟

總督既節制兩省駐劄地方必宜酌量扼要方資
控馭臣查河南一省疆域西接潼關東聯兖濟北
控廣大南蔽襄黄開封實係堂奥督撫並建固資
彈壓但既兼轄山東登萊青三府又屬海疆而濟
南之德州兖州之濟寧尤為南北總滙衝繁之
地山海交錯較之河南閫閾天中四方輻輳者更
為緊切督臣坐鎮開封於山東沿海諸郡相隔或
二三千里不等見聞恐有疎漏呼吸未得靈通自
應擇一居中扼要之郡西控豫州東攝齊魯方為
永遠妥協臣因巡歷山左綜覈兩省樞要細加籌
度就臣愚見以為督臣駐劄之地莫過于山東之
兖州其便有六敬為
皇上陳之蓋兖居河東兩省之中西至陝洛東至登萊
遠近維均調遣殊易此道里之便一也兖之北境
緊貼省城拱護
神京兖之西境緊貼東昌密邇

[illegible]賴泉河可餘里至江南蕭徐南一百九十餘里至
江南淮揚泉徐引其背江南承其後四通八達之
犬牙錯繡之壤此形勢之便二也運河橫貫於
中泉湖節宣蓄洩而進今此莫由濟寧一州尤係
淮安每集於濟商旅雲屯最易藏奸匿匪此稽察
之便三也督臣有兼理河道之責黃河由豫省考
城入曹州府屬單縣境路距與魚臺折入江南徐
州各處泉流而由湯南旺安山諸湖夏秋大雨水
勢建瓴河亘流自西衝突而來經其北境民苦
水患計及與河臣相近更得悉心籌畫此疏導之
便四也至於沿海之關防耳目所寄及督察海口
商魚販鹽私關鍵化此巡查之便五也況移駐兗
州府城雖不遠而曹屬而西至河南考城縣僅
六十里且由曹州而東至江南碭山縣僅六十里由
曹州而南至河南歸德府僅六十里其距開封府
僅三百里一路坦平而今其控此交通之便六也

題
允將督臣衙門駐劄兗州則所轄兩省吏治民
河防海疆一切事宜均有裨益而山海數千里
楫營汛控制防堵之汛兵查兗州現設總兵官
員若以督臣移駐於此則總兵可裁即以鎮標
丁改為督標鎮標之中軍遊擊改為督標之中
副將再設城守副將一員以資調遣一切考拔
防即以各副將為統轄至城守應設弁兵數目
行酌議名缺又查總督駐劄之處應有文職大
以備任使所有撫參督審案件若由兩省臬司
解不特案犯往返拖累且遇有駁審不能就近
轉必致遲限稽遲似應請專設河東按察司一
即隨督臣同駐兗州除命盜各案仍聽各府州
解兩省省城按察司招轉撫臣衙門審
題外如有撫參督審事件即令徑解河東按察司審
轉不必再由本省臬司招解庶事件不致稽遲案

犯充于地累矣查山東現有兗莒沂道一員經臣于沂州改設知府一案內請將兗莒沂道改為兗沂道移駐兗郡另疏具

題應請將該道改設河東按察司仍帶分巡兗沂二府事體制更為周密再查兗鎮總兵駐劄衙門規制狹隘兗州府署規模弘厰應將府署改為督署鎮署改為府署應有酌量增添房屋修造之處飭司查估興工至兗沂道城守副將或兗城現有舊營或應另建亦俟飭確查定議另行報部至兗鎮所轄之臨清沂州德州泰安曹州壽張高唐東昌梁山范縣沙溝臺莊等營應就歸督標管轄其有應再酌量添設城守副參大員分協駐防巡率各汛之處亦俟另行查議具

題緣係欽奉

諭旨令臣相度妥議辦理理合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
勅部議覆施行

爲要地需員彈壓詳請設復移駐以靖地方以收實效事

該臣看得豫省幅幀遼闊政務殷繁因地制宜需員分理或應添設或應兼理或應移駐茲行據河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刁承祖按察使司按察使盧焯驛鹽糧務分守開歸河三府陳許禹鄭陝五州道副使張建德分巡南汝二府汝光二州道副使費照流會詳呈稱衛輝府管河通判一缺經管河工又兼鹽糧捕務勢難兼顧查豫省祥符等六十三州縣俱食蘆鹽共銷引三十六萬有零凡蘆商運鹽至衛輝水次俱係該通判按引查驗掛號秤掣入厫徵收租銀解司該通判既有稽察引鹽徵銀之任復有管糧捕盜之責而河工重大水汛巡防更為緊要每當夏秋正值秤掣之時奉調河干勢必假手家人胥役難免縱私夾帶之弊應如鹽驛糧道所議

將現任通判令其專管河務添設通判一員經理鹽糧捕務庶可稽查嚴密以杜私販之源於鹽政實有裨益再查糧道經收一應錢糧統計三十餘萬解支出入向憑各書彈兑並無主守之員實非慎重錢糧之意亦應如所議照浙江糧道庫大使題定布政司理問就近兼管之例請歸開封府經歷就近兼管不必另設官役止酌增養廉銀兩以資辦公再查衛輝府之滑縣地方濬縣之東南村落稀少離城八十里名老岸鎮界連直隸東明長垣二縣相去山東曹濮二州僅數十里實為直隸山東往來汴城之要道向設有巡檢一員因滑縣舊屬直隸之大名府與東明長垣二縣接壤互相聯絡故從前以老岸鎮巡檢為冗員而裁汰今自雍正四年改歸豫省此疆彼界呼應不靈則今日之老岸鎮巡檢實為要缺而當復應如該府所議復設巡檢一員專司巡緝實于地方有益再查

懐慶府河内縣之清化鎮離城窵遠為東西通衢大道幅幀遼潤户口殷繁商賈絡繹流寓萍踪往來靡定最易藏奸雖設沁河通判一員税課大使一員各有專司於緝捕均非其任保無有奸匪混雜其間致貽民害應請將税課大使兼理巡檢職銜稽查本鎮匪類以專責成再查南陽一府界連秦楚南通雲貴北達神京統轄十二州縣實屬衝繁要地該府雖設有同知通判俱經分駐淅川南召等處同城止有經歷一員不時奉差公出計其在署之日甚少其附郭之南陽縣亦止一知一典典史又例不他委如遇有地方要事差遣乏員應如該府所議將南陽縣添設縣丞一員以供差遣再查彰德府湯陰縣屬之宜溝鎮路當孔道居民稠密商賈往來絡繹不絶且一鎮地方分為兩府所轄北屬彰德之湯陰縣南屬衛輝之濬縣中間僅隔一門凡遇緝拏逃盜奸匪往往彼此推諉以

致越界潛匿稽查為難至該鎮去湯陰縣止二十五里去濬縣則五十里遠近已至一倍辦理差使公務以及民間納糧詞訟等項湯陰往來甚近而濬邑往來倍遠是該鎮併歸湯陰管轄洵屬官民兩便應如該府所請將該鎮驛丞兼管巡檢職銜巡察合鎮捕務仍帶驛丞之事其濬縣所轄該鎮一千一百餘户地基錢糧以及牙稅等項一并撥歸湯陰縣徵收起解庶一鎮不致兩歧而諸事無所推諉地方得以寧謐再查汝陽縣為附郭首邑幅幀遼濶民俗强悍印官一員有查審詞訟相驗命盜徵比錢糧之責且其應審命盜等案又甲於汝屬是縣令一官刻無寧晷他如濬渠植柳築堤修路等事均關地方利害必須不時親身查驗方克有濟令縣令既難分身督率而典史有監獄捕務之責又難兼顧未免竭蹶堪虞應如該縣所議添設水利管糧縣丞以資助理又該縣所屬之廟

灣鎮距縣七十里中界洪河為水陸馬頭人烟稠密戶口殷繁易於藏奸匿匪一切彈壓稽查縣令實有鞭長不及之虞應如該縣府所請將廟灣鎮添設巡檢一員以資巡緝再查信陽一州當豫楚交界幅幀遼濶北距確山一百八十里凡遞送人犯餉鞘等項必須於明港驛住宿中途未有防範難免疎虞雖設有驛丞一員而解送非其職掌應請將明港驛驛丞兼巡檢職銜仍帶驛丞事務一切盜逃解犯以及餉鞘等項經過住宿責其稽察防守以專責成俾兩無岐悞再查陝州與河南府屬之澠池縣相距一百四十里其陝澠適中之地則為硤石驛凡遞解要犯餉鞘經年絡繹不絕其自陝至澠由澠至陝一日不能到城均需硤石驛投宿既無監倉收禁又無官典稽查雖有驛丞一官專司應付差使並無巡緝防守之責鄉地等役呼應不靈設有疎虞所關匪細且附近硤石各村

莊民人皆分居山谷稽察為難又非驛丞所能兼
理應如所請添設巡檢一員凡逃盜解犯詞訟等
項經過住宿責其稽查防守附近地方令其專司
巡緝又查州屬靈寶縣之虢略鎮距縣四十里
國初設有巡檢一員後因奉文裁汰其地為南山咽
喉鎮道適中戶口殷繁奸良莫辨其自虢以南俱
係屬靈峰更易藏奸縣令勢難兼顧查該縣縣
丞雖有糧務水利之任而事甚簡易且可隨地辦
理亦應如所請將靈寶縣縣丞移駐虢略鎮兼管
巡檢職銜附近各村俱可省其巡緝又查閿鄉縣
之文底鎮距縣四十里為山陝河南三省通衢商
賈[illegible]驛人烟稠雜匪類易於潛踪稽查更宜嚴密
[illegible]縣丞雖有水利錢糧之責尚屬閒暇應請將
[illegible]縣縣丞移駐文底鎮兼管巡檢職銜以司緝
[illegible]於地方有益又查光州屬之固始縣距縣城
[illegible]里之三河尖地方接壤江南往來路驛人烟

[illegible]之[illegible]不與[illegible]

[illegible]一員[illegible]

[illegible]三[illegible]通[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理[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二[illegible]四

[illegible]二[illegible]二員[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大使一員[illegible]理[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處[illegible]

[illegible]方[illegible]九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二[illegible]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勅部議覆施行

為恭請復設縣治以利民生以彰教養事謹臣

看得豫省南陽府屬舊有南召一縣原額地三千五百二十四頃零人丁八千七百八十二丁共徵銀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二兩零雖僻處萬山之中實為扼要之地蓋以北接嵩魯有重山之險南離宛城有清水之隔西鄰內鄉東連裕葉俱不下二三百里其地皆林麓大山形勢宏敞頗稱巖邑迨後屢遭兵燹人民凋敝恭遇我

朝定鼎之初招徠流移漸得歸復然其時人丁止有六百熟地僅存百頃民稀糧少是以順治十六年間議將南召縣裁汰歸併南陽縣管轄自是以來休養生息歷今七十餘載仰荷

聖祖仁恩覃被淪浹民生更蒙我

皇上德澤廣布大化涵濡雖僻壤遐陬物靡不得其所是以即南召一隅生聚叢闢蒸蒸日盛今計熟地

已有九百一十三頃零人民將近萬户頭畝糧銀
三千一百八十五兩四錢零地闢民稠已無曠土仍
具有一邑規模非曩時可比兼該地連歲豐稔人
民又安方見版籍日增土田滋廣鬱葱之氣洋溢
嘗聞之查其中尚有膏腴之壤不啻數萬餘畝臣
現在無同司通府等倡捐銀兩購買牛具籽種將
附邑貧民無田可耕之户遷移於此借給牛種苫
蓋房屋令其就近開墾尚可容數千餘户將來不
特可復舊觀更堪疆圉式廓況查是地四至路通
山西陝西湖廣三省界連各邑尤易措辦頗關緊
要雖曾於雍正五年間經前督臣田文鏡
題請將該府通判移駐南召以資彈壓但通判僅司
緝捕至於相驗命盜徵糧聽訟均需知縣料理若
仍令南陽縣併轄往返動經數日在官有鞭長不
及之虞民有奔走跋涉之累而南陽係附府首邑
事煩賦重又屬南北衝途實難兼顧臣查南召地

方向因民糧稀少故暫裁縣歸併今幸恭逢
聖治隆盛户籍繁昌應請仍復設南召縣治劃分管理
添設知縣典史各一員於南陽縣學撥訓導一員
其現駐之通判仍回府城佐理通判衙署即可為
知縣官署一切城垣等項止須添修增補不特吏
治民生均有裨益而
聖朝教養之隆益昭垂於億萬斯年矣茲據布政使司
布政使盧焯署按察使管河兵備道白映棠分巡南汝道
副使費謙流會詳請復設縣治前來臣覆核無異相應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再查南召新設縣治地方緊要臣查有
現署南陽縣李青店巡檢楊嗣清係於雍正八年
京外各保舉之員奉
旨命往河南酌量委署試用先經署理河內縣縣丞及
布政司經歷歷任俱能奮勉向上現在飭委勘查
南召可墾地畝該員居官勤慎辦事精明且熟

悉南召風土臣請即以楊嗣清委署南召縣事照例試用果能允稱厥職另行

題請實授庶要地得人而臣亦克收臂指之效伏候

聖鑒定奪

為通籌豫省府州情形敬抒末議等事

該臣看得豫省為土中輿區疆圉界連六省南北環繞大河幅幀廣闊戶籍繁滋該管各官間有鞭長不及之虞尤須因地制宜詳查籌畫庶於吏治民生均有裨益且查直隸州缺原係因時建置沿革不常通計河南一省共有直隸七州其中或有應改設知府有應裁併歸郡亦有實無別府可歸又不便另設知府者相度地方形勢確有不齊臣蒙

聖恩高厚任兼督撫視事一載以來參覈情形就其道里之遠近政務之繁簡細加妥議裁設分合及仍循舊制之處悉心籌畫為我

皇上敬陳之如陳州一州南通三楚東接江南地方衙要公事殷繁糧額甚多又無轄四縣案牘叢集知州一官顧此失彼實不足以資彈壓應請將陳州改為陳州府另設附郭一縣同原轄之西商項沈四縣併隣近開封府所屬之扶溝太康兩縣統歸管轄查扶溝縣離開封府一百八十里離陳州僅一百餘里太康縣離開封府二百二十里離陳州僅七十里以之改隸新設知府管轄則一府七縣體統加隆控制咸宜又如許州一州路通五省地處衝繁知州既有本州刑民錢糓之任又有所轄臨襄郾長四縣盤查審轉之責勢難分身無顧應請將許州改為許州府另設附郭一縣同原轄四縣並將就近之禹州裁去直隸州之名與所屬之密新兩縣統歸管轄查禹州離許州九十里新鄭離許州九十里密縣離許州一百六十里道路便易以之改隸新設知府管轄則一州七縣環繞四面

而郡治居中有呼即應形勢規制均屬安協陳許二直隸州所宜改設知府而禹州一州即應併入新府者也又如鄭州一州與滎澤滎陽汜水河陰等四屬原係開封府所轄該州政事甚簡應請裁去直隸州名與所轄之滎澤等四縣仍歸開封府管轄以復舊制查開封府現轄十四縣今雖議再歸還鄭州及滎澤等五州縣但已議將扶溝太康二縣另歸陳州新設知府管轄則開封府共隸一州十六縣亦不覺其繁而陳州統屬七縣亦不覺其簡洵為適宜此又鄭州一州之應特裁歸併者也再如汝州一州界連萬山光州一州南接楚省東隣江南陝州一州逼近潼關地接秦晉均屬險要之區且州治地廣事繁又與各府窵遠既不便於裁州歸府而所轄屬縣無多更不便於改州設府相應仍為直隸州照舊管理至河南府所屬之盧氏縣僻處郡西離府三百二十里離陝州止

[illegible]山陝州僅轄兩縣應請將盧氏縣改
[illegible]則道里近便一切公事可無遲悮此
[illegible]州所宜仍循舊制無庸更定者也至
[illegible]均改府治應將知州改為知府各另
[illegible]一員州判改為府通判吏目改為府
[illegible]經歷事學正改為府教授訓導改管
[illegible]各添設典史一員現在州學文武生
[illegible]肄業所有入學名數併應增貢額統
[illegible]
[illegible]仍歸開歸道管轄倉庫錢糧亦應設
[illegible]新縣佐俟
[illegible]府并通判教授以及新縣府司獄各
[illegible]
[illegible]守至知府通判司獄教授改管訓導
[illegible]新設知縣二員典史二員衙署倉庫
[illegible]二等項統俟

允準之日另行查議報部仰懇
皇上天恩俯準臣諮明將豫省十府三州大小相維遠近相制官畢其守民安於治裨益良非淺鮮矣臣歷任豫省地方習熟通籌各府州情形悉心與董致抒末議非敢妄擬紛更實不敢因循緘默今據布政使司布政使盧焯署按察使管河兵備道白映棠會詳前來與臣所見無異相應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再查陳許二州新陞知府必得熟習地方強幹歷練之員方能勝任臣查許州現任知州董思恭臣於雍正十一年
大計特薦卓異現已給咨送部引
見該州歷練吏治熟悉地方情形應請即以董思恭補授新設許州府知府至陳州新設知府查有現任祥符縣知縣安毓彭年富力強精明幹練祥邑為省會首縣政繁實心任事辦理妥協且如開墾水

利諸務獨能勇往向前毫無退縮實為幹員堪膺
表率之任請將安鳳彩補授陳州府知府均屬才
堪勝任人地相宜臣爲地方得人起見據實
題請知蒙
聖恩俞允并將安鳳彩給咨送部引
見伏候
聖鑒定奪

巡撫雅爾圖爲奏明撥調漕運等事

奏爲奏明撥調漕運之米且以順民情事伏查豫省漕糧歷年本折屢
更經前撫臣尹會一
題定除祥符等五十五州縣徵運本色外其離水次
四百里以外之永城等十九州縣折徵銀兩赴水
次採買起運計採辦米二萬九千餘石每至冬閒
十九州縣齊赴衛輝水次購買無如衛輝近河一
帶民間多種麥豆少種粟米購買本屬艱難況漕
糧係額不容虧缺之事各州縣爭先採辦一時蜂擁

常至市集為之一空以致商儈居奇往往冬閒米價反較昂于青黃不接之時小民深以為苦而十九州縣因定價不敷每患賠墊官民均受其困數年以來或請加增價值或請改解折色議論紛起

臣竊以為

國家經費自有常制豈可因辦理未得其當而遽請加價至於

京師為根本重地漕運關係

天庾更難容輕議改折惟有設法調劑以期妥協前因事關漕運必須通盤計算方敢請

旨通行曾經附摺

奏明在案今體察地方情形與司道大員細加籌畫查豫省雍正十年以後兩次奏文將漕米改徵黑豆七萬石從前於通省辦漕州縣均匀派撥徵收兌運惟是黑豆一項多種植於近河之區是以衛輝一帶出產頗廣價值亦平而離河稍遠之州縣

雖種無幾小民米豆兼納頗覺未便臣請將永城等州縣採辦之米歸於祥符等州縣徵解而以祥符等州縣徵收之豆歸於永城等州縣採買在祥符等處小民原係納米今仍其舊制並非苦難且該處米多豆少完米更覺便易而永城等處將折徵之銀赴豆多價平地方採買起運不但官免賠墊之虞而衛輝米價不致每年踊貴既于民食大有裨益又于漕運米豆毫無增損實屬官民兩利之舉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明訓示遵行謹

奏欽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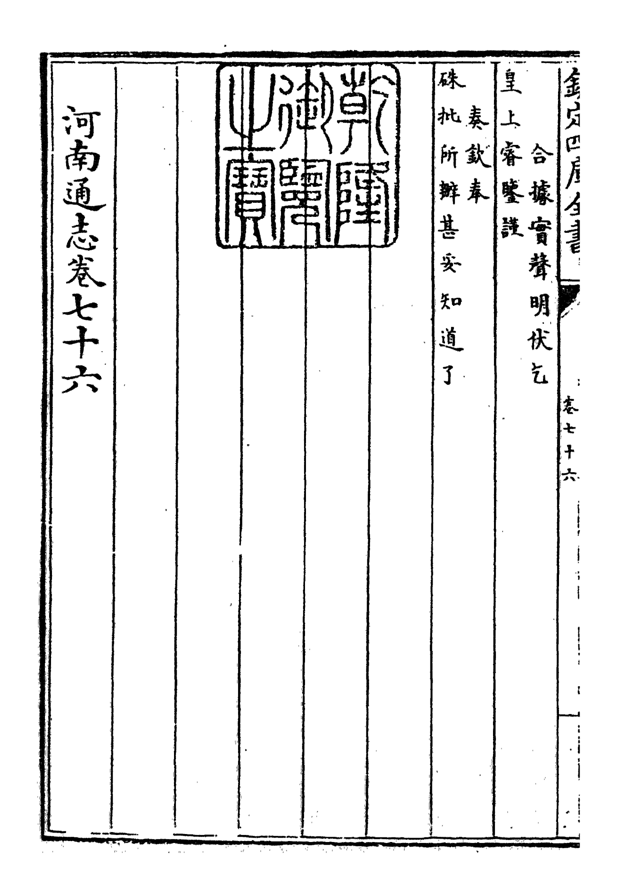
硃批該部議奏

巡撫雅爾圖為奏明購辦豆石節省盈餘等事

奏為奏明購辦豆石節省盈餘貯倉備用事伏查豫省永城等十九州縣應辦漕糧向係折徵銀兩赴衛輝水次買米兌運以致米價一時踊貴民受價昂之患官有賠墊之虞積困已

久經臣恭摺具
奏請將本省額辦之黑豆俱歸永城等州縣購運以
紓重累準部臣議覆欽奉
俞旨允行官民積困一甦歡聲載道臣又恐立法之初
或州縣辦理未善奸商又以黑豆居奇則定價不
敷仍於官民無益隨查糧道庫內貯有閒款一項
係前撫臣石文焯著落撫臣楊宗義賠補米價不
敷銀兩後買補餘存楊宗義情願歸公除歷任撫
臣奏明動用外現存銀三萬四千餘兩從未報部
撥用臣思此銀閒貯在庫日久必為無益之糜費
因於新豆將登舊豆價平之際動支此項閒款銀
二萬四千兩按照每石八錢之定價飭令衛輝彰
德二府預購黑豆三萬石俟每年徵漕之時如遇
豆價昂貴即以預購之豆撥抵兌運如遇豆價平
減將此預購之豆留為下年接濟之用今據衛彰
二府并永城等屬具報本年黑豆大熟價值頗賤

不但購買齊全抑且尚有節省統計臣預購豆三萬石又永城等屬徵辦豆三萬六千九百九十二石零按定價計算通共節省銀八千九百三十九兩零此項銀兩原係各屬定價內節省餘銀因近來各員頗知自愛不敢侵冒是以據實報出固不便給還原辦之員似亦不便遽行歸公臣飭各屬趁此豆熟價平之際亦并買豆存貯又可得豆一萬二三千石此項餘豆應與預購之豆俱貯水次倘將來遇有黑豆價昂定價不敷之年准令動支撥抵免致有悞運務貽累官民至豆性耐久雖積貯多年亦屬無礙如此通融辦理本年已有預購及餘豆四萬二三千石此後若豆價不昂則逐年俱有盈餘數年之間不必動用帑項可漸積黑豆十餘萬石在官民既可永免貴價之苦累且豫民日食之雜糧多用黑豆攙和并可接濟偏災實於民生儲蓄大有裨益所有微臣購豆節存緣由理



合據實聲明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欽奉

硃批所辦甚妥知道了

河南通志卷七十六